

新中華叢書

石飛同贈

沙

漠

裏

的

玫

瑰

文藝創作彙刊



陳澄之著

上海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 × × × × × × ×
× × × × × × × ×

新中華叢書

文藝創作彙刊之一

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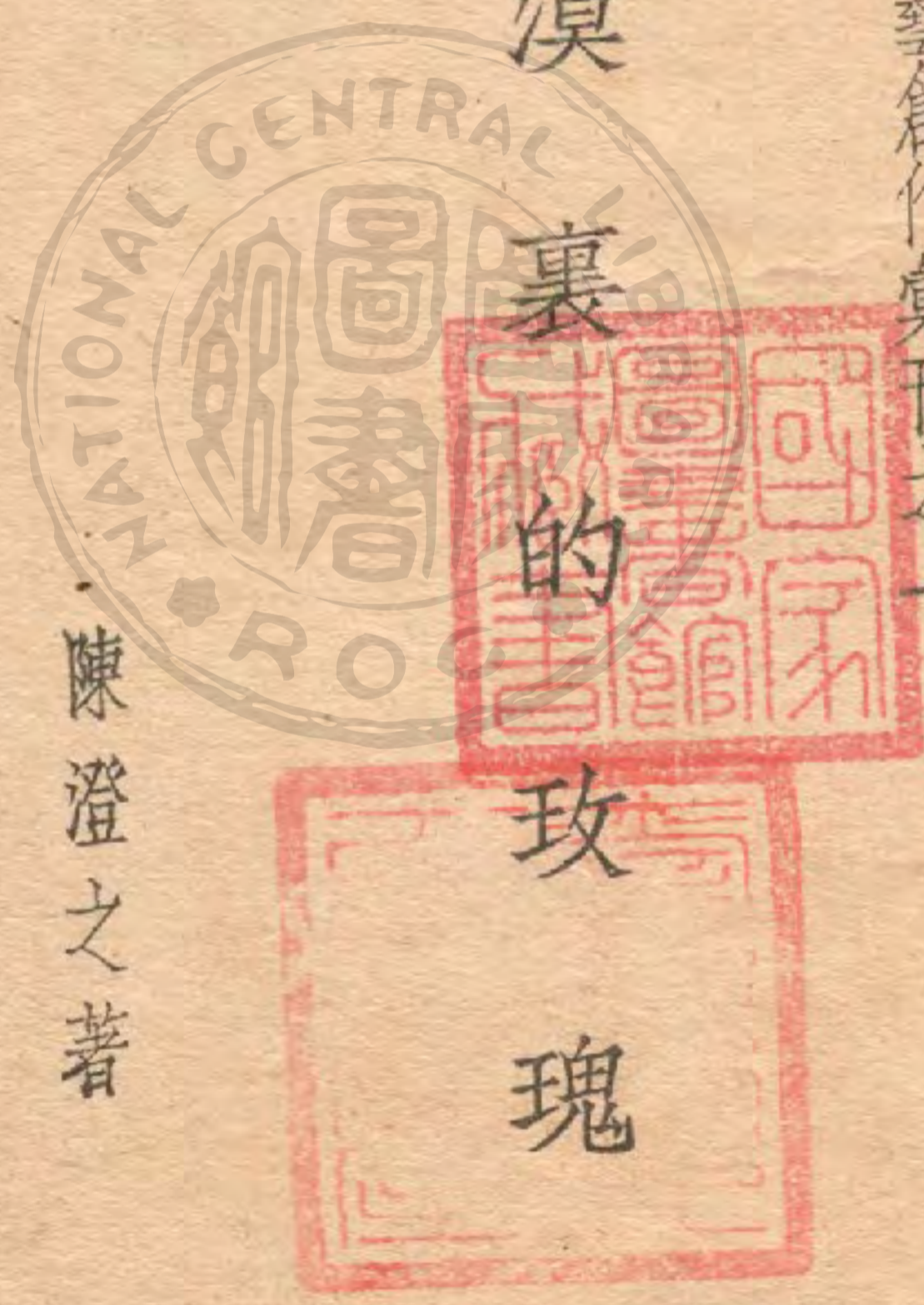
漠

裏

的

玫

瑰



陳澄之著

行 卸 局 書 華 中



8736.210

沙漠裏的玫瑰

目次

一	波茨坦的故事	……	一
二	沙漠裏的玫瑰	……	三七
三	歸宿的追求	……	七七
四	今日卿何在	……	九九
五	中亞細亞之戀	……	一三〇
六	庫爾勒的三姊妹	……	一五六
七	蘇爾曼奇亞和花芝兒	……	一八一



國家圖書館



003716145



沙漠裏的玫瑰

波茨坦的故事

——新疆塔吉克族婦女生活文藝——

前言

「波茨坦的故事」是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波茨坦會議舉行的前後寫的。

這故事是用現代的，關係中國在最近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命運的一件重大的史實，穿插在若干人類的往蹟中寫成的。這若干人類的往蹟，是雅利安人在古代逐漸發揚起來的時期中，在中亞細亞一帶往西方活躍的史實。

我在新疆時，結識了不少的雅利安人。雅利安人在希特勒時代德國的日耳曼族中，被視為人類的最優秀者。至於現在居住在中亞一帶以及中國新疆的雅利安人，疏忽了甚或忘懷了自己的祖先是怎麼由中亞逐漸蔓延到歐洲去的史實。直到希特勒狂吼出攻打烏克蘭、穿過高加索、而摧殘中亞細亞和中國西北部的夢想，全世界的雅利安人這才驚覺：希特勒是最毒辣殘酷的陰謀者！他的這一夢想是陰險地促使歐亞之間居住着的雅利安人的子孫自相殘殺，易言之，陰使全人類自相殘殺。他的失敗是必然的，而波茨坦會議是在他失敗的前夜，人類世界轉入另一局勢的一個重要關鍵。

雅利安人在中亞細亞被名之曰塔吉克。「塔吉克」(Tajik)這名詞源自「塔吉」(Taji)。「塔吉」原是古代雅利安人居住在波斯，信仰祆教的教徒所戴的圓形無頂的小帽子。凡是戴這樣帽子的人便被稱做塔吉克人。至今中亞和新疆的雅利安人，千百年來竟遺忘了最初的本名，而以別人為他們起的綽號當做了種族的名字。

「塔吉克」在中國古代譯之為「大食」。唐代竟以「大食人」稱阿剌伯人。這完全是為了阿剌伯人到了波斯之後，也戴上了雅利安人圓形無頂的小帽子，所以他們也就被加上了這稱呼。

在新疆南部的邊外有一個簇新的國家，我們習慣地稱之曰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 or Tadzhikistan)。事實上，她的名字在今日叫做塔吉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Tadzhik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這一片多山的沙漠，原是受着烏孜別克斯坦統治的。自一九一七年開始獨立自治，直到一九二九年十月十六日之後，才正式成爲蘇聯的共和國之一的。

到了新疆的喀什，你會知道更多關乎塔吉克斯坦的實況。一個旅行的人慢慢地會發覺自己車子裏用的汽油，以及若干講究的建築物所用的水泥，都是塔吉克斯坦的出品；日久了，就明白喀什一帶人們身上穿的襪衫的棉織品，和頭上戴的「塔吉」的絲織品，原來莫不是塔吉克斯坦的產物。

在南疆走遍了歸來，才體會到中國邊外的塔吉克斯坦，比哈薩克斯坦進步得還要快。史大林納巴德(Stalinabad，塔吉克斯坦首都)的現代建設，較諸阿拉木圖(哈薩克斯坦首都)的，越發顯得年青美麗。如果我們說阿拉木圖是沙漠裏的天堂；那麼，史大林納巴德乃是巒山峻嶺裏的樂園。

世界的屋脊在這裏；世界上最高的山峯在這裏；世界上纖維最長的棉花出產在這裏；世界上攀越得

最高的公路〔賀洛格 (Kholov) 至史大林納巴德，計長四六八哩〕開闢在這裏；這裏已經鋪設了鐵路，由史大林納巴德直通烏孜別克斯坦的塔什干。

當歐洲雅利安人被全世界人類的正義，猛烈地攻擊得焦頭爛額的時候，正是亞洲雅利安血統的塔吉克人在雅利安族原始發祥的中亞細亞，重行發揮着他們的智慧和力量。

我們新疆境內的塔吉克人祇有一萬多，但這一萬多人在新疆的十四種人當中，非但不是最少數的人羣，而且具有悠久的獨特的表現。他們大多居住在伊犁區、喀什噶爾區、和莎車區。其餘如迪化區，在迪化省會裏祇住有五位塔吉克人；阿克蘇區的阿瓦提有六十四人；和闐區的墨玉和策勒各二人；至於塔城、阿山、焉耆和哈密，根本就沒有這一族的人。茲將住有塔吉克人的各區各縣其正確統計錄之如下；（沒有塔吉克人之縣份不錄）：

伊犁區	伊寧	一二一	特克斯	五、八六三
	鞏哈	二二五	鞏留	一〇八
	昭蘇	六一八	寧西	七一
喀什區	疏附	一八	英吉沙	三〇
	蒲犁	七、四一八	阿圖什	一
莎車區	莎車	三七五	葉城	六〇七
	澤普	三四八	麥蓋提	三

伊犁區的塔吉克人已經不是純血統的了，他們大半是雅利安和維吾爾的混血兒。我在特克斯所結識

的塔吉克友人完全度着維吾爾方式的生活。至於喀什和莎車的塔吉克人乃是純白種的雅利安人。有一個消息是會令人感到沮喪的：南疆的若干塔吉克人，都逐漸地遷徙或投奔到中國邊外的塔吉克斯坦，那新興而又年青的國度裏去了。

新疆的塔吉克人早已放棄了自己固有的語文，而採用着維吾爾語文。關於他們祖先的史蹟，但憑一代一口頭的流傳。我在新疆時聽到不少，有許多傳說和我們所知道的雅利安人的史實，因為年代的變遷而有出入，雖然傳說和史實之間橫梗着一段距離，但這距離尚未使兩者之間，發生模糊和渺茫！

這「波茨坦的故事」，便是依據我在新疆所搜集的關於雅利安的資料，配合上人類文明最新的一大關鍵史實而寫成的。我覺得哈爾查林是雅利安女性的典型，也就是塔吉克女性的典型。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澄之補記於長安

一

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那天下午六點鐘光景，溫度還在華氏八七·二度，西安的人們熱得擠在蓮湖公園喝茶納涼。有好些人都在談論着前三四天發生在西安的一件大事。

西安發生的這一件事，在這同一個時間裏，也被人在歐洲一個極其冷落的角落裏提到。當時在這歐洲的小鎮上，還祇是正午時分，因為是臨海，因為是在比利牛斯的山脚下，室外溫度在這正午也祇不過華氏六九·五度。

「Qui va lo (誰到那地方去了)?」這是當時英國首相邱吉爾在到達這小鎮上極精緻的建在山坡上的別墅之後，仰眺屋後比利牛斯山的積雪，又回過身來望着比斯開(Biscay)灣裏的碧海晴天，在極沉

靜中問了他的祕書這麼一句法國話。

『首相問的是我剛在花園裏提到的中國西安麼？』

『是呀，我的耳朵如今不中用了，你說在魏德邁將軍去西安之後，誰到那地方去了？誰？』

『蔣主席！可是現在又回到重慶了。』首相的祕書高聲地說了一句，然後侍立在首相的身側，很慎重而響亮地道：『中國在東方富強起來了——』

『Pena Pen（漸漸地）！』首相仍瞭望着那遠闊的海，淡淡地說了這麼一句簡捷的法國話。這地方是法國南部的一座極不爲人注意小村鎮——艾底（Hendaye）。全鎮沒有一個會說英國話的，所以首相又把他那久不用而精通的法蘭西語重行施展了出來，甚至於對隨從和家人說話，也不時地透出一兩句法語。

因爲邱吉爾在英國大選未揭曉之先，在赴三巨頭會議之前，要安靜地休息一下，不料在七月五日下午離開倫敦唐寧街之後，竟人不知鬼不覺地到了這人口不滿三千的小村鎮上。

艾底鎮是法國下比利牛斯（Basses Pyrénées）省臨海的一座極小的村莊。連這一省的省城——波（Pau）城裏的人口祇不過三八、九六二人。因爲邱吉爾要來，可把這一帶的法國地方官忙壞了。海軍由比亞利茲（Biarritz）直佈到艾底；陸軍負責戒備由比亞利茲經巴雲（Bayonne）到艾底的區域。負責招待首相的一位法國官員是外交部司長比亞斯。

在首相到達比亞利茲再用小船駛向艾底時，比亞斯忽然接到戴高樂將軍親自打來的電話：

『一切都預備停當了吧，頂要注意首相跟外界聯絡的無線電設備！』

『是——是——』比亞斯接着道，『祇是還少一件首相平生頂喜愛的東西——』

『什麼？快說，祇要辦得到，我立刻用私人專機趕送去。』

『Eau-de-vie（生命之水）！據說首相最喜歡我們法國出的。——』

『什麼？』

『Eau-de-vie！法國製造的遠年的Eau-de-vie——』

『是法國遠年的白蘭地麼？——哎呀，孩子，你爽快地說是法國遠年的白蘭地多好，你在這當兒還要在電話裏跟我打謎語。好，好，我馬上派人飛了送去！再有我的那封信要在首相一到便呈上去呀！』

邱吉爾年老了，確實需要白蘭地，尤其在這終年山頭積雪，在盛夏裏溫度也沒有到過華氏七十度的地方。其實西班牙政府也為首相預備了世界上最著盛名的澤里斯（Jerez）葡萄酒，由伊倫（Lyon）鎮送了過來。艾底和伊倫是法國和西班牙南端接壤的焦點，從邱吉爾在此的轎裏向西南瞭望：伊倫的全景在望，眼力好的，連報童手裏報紙上西班牙文的大標題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杜魯門總統已經乘艦往歐洲來了。』

『N'est-ce Pas（是的麼）？』邱吉爾首相在七月十日的下午逛了半天山，也曾到西班牙的伊倫去

散步了一趟，在海灘上他亦復看到一大隊的西班牙船艦在海面上向他致敬。直到艾底和伊倫兩鎮燈火相映時，他才慢步地踱了回來，一聽到關於美國總統的消息，似乎才醒悟過來，他今日仍是世局份內的主角之一，他不能這樣長久的消閑下去，回到室內，首相把雪茄蒂子丟了，又拿了一枝新的，正在昏暗中撕剝那雪茄包皮，深沉地道：『好，我們決定大後天動身到德國去。』

『大後天？』這在首相聽了是很熟悉的女子的聲音，『既是十三日，又是星期五；是多麼不吉利的一個日子！』這時那說話的女子替首相把點烟的火打着了。

『莎娜(Sarah)！你是什麼時候來的？誰叫你來的？』邱吉爾在火光下看清了那女子是自己的女兒，又勾起了往事，不勝惜然甚至於動了怒，『不吉利，不吉利，反正比見到你這不守婦道的女人要吉利得多！——你，你爲什麼，爲什麼竟跟奧立歐(Oliver)鬧離婚？爲什麼？*Repondez S'il vous Plait* (請答覆吧)！』頭腦裏充滿了保守性汁液的老頭子暴叫了起來。這時邱吉爾夫人趕了進來，一瞥見莎娜，明白了是怎麼回事。

『算啦，她也三十歲的人了，在這兩國交界的地方何苦把她的這件事傳遍在這小地方上當話柄。』夫人終歸是愛女兒的。

『哦，你看不起奧立歐，你看不起文人，丫頭，你爸爸想做文人想做了一輩子都沒有做到呢！我跟他一比，我算什麼，我那裏有奧立歐的成功？我忙了一生，能有多少是真正按照我個人的意旨去做的。我是被人民牽着跑；而文人們是牽着人民，牽着時代，文化和整個的世界往前跑。你懂什麼，你居然敢瞧不起文人！』

邱吉爾首相在離開艾底赴德境出席波茨坦會議之前，就發過這麼一次脾氣，並不是爲了國家大事，而是爲了自己的女兒。

首相的女婿奧立歐是倫敦聞名的編劇家，他的脚本曾在紐約曼漢敦一再上演過，首相很尊敬他。事實上莎娜也很愛他，可是在今年春天爲了一點兒小的誤會，他倆竟鬧了起來，誰也沒有料到會鬧到離婚

的結局。

她因此不敢見父親的面已經有好幾個月了。這一次她也趕到艾底來，完全是邱吉爾夫人的主意，以爲藉首相休息的機會來求她爸爸的諒解。她是在七月六日飛到西班牙的聖塞巴斯堤安(San Sebastian)，然後便住在伊倫，候她媽媽的招呼。邱吉爾見到莎娜還是盛怒異常。

『Pardonnez-moi (我乞求你的原諒)！』莎娜在父親的面前祇有這一句可說。老人始終一聲不響，女兒後來要求，『爸爸，我侍候你到波茨坦去。』

『算了，算了，現在的你不是當年的你，我請求你，我反而求你：千萬不要跟了我去，我不能，我不能讓全世界——』首相的氣真大。

在星期五，首相離開艾底鎮之前，正在別墅的花園裏用早餐。

『史達林大元帥已經離開莫斯科了吧？』首相問他的隨員。

『昨夜史達林大元帥跟中國的宋子文院長密議了一夜，所以在今天下午才離蘇京。』

『太平洋美軍戰況如何？』

『Guerra al cuchillo (毫無退讓的劇戰中)。』莎娜獻殷勤地插了這麼一句。

『這裏是法國，不是西班牙！誰懂你的西班牙鬼話！』

首相儘管生女兒莎娜的氣，事實上老頭子很喜歡她。當她提醒首相七月的這十三日，又是星期五時，真的，邱吉爾到了十四日星期六才動身到柏林去。

可是飛機都預備好了。

『好，華斯瓦茲先生，你今先到柏林去吧。』首相離開餐室時對他的祕書這樣說，『就說我明天由這裏趕去。要是見到副首相阿特里，告訴他對任何人不要談英國的內政，你更要切切實實地叮囑他，讓艾登在開會前多休息。哦，叫麥倫(Moran)醫生跟你一道去吧。也好先去照料照料外相的病。我這裏用不着他了。』

祕書華斯瓦茲和醫生麥倫的飛機在巴黎機場降落時，早有一大隊的 Polp (歐洲人向以此字俚稱法國兵) 和一羣官員在機場鵠候着了。

機門一開，一位法國姑娘看見年老的麥倫，便把一隻鮮花簍往他頭上一套道：

『首相，法蘭西歡迎你！』嚇得麥倫直向飛機裏逃。

人們發現邱吉爾還沒有到，打聽明白了也就散了。

他們繼續往德境飛了，越過了馬其諾防線，飛機低飛了，地面上的一切都看得清晰之至。一下子到了當年齊格飛防線的上空。

地面上一片碧綠，不時顯出白色的大字——Wahrheit (真理)。這告訴每一個人：橫暴被真理克服了。

一條很清晰的防線，連綿到目力所不及的遠處。這裏正有無數的人羣在忙亂着，他們不是德國的軍隊，而是一羣農村男女；停放在防線上的不是坦克，而是農業上用的收刈汽車。

在柏林上空，俯視威廉大街，卍字的標識無影無蹤，絲毫不見了。

首相的這位私人醫生麥倫爵士也曾見過不少的世面，可是他是首相親隨一羣中最胆小而患歇斯底里的一個。

飛機在柏林機場停下，第一個開了機門鑽到機廂裏來的是倫敦蘇格蘭的督察長馬丁(Martin)。麥倫一看見警察便抖索，何況對這警察祖宗，嚇得他上下牙齒直打戰。

『督察長，你——你是怎——怎麼來——的？』

『Sie verstehen es selbst(你自己明白)！』馬丁打着很流利的德國話。

『我沒有什麼不明白，我沒有犯罪，我並沒有把首相治死，你來幹麼？』麥倫直着頸子強調了這麼一句。

『哎呀，我親愛的醫生，請你不要想入非非，我祇不過是來接你們的。現在柏林英方管治區由我負着維持秩序和治安的責任，』馬丁拍了拍麥倫的肩膀，然後跟首相秘書華斯瓦茲招呼了一下道：『首相還在艾底？甚麼時候動身？』

『明天飛波爾多(Bordeaux)。十五日準可以到達這裏。』

『莎娜小姐會跟了來吧？』

『嗯，我看靠不住——』麥倫的精神恢復正常了，在步下飛機時回過頭來對馬丁道，『莎娜一到艾底，首相便跟她吵架，吵鬧得不可開交——』

『Nicht wahr(不會那樣吧)？』馬丁的德語不離口，『我倒替她把住處預備好了。』

『反正夫人是會隨侍首相來的。』華斯瓦茲接着說，『今天把我們安頓在那裏？』

『莫愁宮附近的一家私人花園裏。如何？』

『好』馬丁搶着問，『那花園在什麼地方？』

『在波茨坦！』

三個英國人從柏林的丹波爾霍夫(Tempelhof)飛機場出來時，經過蘇軍的三道檢查，又經過美軍的一道檢查，氣得麥倫醫生直瞪眼。

『幸虧我來接你們，否則連這四道關你們休想闖過一道。』馬丁駕着吉普軍，馳過滿目毀墟的威廉大街時這樣說。

現在德國人最闊的也沒有汽車了。英美蘇三國軍政府規定：凡是德國人祇許在人行道上來去，絕對禁止走在馬路的中心，同時要穿街過道也一定要在十字路口，不得任意跨越街衢。

這時車子折向西南，直向哈斐爾(Havel)河濱的史盤都(Spandau)森林駛去，這時已算是進了蘇軍的防區。一路上祇看到蘇聯警備軍。

在這碧翠葱蘢，濃蔭普蓋的林子裏，忽然一陣電鈴聲不斷地響了起來。公路兩旁密佈着刀出鞘，槍待展，雄糾糾的蘇聯武士。

汽車攔住了去路。馬丁把事先備妥的通行證交驗過，蘇軍很謙遜地把一面精緻的小旗幟插在他們的車子上，有了這面小旗，直去波茨坦便可通行無阻了。

車子這時走在哈斐爾河邊上。附近早已修整得沒有絲毫因戰爭而造成的慘象。進了波茨坦另是一番新鮮的氣派，到處都有路標，指示着人們要去的地方。

「停一停，」當車子走在莫愁宮前，麥倫喊了起來，「我要對對錶！」他們看到路側有一隻古式的日規。

「你看，這上面寫的什麼字？」

「這是德意志帝國時代的古董，一定是威廉第二的怪字。」馬丁隨口說了。

「那裏，」華斯瓦茲把日規上鐫刊的古字細細地端詳了一下：「這是中國的篆體字呀！」這時麥倫們所乘的車子，由莫愁宮前轉彎向南馳去。

「咦，你們看，一台古老的風車！」麥倫直嚷了起來，「這華麗宮苑的旁邊，蓋上這麼台風車真不相稱。……」

「唉，醫生，你們當醫生的常識太缺乏了。你們成日價祇是在死人的遺骸上用腦筋，却一點兒也不懂死人的光輝與恥辱。你們永遠把皇后和妓女，權貴與賤夫，一視同仁。」馬丁對那風車瞥了一眼，努了努嘴道：「你要知道這就是德國的歷史呀！華斯瓦茲先生，你說是不是？你怎麼悶聲不響呀。」

「是呀，這却是德國的史實，我在追思建蓋這莫愁離宮的腓特烈第一(Frederick I)哩。」腓特烈是佛蘭克(Franks)家族以後，霍亨斯陶萊(Hohenstoufens)族，康納德(Conard)第三世世系再行入繼日耳曼王朝的一個極頂聰明的人物，聰明的人多半命短，他祇活了三十八歲(一一五二——一九〇年)。他的死十足地表現出日耳曼人的個性，日耳曼族延綿到二十世紀裏，亦復循此民族性而有所作為與表現。

第三次十字軍起來了，他們把耶路撒冷攻陷了，腓特烈氣極了，這便是日耳曼的氣勢，他把王位讓

給長子亨利，於是在一一八九年，宣布聖戰，向巴勒斯坦進兵，兵已到了宜哥朗（Iconium）可是被西勒斐（Seleph）河裏川流不息的怒濤擋住了去路。

「我不克服了你，還想克服十字軍麼？」腓特烈怒瞪着汹濤，狂吼了一聲，便跳在河裏，向對岸游去。

他倒是游泳渡過了西勒斐河，可是到了對岸，就倒在沙灘上，死了。

你覺得此公與希特勒是否有異曲同工的頑性？

三

修建莫愁離宮的腓特烈第一洩死在西勒斐河濱上的史實，直到現在，日耳曼人不以為然，他們甚至於說，全世界的史籍，關於這件事的記載是錯誤的。因為當時出的聖徒傳裏有這麼一段：

「紅鬚皇帝會長眠在吐林基（Thuringia）的開佛士（Kyffhäuser）山巔，他的騎士之間。假如再需要其強有力的軍隊和可信託的武士幫助的時候，他是會得復活的。」

腓特烈第一長了滿嘴滿頰的紅鬚，世人都喊他「紅鬚子（Barbarossa）」。日耳曼人一提到「紅鬚子」，便精神抖擻起來，同時德國女人直到現在，對紅鬚紅髮的人特別感有興趣，這完全是德國英雄主義的思想在作怪。

德國人始終認為「紅鬚子」的精神不死，英靈獨在，在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以後，狂妄的德國人都一致地說，威廉第二乃是「紅鬚子」的復活，同時德皇自己也以腓特烈第一自居。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慘敗了，德國人不覺得這是橫暴萬難存在的結果，而說是威廉之所以不能成功，完全是爲了他

的鬍鬚是灰黃色。

後來希特勒從啤酒地窖裏鑽了出來。德國人對他那一切狂妄悖理的作爲，不認爲他是魔鬼，他是日耳曼族的毀滅者，又說希特勒是腓特烈的再生。他們看到希魔的一時威赫，舉國上下都瘋了，差不多每一個德國人都加入了納粹黨。德國人並不懂得什麼是納粹，他們的附會納粹，完全爲日耳曼族固有的好的英雄主義的心理所驅使。如今希特勒失敗了，他們一定還是不怨別的，祇可惜希特勒的鬍鬚不是紅的，而是深褐色的。

德國希特勒、威廉第二和腓特烈第一，不論其成敗，而這三人平生的作爲莫不以日耳曼族固有的英雄主義爲出發點。可是這三個人當中，希特勒有日耳曼好勇的個性，却沒有日耳曼的智謀，這也因許因爲他到底是奧地利的村夫，一個無頭腦的畫匠而已。

十足代表日耳曼精神的還是一口紅鬍子——腓特烈，他和威廉第二及希特勒的不同，可以在波茨坦小城市裏找出來。如果說腓特烈是成功的話，他之所以成功，今日猶表現在莫愁離宮和宮側的一台古老的風車上。

如今這古老的風車又在隨風自由地旋轉了。在希特勒霸佔德境的十一年間，這風車成了古物，破爛得不成體統，祇因是有關日耳曼史實，他們未敢把它毀棄掉。同時風車的主人華爾曼家的男人都被逼送在軍隊裏，生死不明。現在這風車的重行自由旋轉乃是盟軍在杜邱史波茨坦會議前才修復的。不是爲了追思腓特烈第一，而完全是爲了恢復風車的自由，人類的自由，而不願埋沒了這代表人民自由的象徵。

當年威廉第二時常住息在莫愁離宮裏，在那個當兒，這宮側的古老的風車也曾被勒令停止旋轉過。

他嫌煩，當他在這裏籌思侵征全球時，煩惡風車的旋轉聲攪得他不安。其實他的結果也並未因這風車不再旋轉而獲得夢想的實現。

記得威廉第二跟俾士麥鬧翻了之後，俾士麥最後一次由莫愁離宮裏踱了出來，曾在這古老的風車下徘徊了好久，他的車離波茨坦時，俾士麥不勝感慨地說了這麼一句：『原來這風車也不再旋轉了。』

在莫愁離宮還沒有修建之前，這裏便先有了這風車。這風車的修建也自有其本身的一段故事。這風車主人的祖先來自亞洲中部。他家姓華爾曼（Warrnen）。這「華爾曼」的原意是「好戰的人」。當他們還住在亞洲時，華爾曼家出了一個絕色的姑娘，名字叫做哈爾查林。今日歐美許多女人們多有叫做卡薩林（Catherine）的，就是哈爾查林的轉變。「哈爾查林」在中亞的古語裏是「純潔」的意思。

哈爾查林是個美麗的姑娘，在中亞的原野上，她抓住了每一個男人，不，簡直是每一個勇敢騎士的心。每一位騎士從她家的園林裏走過，她祇用一雙麗眼含笑地向那人一瞟，那騎在馬背上英俊的青年便會立刻勒住轡站住，可是她並不介意，她早走遠了。因此上，許多游牧的人都集聚到這地方來，不是爲了這裏的水草特別茂盛，而是爲了這裏有一位哈爾查林姑娘。

哈爾查林對每一個人都很好，可是她並未屬意他們當中的任何一個。在這環境下，因爲她反而鼓起了每一個人工作的勇氣，他們比往昔工作得格外辛勤。這告訴我們愛情是一種偉大的力量，它能够鼓勵每一個人，當然也可以摧殘每一個人。哈爾查林爲了不願摧殘這一羣圍繞着她而生活得快樂的青年的任何一個。所以她熱愛着每一個，而從不偏愛其中的任何一人。

這中亞的一塊土地上，慢慢地繁榮了起來，人是越聚越多，哈爾查林的聲望越來越大，結果她成了

他們的中心，許多的問題到了她那裏便馬上不成爲問題，她爲人們解決一切，她成了這一羣人們的領袖。

終於發生了一個問題，住在距離河邊較遠的人們感到水的缺乏，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時，他們都蜂擁了來找哈爾查林。

『哈爾查林呀，我們住在距離你較遠的地方，』那一羣人在哈爾查林的面前呼籲着，『較遠的地方便沒有水，我們都快渴煞了。』

『那麼你們搬住到這近水的地方來好嘍，』她輕鬆地笑了一下。

『哦，哈爾查林，我們的女王呀！你是說笑話吧，』大家都一致地嚷了起來。『河邊上都住滿了人，連插足的地方都沒有呀，你又不是不知道的。』

哈爾查林沉吟了一下，人們看到她那長長的睫毛動了一動，凝了一回神。她走到山坡上擺動着她那月白色的披巾，高呼了一聲，沿河兩岸的人們立刻螞蟻似地蠕動了起來，沒有一回兒工夫，男男女女的人羣都集聚在她的腳下。

她把住在遠處的人們沒有水喝的問題向大家報告了。好半天工夫沒有一個人開口。

『我倒有個辦法，』哈爾查林無可奈何地說了出來。『你們既住在遠處，既沒有水喝，那麼你們乘早往那水草茂盛的地方遷去吧。』

『女王，我們情願渴死，也不忍離開你！』一陣狂嘯，山都震了。

這時，人羣裏踱出一位學者向哈爾查林走去。大家的目光都注射在他的身上。

「女王呀，我倒有個辦法——這就要看大家是不是有這勇氣？是不是真的愛護你？」

「他們真的愛護我怎麼樣，不是真的愛護我怎麼樣？」

「他們要是真的愛護你，大家必是一條心。要是一條心，我的這辦法就一定能夠辦到，那住在遠處的人就再也不愁沒有水喝了。」

「那麼你說吧，說出你的辦法來，」哈爾查林很莊重地說。「但看大家辦得到辦不到。」

四野寂然，除了涓涓的水流聲，真是萬籟俱寂。

「祇要大家一條心，一起下手，從河邊上挖許多的溝渠一直通到遠處每人家的門前，水不就引去了麼？」

對呀，這一下可把大家提醒了，隨即七手八腳紛紛地挖出溝渠來。

不多幾天，溝渠都挖成了。可是水並沒有引去，大家又都慌了起來，這時候另一位能人出現了。他在哈爾查林家門口的河邊上，築了一座高台，那高台上有一個圓形的東西，能夠隨風旋轉，因為這東西的旋轉，把河裏的水推動着不息地流往每一條溝渠裏去。大家高興得發了狂，把那人高舉了起來，一起蜂擁到哈爾查林的面前。她也感激他，拍了拍他的肩膀。

「女王——」大家叫了這麼一聲。哈爾查林笑了。

「女王，爲了我們，爲了我們這一羣，爲了我們的後世永昌——你，女王，你實在應該，解決你自己本身的事了。——」

哈爾查林楞了一下，她沒有說什麼，祇是微微地搖了一搖頭。

『哈爾查林呀，』年老的人們開口了：『你不要再固執了，是時候了。』
 『你們錯了，現在決不是時候。你們已經滿足了麼？』哈爾查林嚴肅了起來，更顯得美豔，『不
 够，我們千萬滿足不得，我們還需要更大的努力。去吧！』
 哈爾查林的人羣正在中亞的原野上安然無事地平靜快樂地生活着，然後來了一個晴天霹靂——蒙古
 人從東北角上直衝了下來。

蒙古的馬隊就快到了，人們都嚇得昏暈了。

在一個平野的山坡上哈爾查林把所有的族人都召集了去，大家這時看見哈爾查林混身打扮得雪白，
 極其嚴肅地站在一座白色蓬帳的旁邊，低着頭，閉着眼，雙手覆在胸前。

太陽擱在山頂上，顯得分外地光彩，從哈爾查林秀髮上反射出來的光芒由晶亮，而明爽，而清新，
 這時天空日落祇剩下一堆彩霞，一陣陣的晚風，吹盪着一絲絲的秀髮，哈爾查林身上的衣服起了波紋，
 這告訴人們一切都在動盪着，這世界並不平靜。在這山坡上這一族人倒是肅然無聲，而四野不斷傳來的
 馬嘶羊叫，風吹草動水流，一聲聲，一陣陣。還有，那風車旋轉不停，軋軋軋軋，風車在吶喊；嘩啦嘩
 啦，清溪在叫鳴。遠處來了一片急速的馬蹄聲，打破了這一族人們的肅靜。人們都抬起頭來。那騎士從
 山巔上直奔了過來。傳來了消息：蒙古人直向這個地方衝了過來，一兩天就可以衝到這個地方。

哈爾查林抬起頭來了，神色很安詳，她的兩眼張開來了，圓溜溜的。那微翹的嘴唇動了動。大家都
 平息着喘息。

『蒙古人殺來了——』她低聲地吐了這麼幾個字，然後向四下裏張望了一下，擺擺手，低下頭去

道：『大家各自逃去吧——』

『不行，這怎麼行！』大家狂嘯了起來，震得山谷裏回音四起：『我們既生活在一起，我們要死在一塊兒。』

『不錯——我也是這麼想，我們的命運該是共生死的。』哈爾查林的目光格外地亮了起來。『那麼，蒙古人來了，我們現在怎麼辦？』

『我們抵抗他們！決不容他們踏進我們的草原……』大家一致同聲地嚷着。

『好，這才是有勇氣的——可是……』哈爾查林說到這裏，嚴肅了起來。大家又都靜了下去。『現在我們先要用自己的血，來表示我們的心。』

『女王，我們都聽你的指揮，你說怎麼辦，就怎麼辦。』這是一個勇敢的人。

『哈爾查林呀，決沒有背叛你的，背叛你的祇有死。』這是一位長者。

『我們永遠服從你，愛護你，保衛你！』大家又吼了起來。

『現在我要請教，』哈爾查林還是那麼冷靜。『我們是爲了什麼活着的？』

『爲了你；爲了天理！』

『哦，爲了天——理——』哈爾查林道，『我們爲了要避免蒙古人的野蠻，爲了維護真理，我們要順從天意。——聽着，現在我們先要用我們自己的血來示我們的決心，表示我們這一羣人是否真正的一條心！現在我們先要犧牲三位勇士的性命：第一位的血代表我們的意志——永矢不屈；第二位的血代表我們的力量——團結到底；第三位的血代表真理——始終不滅。』

大家沉寂了。沒有絲毫的聲息，甚至於風都息了，風車也停了；惟水長流，這啓示着大地還是在旋轉着。月亮上來了。普照在這山坡上，照着哈爾查林的身上顯得格外潔白。她肅立在月光下，俯視她的人羣。人們沒有竊竊私議的，都在仰望着她。

月色更明亮了，一把銀色的匕首，哈爾查林從自己的胸前抽了出來。

四野的一切都死了吧，不然怎麼會這樣的沉寂，沉寂得毫無動靜，毫無聲息。也許山坡上哈爾查林的人們呼吸都停了，血不再流了，心不再跳了吧？不然，不然，一切都是相對的，外表越是冷靜，內心越是活躍。

你看，你看，在這一羣人的東北角上有一位健壯的勇士霍地跳了起來。

『爲了你，爲了你領導的一羣人，忠勇而又智慧的人，我太渺小了——』這勇士說着，低着頭向山坡上走去，向哈爾查林所站立的地方走去。人們分出一條路來，讓他無阻地往前走。大家都肅然地低着頭，而這位勇士，頭昂得高高地走到了那白色蓬帳之前。

『你不怕死麼？』哈爾查林若無其事地高聲問他。

『祇要是有意義有價值，死是值得的。』

『你還年青，你的前途是光明的。你不留戀你的愛情和事業麼？』

『愛情是什麼？是勉勵事業成功的一種調劑生活，撥動生活的力量。事業？我能爲大家犧牲，大家因我而獲得永遠的幸福，這不就是事業麼？你今日今刻給我完成這麼一樁偉大事業的機會，我已經很滿足了，我的事業因我的死而實現，那麼我不再需要愛情了，如果我還留念於愛情的話，我便是貪生怕死』

沒出息了。……』

『好——』哈爾查林凝視了他一下，然後伸出右手讓那勇士扶着，她向前走了一步，她望了望左手裏的短匕首，對大家高聲道：『諸位，明白了這位勇士的意思了麼？』

有好些女人和懦弱的人都爲他流下了熱淚。

哈爾查林讓那勇士扶着緩步地回過身來便要往那白色的蓬帳裏走。這時夜色有點兒蒼茫了，月光被雲彩遮住，黑暗籠罩着大地。

她把帳門掀起了。

人羣中起了一陣騷動，她站住了，又放下了帳門回過頭來。大家又寂然了。

『你們有什麼意思麼？——』哈爾查林這時用左手緊抓着那勇士的膀臂，用右手舉起了銀白色雪色的匕首。她滿臉顯得仁慈，而她的動作是殘忍的。她愛她的人們，但有時爲了愛，她不能不忍痛地殺他們。

一位老者流着滿臉的淚，肅立在人羣裏，一陣陣的微風，吹盪着他的灰髮和長髯。所有的人們的視線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了。

『你老人家是這位勇士的父親？』哈爾查林用匕首往勇士的臉上一指，問那位山坎下站着的老人。

『不是——』那老人的喉嚨都啞了，『假使他是我的兒子，在今日這樣的集合裏，在現在的危亡中，我決沒有話說。就是爲了他不是我的兒子，我爲了他的英勇，爲了我們，我更愛他——女王，哈爾查林，在你把他帶進那帳蓬之後，世界上便不再有他了，我們爲了紀念他，爲了紀念我們這一族人的史』

蹟，爲了永遠不忘他！請你問他叫什麼名字。」

哈爾查林果然問了那勇士。

『請你不要問吧，』那勇敢的人說，『人人都有應該爲族人而死的義務，我是平凡的一個而已，我不是偶像，我希望望每一位族人都不是偶像，我們祇有一個領導者就是你——那麼我們這一族才會得永生的！——』

一切又歸於寂然了，哈爾查林把那勇士領到帳篷裏去了。

所有人們的視線都集中在那山坡高處的篷帳。

蓬蓬帳裏一聲慘叫，衆人都悽然地把頭低了下去，許多女人家都哭了，年老的滿眼裏都是苦淚。

帳門一掀，哈查林手裏抓着滿是鮮血的匕首踱了出來。她很安詳，若無其事地淺笑着，把匕首上的血跡用自己白色的衣襟擦抹得乾乾淨淨。

月亮又從烏雲裏鑽了出來。

『還有那兩位勇於就義的？』哈爾查林的聲音儘管很低，却似很沉重地打着每一個人的心。

『我看够了吧，那剛才被殺的一位勇士已經足夠表示我們的精誠了。』人羣中一位老淚橫流的太太直着嗓子嚷了起來。

人們因此都懷疑地凝視着哈爾查林。

『假使蒙古人肯饒恕我們，我們這就算了；如果這一羣人今後不打算再繼續生活下去的話，也就算了！』哈爾查林說着就要走下坡，但被人們圍住了，她很自然地道：『我不能跟懦弱的人生活在一塊』

兒。」

『請你原諒那沒有見識的村婦吧。——我願爲大家死。』

『我也願意爲大家犧牲……』

一陣陣雄壯的吼聲，從人羣的每一個角落裏震了起來。慷慨激昂。哈爾查林肅立着。一羣樂於就義的青年都搶立在她的面前，一個不讓一個地直往前擠，一直擠立到她的腳前。

『你們來得太多，祇要兩個——』哈爾查林向後退了幾步道，『你們走上來兩位吧！』

哈爾查林第三次也就是最後一次從蓬帳裏踱出來時，所有的人們都似死了一樣，沒有一點聲息。

『親愛的族人——』她把血跡擦乾淨了的匕首仍往胸前一插，然後高聲地道，『蒙古人就要來了，我們一定要抵抗他們，同時我們要開拓我們的樂園，我在這危急中有三個原則：第一個保衛這美麗的家鄉；第二向西，切記住向西，向那每天太陽落山的方向去找我們的新田園；第三我們一定要記住，我們的風車，使我們這一族繁榮起來的風車，無論在什麼地方我們都倚仗它而擴大我人快樂的境遇。如果我們離開一個地方，甚麼都可以犧牲，但風車非帶走不可；假若敵人來了，我們一定要把風車毀掉——從天亮了之後，年紀大的和孩子們便開始往西去。這裏容我和一羣強壯的人等着蒙古人來時，給他們一頓教訓。』

『誰領着我們打蒙古人，蒙古人是野蠻的，他們來起來是從四面八方來的。女王你可以統率我們，可是誰指揮我們呢？』這時候天已經亮了起來，一個個看到這說話的也是剛才勇於就義的一個。

『指揮作戰的人我已經派定了。你們今後要服從他們跟服從我一樣——』哈爾查林這時滿臉顯得興

奮，更光彩，更美了。

「他們是誰？」

哈爾查林很快地把那白色蓬帳的帳門都打了起來，剛才那三位勇士並沒有被殺，他們都笑迷迷地踱了出來。

在那蓬帳裏却躺着被殺死了的三隻滿身雪白的小羊。

五

讀者，諒你已經想像到波茨坦華爾曼家在莫愁離宮側的一座古老的風車是怎樣回事了吧。華爾曼家最遠的祖先便是哈爾查林所領率的一羣，他們的子孫逐漸地移居到德國的北部，他們這一族人的象徵，便是每到一處都遵照祖先的遺訓蓋上一座風車，所以他們多半住在河邊上，今日德國境內，他們這一族人以居住在聶伯河兩岸為最多。他們便是希特勒所謂的「雅爾安」人，在雅爾安的初民史上，哈爾查林是他們的頭一代！

現在我要告訴你，這華爾曼家是怎麼選擇在波茨坦住了這麼長久的，這一點你先對德國人要有個概念，然後你對這故事不至於感到迷糊。

德國人今日並不是純粹的日耳曼族，當他們由中亞，像哈爾查林那一支由中亞開拓到歐洲時，他們固然是最先盤踞在德意志今日這塊土地上的，同時闖來的還有斯拉夫人，他們最先佔了薩爾的東部。在這個當兒羅馬人來了，所以在德國的科薩、亞琛、特里爾以及奧國的維也納，充滿了羅馬的遺風遺物。日耳曼人在羅馬時代凱撒大將心目中祇不過一個簡單而低落的人羣。

在人類史上是誰把日耳曼族抬舉起來的？那便是後來爲日耳曼血統所混的蘇委(Swabi)人和斯瓦邊(Swabian)人。這兩種人對他們有極高度的信念。在西元八十九年也就是中國漢和帝永元己丑年，有一位哈爾查林的後裔，名叫塔西土斯(Tacitus)著了一部「日耳曼人」。從這本書裏可以看到他們的君主和將軍都是民選的。君主選自有悠久歷史的血系；將軍選自勇敢善戰的。這選舉的方法是由哈爾查林以勇敢取才的方法蛻變出來的。同時哈爾查林遺留給後人一個很好的制度，就是極細小的事情，也要由全體人民來決定，可是今日的德國人忘懷了祖先的遺教。

像哈爾查林那一羣人開拓到歐洲，給予歐洲的影響很大，西羅馬帝國便是在他們去了之後被瓦解掉。這在歷史上叫做「人民的散播」，他們承襲了羅馬的思想與行爲，而形成了德國好武的精神，這兩次世界大戰，我們不得不說是羅馬尚勇精神的反映。同時克羅德威(Chlodwig)就會說過這麼一句：

「沒有鬥爭；沒有生活！」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盟軍登陸的諾曼第是這位「沒有鬥爭，沒有生活」呼籲者的發祥地。他便是創造第一佛蘭克王國，坐治於巴黎的克羅德威。這克羅德威是佛克族，這一族在最初是哈爾查林手下三大勇士之一領率的，因爲由中亞到了歐洲，他們跟塞克遜人、圖根於人、佛利仙人以及巴維亞人混了血，而成了另一支崛起的部落。

這一族人便是今日德國的北方人，也就是世界上最不容易接近的人。假如你會到過德國，你就會知道他們是誰也不理。

可是到了普魯士一帶呢，一切都變了，誰都知普魯士人是人類的牛皮大王，最會吹，也最愛說話，

在歐洲有一個笑話：娶普魯士女人做老婆是嘴巴的不幸，因為她會日夜地跟你數說不清。

德國的南方人最和善，待人客氣。華爾曼家的祖先原打算搬到南方去的，可是在這一次的遷徙又發生了一次故事。

他們一家老小駕了車帶了牲口由北方浩浩蕩蕩地走了個把月，一路上餐風沐雨，姑且不去說吧。這人家有個名叫約翰的青年，勇於事，好助人，美風姿。一路上他最快活，他絲毫不感到旅行的痛苦。

有一天黃昏時份，他們走到了哈斐爾河的岸邊憩息了下來，把營帳紮在河邊的林子裏。

多麼美媚的夜色，月亮的光輝從林木的深處滲透過來，散酒在蓬帳上，分外顯得清涼幽靜。奔波了一天的人們都疲倦得一躺下去便睡熟了。約翰還睜望着蓬帳上的月影，一點兒睡意都沒有。夜深了，從遠處傳來了一陣清脆的歌聲：

紫羅蘭真嬌，

玫瑰花兒俏；

請問金鳳花，

我美不如她？

約翰由蓬帳裏輕悄悄地踱了出來，在清涼的月光下，在密層層的叢林裏，循着歌聲走去。這時歌聲又起了：

千叮嚀萬囑咐，

左徘徊右踟躕，

再回頭

已是黃昏後，

萬事皆休。

他走近了，看到一位極美麗的女郎，光着腿在河邊的草地上坐着，一面歌唱，一面濯腳，那金黃色的長髮在月光下炫耀着，直拖到地上。約翰接着她的歌聲高唱了起來：

叮嚀囑咐皆記取，

並沒有徘徊踟躕，

你且抬頭看，

光明已在等候，

誰說萬事休？

「你是誰？」那姑娘回過來頭看見了約翰。

「你問我是誰麼？」約翰向那姑娘的面前走了一步，在那極其鮮明的月光下，看到他英俊的臉上浮着淺笑，聽到他低聲地又重複了一句：「你問我是誰麼？反正也不過是一個天涯徘徊的人兒。」

「咦，男人家的嘴比風雲還要莫測。」那姑娘說着便要坐到河岸上去濯她的腳。在月夜裏水清得發黑，那水裏的一雙腳就更顯得白了。

「我的嘴怎麼比風雲還要莫測？」約翰說着也就往草地上一坐，仰望着她。

「你剛才說你也不過是一個天涯徘徊的人兒，可是——」她說到這裏，把頭往下一低，笑了起來，

那長髮隨着滾到了水面上，她用手把髮往後一摺，然後湊着約翰的臉道，『你不是才唱過「沒有徘徊踟躕」麼？』

『是呀，』約翰微笑着凝視着她，却不再往下說。

『是呀？是什麼？』她嬌嬌滴滴地拍了約翰的肩膀一下。

『是爲了遇到了你呀，姑娘！』

他們沉醉在這河岸上，仰望着皓月，俯視着流水，萬籟俱寂中他們相互地注視着，無聲地歡笑着。

『我怎麼稱呼你？』約翰偎倚着她，問着。

『人們都叫我哈斐爾，你也叫我哈斐爾，好不？』

『哈哈，哈斐爾是這一條大河的名字呀。』

『你怎麼知道這條河不是因爲有哈斐爾，而後才有名字叫哈斐爾的河流呢？』

『對呀，因爲有哈斐爾——』約翰望了哈斐爾一眼，然後抬頭注視着東邊的天空上泛起的灰白，

『所以約翰從今天這夜裏起，才感覺到生的意味。』

哈斐爾的家就住在這河畔的東頭。約翰伴着她一步步地往她的家園裏走去。

『在這夜深裏跑到曠野來，』約翰緊抱着哈斐爾的臂間，『你怎不駭怕？』

『駭怕什麼？』哈斐爾站住了逼問着他。

『至少，至少，』約翰猶豫了一下，又拉着她往前走着道：『至少夜裏的露水也是浸人的呀。你

看，你這衣服都浸濕了。』

「你的不也一樣，」哈斐爾摸了摸約翰的背。

「我是有所爲的呀，」他向四野瞥望了一眼，又拍了拍哈斐爾的手。

「爲什麼？」

「爲了你——」約翰說着，接着他們倆都淺笑了一下。

「我也是有所爲的呀，」

「爲什麼？」

「就爲了那清涼純潔的露水呀，」哈斐爾一面走一面緊拉着約翰繼續着道，「露水原本不浸人，原本沒有浸人的存心，它是爲了濕潤這大地，它原本是一片清涼，透澈純潔的。你應該明白是露水浸人？還是人被露水浸着了呢？」

「這不是一而二，二而一麼？」

「噢，這是一而二，二而一麼？這是你說的？」哈斐爾把約翰拉了站着又問道：「我安安靜靜地在河邊上坐着——是你找的我，還是我去找的你？」

「對，對！我明白了你。」

這時天亮了。

約翰家不再往南方去了。他們就在這哈斐爾河岸上住了下來。

誰都知道哈斐爾和約翰在熱戀着。

爲了這對人兒和這兩家人的融洽，約翰家在這河邊建築的風車比他們歷代祖先在別的地方所蓋的要

大得多。這兩家所有的人都出動了，眼看着就要建蓋了起來。

「在風車開始轉動的那一天，約翰，我們結婚，這是多麼值得紀念的日子呀，你說好不好？」哈斐爾高興地說。

「再好不過啦，」約翰流着一頭的汗，正在搬弄一塊基石，那塊石頭顯得嶙峋，他喊着哈斐爾道，「你把那隻大榔頭拿來，讓我把它敲敲平。」

「敲不得，一敲就碎了。」

「寧可讓它碎掉，我也不能眼看着它這麼高低不平。——」

「你用砧子把它砧平吧，」哈斐爾把榔頭和砧子一起遞給了他道，「世界上的石頭都是這麼高低不平的，你砧平了這一塊，砧不平那麼許多，祇要按着那石頭的形狀隨着勢兒放下去就行。」

「你真能遷就，」約翰笑着道，「遷就一切不是辦法呀，那才痛苦哩。」他說着舉起榔頭對準了那塊石頭就是一下，把石頭打碎了。

六

風車蓋好了，風車開始轉動的一天，哈斐爾嫁給了約翰，整整地熱鬧了一天，全村的人們都集聚在風車底下歡樂、歌唱、跳舞，直到夜深了才逐漸地散去。

第二天一早，人們被哈斐爾的悲泣驚醒了。——約翰在她熟睡時出走了！留下了一張紙條兒：「我要去砧平世界上一切的高低不平，我是華爾曼，我是勇敢的人。永別了。」

「他終有一天要回來的。」哈斐爾每在悲切時，便用這句話來安慰自己。

哈斐爾很得約翰一家人的歡心，她很能幹，她幫着他們，指揮着他們把約翰家的田園逐漸地擴大起來。利用着約翰所留下的風車，把河水引到遼遠的地方去灌溉田地，眼看着這人家在興旺着，家人都勸哈斐爾不要操勞太過了，因為她已經有了孕，將近半年了，約翰出走了半年，一絲兒消息沒有。人們望到那風車便想到約翰，可是誰也不知道他是爲什麼出走的，連哈斐爾也說不出個究竟來。

又是將近半年過去了，快到哈斐爾去年結婚，也就是約翰出走的前兩個月，哈斐爾在田地裏工作着，來不及趕回家，便分媿在風車下了，是一個男孩子。

「這孩子你打算替他起個什麼名字？」人們在孩子彌月的那天問着。

「哦，這件事我老早決定了，」哈斐爾很高興地說，「把他就叫做波茨坦·華爾曼——」

「這是什麼意義？」

「華爾曼是他的爸爸臨走時說的，他是華爾曼，」她說着俯身下去把懷裏的孩子深深地吻了一下道，「波茨坦，這不是希望之神的尊號嗎？我們不是整天地期望着約翰的歸來，但願這孩子是波茨坦的降臨，保佑我們的期望終有實現的一天，他終有一天要回來的吧！」

波茨坦·華爾曼一年年地長大了。他倒是很像他的父親。剛毅勇敢；也像他的母親，堅忍卓絕。

「媽，我的父親呢？」波茨坦·華爾曼在修理那風車傾斜了的基石。

「他終有一天要回來的，這風車是你父親蓋起來的，這傾斜了的基石便是你父親當時敲碎了的。你今天十七歲了，這已經是十八個年頭以前的事了。」

是一個初秋的黃昏時份，華爾曼馳騁在野外的楓林裏，忽然前面來了一乘急騎，在狹道上，華爾曼

趕緊收勒住馬韁，已經來不及了，把對面的騎在馬上的人撞摔到山坡下去了。華爾曼隨即跳下了馬趕到那陌生的人跌倒的場合，原來是一位老者，鬚髮都斑白了。這一下跌得很重，頭都破了，昏暈了過去。華爾曼把他摟在懷裏，想盡了方法爲他止血，却很不容易止住，嚇得華爾曼滿臉通紅，渾身都是汗。這時老人睜開了花眼。

「沒有想到趕了回來，出了這麼一件意外——」老人的聲音很低微，望了華爾曼一眼，但眼睛已昏花得看不清楚了，「你是誰？」

「我是波茨坦·華爾曼。」

「波茨坦·華爾曼——」老人的神志頓然清醒了，想掙扎着坐立起來，但已不可能了？他嘆了一口氣，「期待勇敢的人！這就是你的名字。哦，華爾曼，你的母親是誰？」

「是哈斐爾。」

「那麼你是這裏那座風車的小主人？」

「正是，你老先生怎麼知道的？」

「往事不談嘍，」老人又昏沉下去了，「孩子爲了紀念你父親，你要永遠愛護那座風車呀。」說着便倒了下去。

華爾曼趕回家拿了鐮鋤要把這老人安葬在這山坡上。母親也跟了來，她認識這就是自己的丈夫約翰。

「孩子，你該把他移葬在風車下。」

『他就是我的父親？』華爾曼開始痛苦起來了。

一直到今日，華爾曼家的後代始終不明白約翰爲什麼流浪在外十七年。

爲了這樣奇異的事跡，後人們便把這小鎮叫做波茨坦。鎮上平靜安逸地生活了好幾個世代，直到腓特烈第一時代，這位德國統治者也看中了這地方的景色。便在這裏建蓋了一座完全法國式的莫愁離宮。

紅鬍子皇帝腓特烈最愛居住在這林木茂盛的離宮裏。有一天正他在在宮裏睡午覺，四境都靜悄悄地。

『西里華啦，你是短命；西里華啦，你是短命……』

『這是誰在那裏說話？攪得我睡不着。』紅鬍子暴跳了起來。

『陛下，誰也沒有敢開口，沒有人說話呀。』一位宮臣俯着身子說。

『怎麼沒有人說話，你聽？』

『西里嘩啦，你是短命，西里嘩啦，你是短命……』

『哦，陛下，這是離宮附近華爾曼家的風車在轉動。』宮臣走近了一步道：『我們早就下命令叫他家把這風車拆除掉，華爾曼那老頭子說，就是陛下把刀攔在他的頸子上，他也不能拆掉這風車。』

『世界上有這樣倔強的人，把他帶了來見我。』腓特烈的鬍子翹了起來。

華爾曼在幾分鐘之後便被帶到皇帝的面前，是一位恭謹而樸素的長者，鬚髮都斑白了，却有一付灼灼的目光。

『你家的風車可以拆掉麼？』腓特烈說，『假使拆掉了我可重重地賞你！』

『你把整整的王國賞給我，我也不能拆掉我家的風車！』華爾曼大聲地說。

『我非強逼你拆掉不可！』

『那麼我可以控告侵犯人民的自由！』

『你到那裏去告？』

『到柏林的法院裏！』

腓特烈這時大笑了起來。結果他反而下了一道命令，誰也不許禁擾這風車的旋轉，所以這風車直到現在還在波茨坦旋轉個不休！

在波茨坦莫愁離宮的內苑廣場上現在還放着中國的一台老日規，另有一塊光滑的石板，那石板上曾安置着中國遜清時代古古色香的天文儀。這便是四十五年前北平名妓賽金花的相好瓦德西 (Coppin Von Walderssee) 由北平搬回德國，放在這石板土的。

一九〇〇 (光緒庚子) 年四月二十一日名詩人米勒 (Max Muller) 曾奉了德皇的命令到這莫愁離宮裏來遊息，在後來放置中國天文儀的那石板上，曾寫下這麼一段名句：

整個的真理是安全的，

別的一切都說不上安全；

背於真理的人們，

違反真理的行爲，

不是卑鄙無恥；

便是罪大惡極！

猶有甚者，

致世界趨於毀滅！

詩人由此赴英倫去了，接着德皇威廉便到這離宮裏來避暑，這時中國發生了義和團之亂。六月二十三日上午威廉接到一封由中國北方發來的急電：『二十日下午三時駐清公使開泰勒(Baron von Ketteler)赴總理衙門途中被中國亂民殺害殉職。』後來便是八國聯軍直搗北京了。

八月十二日德皇下令瓦德西伯爵率領二萬二千大軍往中國開。瓦德西奉令後，立刻由柏林趕到波茨坦來謁見。

十四日上午二十七分德皇在離宮內苑廣場上接見瓦德西，當時他沉默了好久，然後抬起頭來遙指着宮外的風車道，『你要有華爾曼的倔強！』又怒指着腳踏着的石板對瓦德西道。

『沒有什麼可吩咐你的了，你趕快去吧，可是你一定要從北京帶一件戰利品歸來，放在我們此刻所站立的這個地方！』

當日下午九時瓦德西便出發遠征亞洲的大清國。

後來那天文儀又還給了中國，但不知現在那裏！

當波茨坦的風車重行在歐洲大陸上自由地不斷地旋轉之後，盟國的首長杜魯門、邱吉爾和史達林會於一九四五年的七月中旬會議在這古老風車之側的莫愁離宮(Sansouci)裏。

在亞洲，八年來的烽火仍在繼續瀰漫中，中美英三國政府領袖在七月二十八日自波茨坦發出了促使

日本立即無條件投降的公告。

八月七日第一顆原子炸彈投落在日本的廣島。

八月八日蘇聯對日宣戰，當日蘇聯遠東大軍攻入滿洲里和朝鮮。

八月九日第二顆原子炸彈投落在日本的長崎。

八月十日下午六時〇五分日本政府向中美英蘇乞求無條件投降！

你且抬起頭來看看，朋友，波茨坦莫愁離宮之側古老的風車始終自由在旋轉着，跟這和平了的世界一樣，在人類的逐漸更加文明的努力與歡欣中旋轉前進個不休。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於西安蓮湖公園之側）



沙漠裏的玫瑰

——新疆柯爾克孜婦女生活文藝——

葉爾羌河南岸，最接近塔克拉馬干沙漠，最大的一座村莊，是中亞細亞柯爾克孜族首富巴濟吉爾的產業。因為最初在這一片水草肥美、臨河的沙原上，祇有孤零零的三棵槐樹。經過三五十年的經營：渠道網佈，果木成林，阡陌縱橫，四野常青。那三棵槐樹也就越發長得高大了。因此，人們便把巴濟吉爾家墾闢的這村子，叫做古爾班圖呼瑪克莊，在三棵槐樹的外面，是一大片伸展在沙漠邊緣上的牧地，包圍着這莊子。單是在這牧地上，為巴濟吉爾家放牧的，便有三四百極貧苦的柯爾克孜人。他們終年，甚或永世，住在沙漠的邊緣上。他們所認識的這個世界，祇是天空雲色的幻變，地上牧草的青枯，狂風可以把人刮得無影無踪，飛沙會得把人類和牲口吞噬了下去。他們之所以胆敢生活在這有林木水草，因而有飛禽野獸的戈壁灘上，完全憑仗着主人派他來放牧之前，發交給他的一把斧頭。在這一羣的牧人的世界裏，性命第一，斧頭第二，除此以外，他們一無所想，也一無所知，更一無所有。他們雖知道世界上有繁華的城市，但他們簡直不敢夢想到城市裏去，因為在那裏會活活地把窮人餓死，遠不如安居在這牧地上，即使有時主人派送了來的粗糙雜糧不濟時，還可以用斧頭打死隻把黃羊來充飢。他們也常聽到人說，沙漠裏有的是金銀財寶，但事實不斷地教訓他們：十個冒險深入沙漠的，十個都死在沙漠裏，不是口渴死了，便是被活埋在沙積裏。所以在他們的心目中，惟牧地才是人類的樂園。他們就在這樂園裏

一天天地活下去。他們興奮的是一溝子的牲口產了一溝子的小牲口；或許因此掀起極其細微的愁悵，感到又是一年的消逝了，人老了。等到小牲口逐漸地碩大起來，牧人們却竟忘懷了自己逐漸的衰老！

在那最靠近塔克拉馬干沙漠，距離古爾班呼圖瑪克莊，需要一天半行程的牧地上，領牧着約摸兩溝子綿羊的哈朗奎，因為秋天到了，附近沙地上的一條長不及半里，深不過五寸的溪流，已經乾涸了好久，河底的一些涓滴，也早已被羊羣吮吸得乾乾淨淨。這兩天由於水的缺乏，羊羣有奔散開來的模樣。他正在忙着挖井，已經連挖了一兩天，挖了十幾個三四尺深的窟窿，都不見有水從井裏湧出來。羊羣徘徊在每一個井眼的旁邊，嗚嗚哀鳴兩聲，失望地踱到那乾涸了的河底上躺着。這河牀裏比較濕潤，可以降低體溫，可以稍微把體內的乾渴抵擋一陣子。哈朗奎無可奈何地望着他的羊羣奔來奔去。一陣晚風吹得他清醒了不少，對着透明的月亮楞了好一會兒，發現大羣的羊都蹲在河牀裏，他似乎得到了啓示，也直向河牀奔去。這時哈朗奎竟忘記了幾日來的飢渴疲倦，又在河牀上挖起井來。才挖了幾寸深，他便更起勁地挖下去，因為被挖出來的沙土逐漸濕潤了起來，果然挖到一尺多深淺時，地下的水直湧了上來。他趕緊昏喝了兩口，高興地撫摸着每一隻擠過來喝水的羊。然後一口氣在河牀上挖了三口井，這才把身子往河邊上一躺，兩手倚枕着腦袋，呆望着他的伴侶們在享受着甘美的泉源。

羊羣不再嗚叫了，四野寂寞得像死了一樣。哈朗奎踏着含沙的草原，走向那搭在沙丘上的牧篷。他的腳步聲，清徹地傳得很遠，這聲音裏充滿了健壯的氣派；月光下，他那洒落在大地上的影子，顯得分外的活潑靈捷。他爬進了牧篷，往沙地上一躺，隨手摸到一兩塊黑硬的乾糧，塞在嘴裏咀嚼着，連頭帶脚地往草堆裏一縮，便呼呼地睡熟了。這一睡也許睡上兩三天，歲月和晝夜，在牧人們是永遠漠不關心

的。他在這牧地上已消磨了幾個年頭？哈朗奎就從來沒有計算過，他祇記得自己所牧的羊羣已經有了第三代的子孫。

「滾出來，滾出來！」哈朗奎在朦朧中覺得有人在跌着他，喊着他。他便從草堆裏站了起來，在猛烈的日光照耀下，他發現一位服飾華麗，留着短鬚的壯漢挺立在他的面前，斜睨了他一眼，便走下沙丘，站在斜坡上，回轉身子說道：「巴依（註：柯爾克孜語文，稱有錢有權有勢的人叫做「巴依」）派你到這裏來成日價睡覺的呀？」

「阿奇木（註：「頭目」），我並沒有閒着。」哈朗奎跟着走下了沙丘，瘡癩了的喉嚨逼着他乾咳了一聲道：「爲了河乾了，我在挖井，忙了幾天幾夜，這才睡了一覺。阿奇木！」

「你到這裏來了多久啦？」
「好幾年了吧，阿奇木。」哈朗奎嬉笑着，摸了摸鬚髯道：「你看我的頭髮，我這滿臉的鬚髯，長得連胸膛都擋住了。」

「嗯，」那驕傲的阿奇木似乎沒有聆聽哈朗奎說了些什麼，凝神地注視着南邊的沙漠，然後很深沉地問道：「最近會有人經過這裏沒有？」

「倒有過一隊人馬來過——」

「是些什麼樣的人？」

「都是很闊氣的商人……」

「往那一方去了？」阿奇木站住了，一面等着回答，一面對自己的坐騎和帶來的馬羣打了一個胡

哨。那些駿馬直奔了過來。

『向南去了，大概是沿着玉隴喀什河往和闐城去了。……』

『什麼時候的事？』

『這倒記不大清楚了，』哈朗奎抓了抓亂而且長的頭髮，凝了凝神，繼續着道，『記得也是草黃水枯的時候，大概就是去年的這個季節裏吧，——』

『呸！』阿奇木狠狠地唾了哈朗奎一臉的吐沫。『我問的是最近，你却跟我瞎扯談。嘿，你這小子準是嫌疑犯！』

『阿奇木，我到這裏來之後，就祇見到過這麼一批人。一句虛話都沒有。』

『瞧你這付樣子，恐怕是一句真話都沒有。』阿奇木狠狠地把手一揮：『賤種，你騎馬回到莊子上去吧。巴依在那裏等着你們，不怕你不說實話；否則，你就逃到塔克拉馬干沙漠裏去死！聽你的便。』

……

『我一定遵從你的吩咐，可是我的羊……』

『這羊不用你放牧了。』

『我沒有過失呀，阿奇木！這兩天確實沒有見到有人從這裏走過。……』

『賤種，閉上你的嘴！騎上一匹馬，趕回莊子上去吧。』

哈朗奎連斧頭都忘記了拿便檢了一匹白色的馬跨上，向北邊三棵槐樹的所在馳去。他是一無所戀，所戀的是他放牧了好幾年的羊羣。他很想回過頭去看看，但一回頭便會先看到阿奇木那付猙獰的兇相，

所以他頭也不回地向葉爾羌河畔馳去。一面騎馬趕路，一面在胡思亂想，始終想不透究竟出了什麼亂子，闖下了什麼大禍。

傍晚時分，哈朗奎發現西北角上另一個牧人，向自己這邊馳了過來。他便在十字路口等着，那人走近了也就勒住了馬韁，緩下了蹄，舉手招呼着哈朗奎。

「阿爾巴特，」哈朗奎喊着那人的名字。二人一齊下馬，擁抱了一陣，行了闊別的相見禮。這才各自跨上馬背，並肩前進。哈朗奎望了阿爾巴特一眼問道：「你也是阿奇木攆了回來的麼？莊子上究竟出了什麼禍事？又干我們什麼？」

「據說巴依埋藏在古爾班圖呼瑪克莊裏最大的一座寶藏被盜了。一大帕夏箱——純金塔哈幣全失掉了，這是巴依一生的心血。」年老的阿爾巴特很安詳地說，「強盜是二個牧人，向沙漠裏逃去了。……」

「我們並沒有偷他的金塔哈，憑什麼緊逼着我們？」哈朗奎說着，跳下了馬，走到溪畔舀飲了一口清水，混身覺得輕鬆不少，便重行上馬，在黑暗中向前邁進。

「強盜既是牧人，你我免不了被視做嫌疑犯嘍。」阿爾巴特仰望着剛昇起來的皓月。「反正我們沒有偷，把我們逼死了也徒然。……」

「他能够隨隨便便的逼死人？」

「巴依逼死了他的牧羊奴算得了一件事麼？我一生就看得多了。一個巴依逼死幾個牧羊奴比較宰殺一隻羊還要輕易。我們的巴濟吉爾巴依算得是仁慈的了，我過去才親眼看到他殺過三五個奴隸。」阿爾巴特覺得哈朗奎沉默了好久，便拍了拍他的肩膀道：「你怎麼不開口呀！——年青的小夥子，你怎麼這

樣的想不開呀，你我這樣的人，老死在沙漠裏和及早死在巴依的手裏，有什麼兩樣呢？像這樣盜案，我平生還是第一次聽說哩，恐怕因此，不知要冤死了連累了多少無辜的人。」

除了緩急不定的馬蹄聲，一切都歸於沉靜了。這夜裏連一點兒風都沒有，可是寒冷威脅着這一老一小無精打采地趕向莊子裏去的牧人。他們惟有驅馬奔馳，增加體溫，來抵抗自然的逼拶。

他們這麼一奔馳，東方天色發魚肚白時，便隱約地看到那三棵高大的槐樹，聳立在眼前的地平線上。天色大亮了，他們才收了韁，緩步前進。鮮紅的陽光爬上了地面，人們竟忘記了一夜的奔波，感覺到分外的清新。可是阿爾巴特和哈朗奎走到槐樹蔭下連打了一陣寒噤。原來那樹椽上吊掛着三具鬚髮長亂的早已僵硬了的牧人的屍身。哈朗奎認明了其中的一位，是當年和他一起由阿克蘇來投靠巴濟吉爾巴依的拜素爾。

「拜素爾是不會做壞事的，」哈朗奎低呻了一聲，「他們逼死了拜素爾完全是冤枉，未免太殘酷了。」

「他爲什麼叫做拜素爾？」阿爾巴特很冷靜地說：「這也許正是天意哩。」（註：「拜素爾」是柯爾克孜語「天賜」的音譯）

「老阿爾巴特呀，我看你我回到村子裏去也不免要被巴依逼死，白白地逼死！」哈朗奎咬緊了牙。「我們還是逃走了吧！」

「逃？往那裏逃？」阿爾巴特冷靜得像木素爾嶺上的冰，好似從來就沒有融解過一次。「逃得出巴依的掌握，却逃不出沙漠的包圍，多此一舉。我倒寧願死得安靜些兒。」

兩人無言地走進了古爾班圖呼瑪克莊。他們一看到巴依手下馴養着的一羣密喇布（註：「掌管刑法者」）和茂特色布（註：「查拏盜賊者」），便從馬背上直滾了下來。走上來四個茂特色布，把兩人混身打量了一陣，死命地瞪了一眼，便一言不發地把他們往巴依的堡壘裏領去，被關在兩間緊隔一壁的漆黑的牢房裏。並沒有再發生別的意外，雖然沒有吃的喝的，哈朗奎倒安安頓頓地睡熟在黑暗裏了。

不知是什麼時候，哈朗奎被一陣慘叫驚醒了。這是阿爾巴特的聲音。又是一陣鞭撻，阿爾伯特聲嘶力竭的慘號，祇剩下了呻吟。

「你究竟招不招？」這是兇殘的暴叫。

「我招，我招，……我招什麼呢？」這是阿爾巴特的絕望的哀啼。「對，你們早點弄死了我吧。」

「強盜呢？你們通同偷劫的一夥呢？你不是已經招認了是跟強盜們一路的麼？」

「是的，你們也不要再折磨我了，強盜們逃遠了，我算是沒有攆得上，我情願死？」阿爾巴特的吼聲逐漸地提高，終於尖銳得刺耳。一會兒，阿爾伯特被拖了出去。

「這就是一條性命的「阿爾伯特」麼？」哈朗奎在黑暗中自語着（註：「阿爾伯特」是柯語「欣幸」的音譯）。接着有人打開了哈朗奎的這間牢房的門。

在密喇布的一再重刑下，哈朗奎始終咬緊了牙根照實招供，他既沒有看到強盜，也沒有通同強盜。重審了好幾次，哈朗奎在極度重刑下，好幾次失去了知覺，而永久是最初的供詞，也就是最真實的招供。這時候他已經是遍體鱗傷，混身炮烙，被摔在牢房的角落裏動彈不得了。

過了幾天，哈朗奎又被提了出去。這一次審問他的不是別人，而是巴濟吉爾巴依自己。在巴依的左

右侍立着一羣嬌艷的妻妾，四面都是巴依的爪牙。哈朗奎倒在巴依座前的一塊絲絨地毯上。巴依的親密並沒有能使哈朗奎違心地稍更其實供。

「年青的人，」巴依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你就不怕死嗎？」

「寧可被你們冤死，我也不能誣贖我自己是賊，是強盜！」哈朗奎忍受着痛苦，掙扎着，怒吼着。

「寧願被你剝奪了我的性命，我却不能不珍惜我自己這純潔的靈魂。」

哈朗奎在極度的興奮下，由於混身的刑傷，便又昏暈過去了。

等到清醒過來，他却自以為是在夢境裏，因為現實太出乎他的意料了，他是躺在一張枕褥潔白的矮榻上，混身的刑傷都被包紮了起來，有一位衣飾純白的姑娘，正在插飾一瓶鮮艷的玫瑰，她見哈朗奎睜開了眼睛，便笑迷迷地端了一付銀質的餐盤，走近他的榻邊。

「你要喝點什麼吧？」這年青的姑娘開口了。

哈朗奎楞了一下，他想用手摸摸自己的耳朵，因為他從來沒有聽到過這麼好聽的音樂，可是手抬不起來。他把頭在枕上晃了幾晃，又鼓腮、張口、擠眼、掀鼻了一陣，他是在用盡了方法要知道這究竟是夢境還是現實。在過去，他就從來沒有遇到過像眼前的這現實。可是這麼一來，他把這姑娘逗得格格地笑了起來。哈朗奎却認為黃鶯兒的啼叫，也及不上這嬌笑這麼悅耳。

「你想吃點兒什麼吧？」她俯身笑問着，一股異香異氣直往鼻管裏沖，這就更迷惑了哈朗奎的神志。

「我想吃你！」哈朗奎嘴裏這樣說着，却還以為是夢中胡思亂想。

「哎呀，沒想到他們不止打傷了你的皮肉，並損毀了你的神經，我去找大夫來。這怎麼好呢？」說着便要放下手裏的餐盤，往帳篷外走。

「你別走，」哈朗奎急了，轉過頭來，斜視着她：「我且問你，這是什麼場合？」

「這裏是巴依私人的療養帳。」

「你是誰？」

「我是這裏的護士。」

「你可知道我是誰？」

「大家都說，你是我們柯爾克孜族裏的阿爾輝屠耆！」

「阿爾輝——屠耆？冒險的——好漢？」哈朗奎踟躕了一陣，「我沒有名字麼？」

「可是我不知道呀，」

「那麼，我怎會到這裏來的？」

「你原是在奴役的病篷裏的；是齊齊克吩咐了，才送你到這裏來將養着的。你看，那一瓶玫瑰，也是齊齊克剛才送了來的。」

「齊齊克——鮮花？我在牧地上住了這多年，就沒有看到過香鮮美麗的齊齊克。你可知道沙漠裏的芨芨草，祇是青嫩得可愛，却不開花。惟有檉柳樹在春天裏開着小巧鮮紅的齊齊克，真是美呀！我看到了那小紅花就高興……」

「總趕不上這玫瑰吧？而且沙漠裏多麼乾枯無味呀！」

『是的，趕不上玫瑰的香艷，可是紅柳花上沒有刺呀！』哈朗奎噁了一口吐沫，『你覺得沙漠裏孤寂麼？』

『至少看不到像玫瑰這樣的鮮花，……』

『你嫌沙漠裏的齊齊克太少麼？可是煩惱也少呀，姑娘！』

『我剛才說的齊齊克是一個人的名字，並不是真的花兒。』

『齊齊克是誰？』

『是巴依最美的一位太太，真是比鮮花還要美哩。』

『我不認識她。』哈朗奎的兩眼睜得圓圓的。

『其實她也未必認識你，』那護士很甜密地說，『祇是爲了你是一條勇敢的好漢，她看你受了那麼

重的傷，她可憐你。現在她已經伴侍着巴依回阿克蘇去了。』

『盜案已經破獲了麼？』

『至今還沒有一點線索，却已冤死了無數可憐的人兒。』

『阿爾巴特是不是被他們弄死了？』

『誰是阿爾巴特？』

『和我一樣，也是一個放牧的人。』

『這一次被治死的牧人多啦！——奴隸的病帳裏還有好些受刑受了個半死的在躺着哩。』

哈朗奎的創傷不久便痊愈了。他的身體經過此一番的將養，更加顯得魁偉健壯。在他脫離病榻之

後，他的鬚髮被整飾得非常好看，英俊的儀表，哈朗奎也感覺到自己更年青了一些。

一套簇新的衣服，那襯衫上的花邊真是美艷極了。哈朗奎從心眼喜歡那一頂刺繡得十分工細的德斯特。他沒有追問新裝是怎麼來的，因這一向的奇遇中值得追問的事物太多，日久了，他也就安然承受着，懶得詰問究竟了。他看到鏡子裏自己的打扮：巴依的服飾不過如此，但巴依却缺乏哈朗奎的年青、英俊、瀟灑和一種不可思議的令人迷惑的活力。

在這終日無所事事的生活，哈朗奎逐漸地感覺到極度的空虛和徬徨。他看到田野，便思念到自己放牧過的羊羣。事實上，除了羊羣，這世界上還有什麼再值得他思念的呢？他正在凝思着，一個梳了十幾條辮子的小女孩子，掀起了帳門，探進了半個身子。

『請你跟我來！』這小女孩子說着便打起了帳門，讓哈朗奎踱了出來。她便在前面領路，領着他走向巴依的堡壘。哈朗奎再見到這一座堡壘，頓然有不再是那麼陰森，而特別顯得明亮的感覺。事實上堡壘四周的大樹這時落盡了枯葉，祇剩下了枝幹。大概是因爲巴濟吉爾巴依回阿克蘇去了，廣場上顯得冷落，堡壘裏亦復是冷清清的。哈朗奎跟着小女孩子穿過一條極長的陰暗的甬道。又轉了好幾個灣，上了樓，樓梯上鋪了極厚的地毯，比走在春天裏的草茵上還要舒服。哈朗奎被引進了一座華麗的大廳。穿過了大廳，走進了一間張掛着鵝絨屏幕的內室。這裏面暖和得跟春天一樣。四角裏陳放着各色鮮果，甜香四溢。壁上釘着好幾對羚羊角，還有一大束孔雀毛鋪遮着整個的天花板。矮榻上的靠墊都是精工刺繡的，很零亂地放着，似乎剛才還有人在這裏躺着，這時候却是空着的。小女孩子打了個手勢，叫哈朗奎就在這間裏待着，她便走進另一個角門，把哈朗奎撇了下來。

哈朗奎對這一間房裏的陳設很感有興趣：他鑒賞着羚羊角上掛着的一些武器。好多都是他見所未見的，他祇愛左壁上掛的那兩把精緻的斧頭和鏟刀，認為生活在沙漠裏，祇有這兩件武器最為得用。他想要是再被派去放牧的話，一定帶一柄鏟刀去，用鏟刀來挖井要順當得多。他認為壁上的那把象牙柄的斧頭，遠不及他遺放在自己牧篷裏的好。因此他在幻想，自己的那把斧頭如今不知道落在誰的手裏，也許被那阿奇木順便帶走了，亦未可知。

『你來了麼？』冷不防一個女人的聲音，嚇得哈朗奎畏畏縮縮地倒退了兩步，把頭低了下去。『你的身體復原了吧。』

『是你吩咐我來的麼？』哈朗奎有點兒恍惚，但是心裏很明白：不是自己瞎闖，乃是有人領了到這裏來的。他偷偷地瞥了一眼：世界上竟有這樣美麗的人兒，多麼窈窕。你看，踏在地毯上的一雙光腳，多麼細潤，那腳趾像深山裏的一朵朵的雪蓮；被地毯上柔軟的細毛掩蓋着，正好似雪蓮受到了人體的熱氣，要往冰雪裏鑽縮進去一樣。那兩條白嫩的小腿，煞似剛由玉隴喀什河裏掏挖出水的白色原玉。一股股的香氣，真是濃郁，室內鮮果的甜香被掩沒殆盡了。

『是的，是我要你來的。』這女人說着，往矮榻上一坐。哈朗奎瞥見她那十幾條烏黑的辮子，梳飾得雪亮，每一條辮子上有戴着色澤鮮艷，銳光四射的珠寶鑽石。頭上斜覆着一頂德斯撻。這德斯撻引起了哈朗奎的驚異。他下意識地摸了摸自己的頭頂。原來她的一頂德斯撻，和他頭上戴着的一式一樣，而且是一式一樣的刺繡。他恍恍惚惚地聽見她又說：『你比我第一次見到你的時候，白胖了不少！』

『是的，又快到過年的時候，』哈朗奎的聲調似乎有些兒顫抖。『你們打算把我飼養得更肥胖些，』

到了大年時，好宰了我來祭天吧。」

「你怎麼竟想些不祥的事情。自從大家欽佩你的倔強的誠實，誰也不再對你有什麼惡意了。放心吧，你坐下。」她說着，便讓哈朗奎在自己的旁邊坐下。哈朗奎也不再恍惚而胆怯，舉起頭來凝視着這陌生的姑娘。他被那一對水汪汪的，似有磁性的眸子吸引住了。眉心彎彎，眉梢微翹，似弛似蹙。高而飽滿的鼻梁，室內陳設着的百合花，那及得上她的端正。兩片嘴唇微微地一抿，便浮起了淺笑，因此似乎永遠現不出絲毫惱怒的容態。最令人陶醉的是那嫩紅的雙頰，這跟角落裏堆着的蘋果一比，蘋果的紅色未免鮮艷濃厚得過份了。這姑娘的這一付情態，溫和了哈朗奎的心境，臉上也就自然顯得安詳和悅。她眉梢一盪，左眼微迷地笑了一笑問道：「你身上的這套衣服刺繡得怎麼樣？」

「好，真好，」哈朗奎頑弄着自己襯衫上的花邊，「太華麗了。我平生還是第一次穿。我愛這刺繡的花卉。」

「這都是我親手繡的。」

「你？」哈朗奎沉默了一陣，可是他沒有想到應該感謝她，却直爽地說，「穿了這衣服回到牧地上去太可惜了，我要找一套舊衣服換下。」

「你不必再回牧地去了。正是爲了你的事找你來的。巴依臨走時，曾關照過我，打算派你當密喇布阿奇木。」

「什麼？」哈朗奎霍地從矮榻上跳立了起來。「什麼？要我當巴依手下的執刑的頭目？我不幹，我寧死也不能幹這勾當！……」

『暴躁什麼？原是恐你不幹才找你商量呀。那麼你想幹什麼？』

『我願意仍舊跟我的羊在一塊兒活着。』

『那職事太微卑，不再是你應該幹的了。』

『別的事情我實在也不會幹。要是一個幹得不合巴依的意，再像這一次白挨這一頓重刑，算什麼？』

『再也不會的，巴依很賞識你。那麼，』她又把哈朗奎拉了坐下，自己把左腿往矮榻上一擱，正觸着哈朗奎的大腿，他立刻往後一縮，臉上有點兒火熱熱的。『你來侍候我好不好？』

『不好！侍候女人家，』哈朗奎頓了一頓，對她笑了，笑得很尷尬。『這件事情我幹不來，拘拘束束地不痛快！』

『你不要拘拘束束的好嘍。我沒有叫你不痛快。』她說着躺了下去。『同時我不把你當僕人看待。』

『我也不幹，你派我另一件職事吧。』

『好，我派你當都寬阿奇木吧，好不好？』她仰望着天花板上的孔雀毛。

『專管古爾班圖呼瑪克一帶的田宅畜牧？好，我也許可以做得好。』哈朗奎笑了起來。『那麼，我這一身衣服，倒蠻合我現在的身份！——謝謝你，我的女主人，齊齊克。』

『齊齊克？你認識齊齊克？』

『我從矮榻上爬坐了起來，逼視着哈朗奎。』我不是齊齊克。……你認識她？』

『我倒不認識她，』哈朗奎並不因為錯認了人而驚慌。『祇是聽到說，她是巴依的太太。』

『對呀，她是我父親的一個太太。你看我這一頭的辮子，也不該猜疑我是她呀。』

『哦——』哈朗奎立了起來，『我該走了吧。』

『你這魯莽的人，你還沒有告訴我，你的名字叫什麼？叫我怎麼吩咐下人去安排都寬阿奇木應住的篷帳和奴役呢。』

『其實，我直到現在也剛才知道你是巴依的女兒，』哈朗奎的聲音越說越低了下去：『一樣地不知道你的名字。』

『我叫吉娜絲黛。你呢？』哈朗奎把自己的名字告訴了她。吉娜絲黛隨即緊縐起雙眉笑着說，『怎麼起這麼一個不吉祥的名字？黑暗，黑暗，你希望這一輩子在黑暗裏度過麼？』

『少主人，這就是你的天真了。』哈朗奎很正經地解釋道：『天地間沒有黑暗，又那裏來的光明？——我現在要走了。今後我一定遵從你的命令，來表達我對你們一家的謝忱吧。』

都寬阿奇木哈朗奎，在大家的心目中，不但是美風姿，負責任；並且和上悅下；平日的爲人，既不倚勢凌人，處世的態度，更不患得患失。

主人常在大家面前誇耀哈朗奎的聰明伶俐；人們也常在自家的篷帳裏，跟妻妾閒談時，仰佩哈朗奎的公正和平；女人家却私下裏愛慕哈朗奎的健壯英俊。

又是一年春了。古爾班圖呼瑪克莊的景色又明媚了起來，人們又忙碌了起來。哈朗奎也是忙碌的一個，他要趕到沙漠邊緣的牧地上去把牛、馬、駝、羊察看一遍，留心農事，修濬渠道，添補各人家的住帳，還要粉刷堡壘。等到初夏時分，巴依山阿克蘇移住到莊上來的當兒，更要忙亂得一團糟，便又顧不

到這一些雜務了。

正是月光照遍了大地的夜半，哈朗奎這才由一處牧地上馳騁歸來。侍役們爲他淨了身，喝了一兩盅葡萄酒，他便踱進寢帳，倒在毡坑上憩息着。月色從穹頂上射洒得篷帳裏到處明淨，令人有清涼爽媚之感。

哈朗奎在朦朧中，聽到一陣輕捷的步聲，由遠而近，由帳後到了帳前。帳門上現出一個黑影子，是一個女子的黑影竚立在帳外。哈朗奎睜開了眼睛注視着，那人已走了進來，很細心地把帳門扣上。這時月已西沉，祇有帳頂的東角上還有一塊月光。

「誰？」哈朗奎低吟了一聲。

「我——」那人走近哈朗奎的毡坑，低聲的喚道，「哈朗奎。」

「吖，吉娜絲黛——」哈朗奎看清楚了是她，便霍地從坑上坐了起來。「怎麼在這夜深裏來的？」

「你倒是希望我什麼時候來？」吉娜絲黛俯就在哈朗奎的耳邊，低低地說了這麼一句。哈朗奎便沒有再說什麼。他想跳下坑來，却被吉娜絲黛一把按住了，不許他動。

在極度的沉寂裏，人們會注意到帳頂上的月光，十分緩慢地往圓穹的外面移去。

在殘酷的遭遇裏，像哈朗奎所受到過的極刑；會引起別人無上的同情。在驚異的情緒中，像吉娜絲黛無意地認識這麼一個漢子；會使莫名的感情和本能的慾望，在內心燃燒着，我們不必以爲這是無聊的穿插，這是人生的浪費。所以在每一個春天裏，一切在誕生，一切在榮盛，這一切的裏面充滿了希望，

恐怖，美麗和惡劣。我們不能認爲這就是無聊，這就是浪費。切實地說起來，這便是生的意義。目前正是吉娜絲黛和哈朗奎的春天。正在這春天裏，我們何必先去遠慮到那未來的冬天，何況在冬天裏酷寒的冰雪下，早已埋下了春天的一切種籽。

我們不要以爲在荒漠裏，度着難得碰到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一個同類的人便是野人。其實即使是野人，他的生活儘管是孤僻的，他的靈魂和意識却不是孤僻的。愛苗滋長在每一種每一族男女的內心，正如汗騰格里山深處的蠻荒者，混身所戳刺的花紋，那麼深刻！

『你看，』吉娜絲黛坐在毡坑上，偎倚着哈朗奎，仰望着穹外的長空：『這滿天的星斗。』

『這正像女人家的目光千掃萬射。』

『哈朗奎，你是說……』她回過頭來望了他一眼，倒在他的懷裏了。『但是女人家的心祇有一顆。』

『也許你是對的，我已經明白了你的現在；我在等待着我們的未來。』

正好似世界上所有的河源，千萬不要輕易去堵塞了它，那等於堵塞了若干江河海洋。愛情初生時切不可誤以爲渺小或盲目，因爲待你懂得愛情的偉大再行扶育時，那愛情的嫩苗早已枯萎了。

『親愛的，』吉娜絲黛啓動着她那被吻得濕潤了的，而在哈朗奎的意識中是世界上惟一既香且甜的山唇，說道：『那月亮四周的一圈華彩，在陰雲裏更顯得光輝有趣了。你看呀，你把頭抬起來看一看。』

真的，愛情也正是人生陰雲裏顯有光輝的月華。它照耀孩提的搖籃，也洒射在永寂的墳墓上。愛情是一切藝術之母，更是詩意、哲理和一切正義情緒的創造者。它是每一顆心的空氣和光明，每一個家的成全者，也正是燎原的星星之火。第一個夢想到永生不朽的是愛情，使世界上充溢了快樂和歡欣，神往

和怡悅的也是愛情。愛情使得一切沒有價值的，都有了無上的價值。同時愛情沒有尊卑和貴賤的分野，是真正的平等。愛情使大地煞似天堂，人間猶如仙境。

吉娜絲黛又熱吻了她的愛人一陣，便輕手輕脚地由哈朗奎的寢帳裏退了出來。本來人生最輕快的一剎，便是初戀的一剎。遠處駝隊的鈴聲，被沙漠的夜風吹盪過來，掃蕩着吉娜絲黛的靈魂，這掃蕩的作用是澄清的，還是毀滅的？在目前祇還有天知道。

春末夏初，按照向例，古爾班圖呼瑪克莊上有一次盛大的宴會。在這宴會上，巴依招待他的莊子上所有阿奇木的全家老小。這是最熱鬧的一場盛舉，目下大家都在歡欣地籌備着。今年，每一位阿奇木還懷抱着一個更大的希望：因為掌管巴濟吉爾巴依全部產業的老伊沙噶，在不久以前死去了，巴依要重行委派一個新的伊沙噶。但是要當過阿奇木的才够資格當伊沙噶。同時大家謠傳了好久，說：未來的伊沙噶，巴依打算在古爾班圖呼瑪克莊的一羣阿奇木裏挑選。

巴依那一天，由阿克蘇城到莊子上來，這宴會就是那一天的晚上舉行。這兩天許多的護從到鄉下來的一天多似一天，篷帳支紮了好幾里下去。堡壘裏日夜有人出出入入。這時候最忙的是吉娜絲黛，因為在巴依未到之先，許多重要的事情，都要由她來決定。忙得她有整整一天，沒有見到哈朗奎的面。派人去找了他兩次，直到第三次哈朗奎才由牧地裏回來。說是喝了馬奶子，換過衣服就來。

『這個當兒，你跑到牧地裏去幹麼？』吉娜絲黛看見哈朗奎走了進來，她自己便站了起來，迎了上去，緊握着他的兩隻手。『你看，你這手好燙。這麼熱的天，趕到野地裏去幹麼？』

『怎麼，我的事都預備舒齊了，叫我白閒着，悶在篷帳裏悶死？』

「你既閒着，就想不到上來幫我照應些兒？」

「我憑什麼地位來幫你照應？」哈朗奎望了她一眼。「上來回話的人這麼多。」

「他們回話又不會一直闖到這間裏來的，」吉娜絲黛替他整了整領口，把他往矮榻上一推。「你不會在這裏躺着，難道不比你的篷帳裏清涼些。——吃些果子吧。」

「這些水果我都不想吃。」哈朗奎躺在矮榻上，把腿蹺得高高的。

「你想吃什麼？我吩咐她們拿來。」接着有一個侍女，從簾幕裏走了出來，聽候着吩咐。

「我想吃你！」

「胡說，」她笑了。

「怎麼？你不是吉娜絲黛麼？現在正是吃吉娜絲黛的季候呀，難道是我錯了？」

「你去把昨天城裏剛送來的吉娜絲黛，揀大的裝一盤來。」她笑着對那侍女吩咐着，沒一刻兒工夫，那侍女捧來了一盤鮮紅肥大的櫻桃。

「巴依什麼時候來？」

「已經動身了，明天中午可以到。你認識的齊齊克也就來了。」

「你這算什麼，」急得哈朗奎坐了起來，紫漲了臉，「我一再跟你說，我真的不認識她。她是一付什麼樣子，我都沒有見到過。」

「來了不就見着了麼？」

「這又干我什麼事呢？」哈朗奎站了起來要走。「好，我走，免得嘔這閒氣——」

『你敢走！哈朗奎——』

『哈朗奎這一夜都沒有睡得安適。他想起了齊齊克在他受刑後醫療中送來的玫瑰花。』

巴依到了莊子上了。人們都爭着迎迓，獨有哈朗奎被擠落在人後。魁偉莊嚴的巴濟吉爾偏偏在人叢裏一眼就瞥見了他。

『哈朗奎！』倒是巴濟吉爾先招呼了他。他馬上趕了過去。人們這時也無不奉承地讓出了道兒，讓他走近巴依的身邊。『我聽到很多人說，都說你很能辦事。——吉娜絲黛的脾氣很壞，她委曲你了沒有？好孩子！』這時吉娜絲黛就在她父親的旁邊走着，沒有開口，她只是笑。

『都寬阿奇木，你胖了，』說這話的是一位美貌醉人娉婷苗條的貴婦。這時吉娜絲黛死命地盯她一眼，也偷望了哈朗奎一下。他是毫無表情，祇是凝神聽這貴婦接着道，『巴依，他跟我們去年回阿克蘇時根本兩樣了，似乎更健壯了。』

『齊齊克，你的眼力確是比我高明。我險些兒糟蹋了這一條小命。』巴依說着，又笑對着哈朗奎道：『你走過來，靠這邊走，不要擠挾在人堆子裏。』

這天晚上，大宴的熱鬧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宴畢的野火會是在堡壘的廣場上舉行的。火光燭天，星月減色！巴依在這個當兒宣佈，新的伊沙噶委由都寬阿奇木哈朗奎繼任。一陣歡騰，叫嘯震天。敢說，這狂歡的呼嘯聲中，祇有敬羨，決無嫉忌！接着一場場的表演在進行着。夜深了，人們並不稍感疲倦。

『爲了慶祝伊沙噶哈朗奎，』坐在巴依身畔的吉娜絲黛立了起來說道：『請我父親最心愛而美麗的姨娘齊齊克唱一支名歌！』

『好，好，好！』巴依一面附和着女兒，一面縱容着愛妾。接着人叢中起了一陣掌聲，聲震雲霄，蓋住了巴依那沙啞的呼叫。齊齊克斜睨了哈朗奎一眼，向場中的火堆旁邊踱去。這時天上的黑雲遮住了月光，但誰也沒有理會到宇宙的幻變。伴奏的音樂悠揚，溪鳴風嘯的悅耳，都被疏忽地抹殺得一乾二淨。聽！齊齊克的清歌（註：下列短歌按照柯爾克孜古詞意譯）：

柯爾克孜的男女，你們可知道這一族人，

原來是四十（「柯爾」的意譯）少婦（「克孜」的意譯）的後代。

我們的這四十位老祖母生長在中原，
爲了探尋黃河長江的河源，跋涉而來。

柯爾克孜的男女，你們可記得祖先的遺愛：

小夥子要英俊健壯，姑娘家要甜蜜溫和；

爲了生存，年青的人兒，你們要勇敢，

爲了愛情，美麗的姑娘，你們要忍耐！

柯爾克孜的男女，你們要相互叮囑

在今日要歡欣創造，對明天抱無窮希望！

沒有靈魂，何異戈壁裏的沙粒？

沒有愛情，何異乾枯了的芨芨？

柯爾克孜的男女，你們要切切記取：

我們要仿效四十位祖母令人永忘不了的作風。

甜言蜜語在情人的耳邊傾吐吧，莫待耳聾！

嬌姿媚態在愛人的身邊流露吧，莫待身衰！

大家被齊齊克的嬌喉迷惑住了，被她的媚態吸引住了。誰能例外？人們逐漸地散去，哈朗奎凝視着野火的灰燼，噓了一口長氣，緩步踱向野外，最後連他的影子都被黑暗吞噬了下去。

伊沙噶哈朗奎如今住在堡壘的最高的一層樓上。臨窗遠眺，一目及塔克拉馬干沙漠的深處：一片平沙，一無所有，渺渺茫茫。哈朗奎的住處最可愛的陳設，是經常有人來為之調換的鮮艷無比的玫瑰。

哈朗奎又呆立在玫瑰花前神往了。

『你在想什麼？』哈朗奎被這冷不防的一聲，嚇了一跳，原來是巴依！不知他是什麼時候走了進來的，輕拍了他的肩頭一下。『這花真是嬌艷。哈朗奎你愛它？』

『巴依，你不愛這沙漠裏難得的鮮花？』

『哈朗奎，你祇是愛玫瑰而不愛別的？』巴依說着，哈哈大笑起來，『你不要騙我，我已經很明白，你還熱愛着一個人，至少她是迷戀着你！……』

『誰？巴依，你指的是誰？』哈朗奎的嘴唇有些兒顫動，他還竭力地鎮靜着，可是他的頭不然而然

地低垂了下去。『巴依，我不敢……』

『孩子，那有什麼敢不敢？愛情的產生是極其自然的。你要把你的一切英俊才幹都表現在愛情裏。這樣的人生才有意味！如果你真是對愛情都鼓不起勇氣的話，那麼，你辜負了這可愛的玫瑰，你真算是不懂得世界上一切的青春，你也就太使得她失望了！』巴依很嚴肅的，態度又緩和了下來。『哈朗奎，你是不是真的愛她？你不用背諱我。』

『我不够資格去愛世界上任何的女人！』哈朗奎走向窗口遙望着四野。

『愛情是需要什麼資格麼？』巴依站在他的身後，扶着他的肩。

『愛柯爾克孜的女人是需要金錢的——』

『你當過我的都寬阿奇木，現在又是我的伊沙噶，你還愁沒有金錢？』巴依放低了他的聲音，『你是不是也愛着她？好孩子，你坦白的告訴我。你要知道，我祇有這麼一個女兒……』

哈朗奎霍地轉過身來，緊握着巴依的雙手，偎倒在他的懷中。巴依輕拍着他，也就沒有再說什麼了。

幾天之後，巴濟吉爾巴依在一羣阿奇木的護持下，到各地去巡察去了。他們要個把月後才重回到莊子裏來。在這個期間，管治着一切便是伊沙噶。這天黃昏時份，哈朗奎正在渠畔的樹林裏散步，忽然發現遠處一匹溜了韁的馬向北邊狂奔着，馬背上的人快被摔了下來。他一看看到那人的處境太危險便立刻找了一匹馬跨上，往北追去。一口氣一直追過了那溜了韁的馬，等牠衝了上來，哈朗奎便隨手把那馬背上將要摔倒的人攔腰一抱，抱在自己的懷裏。這時哈朗奎感到一股極其濃郁的玫瑰香氣，直往自己的鼻孔

裏沖。他這才看清楚，懷裏摟着的原來是齊齊克。她還在星眼微睜地微喘着。哈朗奎勒住了韁，等馬站定了，抱着齊齊克由馬背上跳下來，把齊齊克往草茵地上平放着。

「伊沙噶，你救了我。」齊齊克低低地說着。

「這是我的責任，」哈朗奎發現她已恢復了原態，卻已髮亂顛妃，尤值憐愛。「你先騎了這匹馬回去吧。」

「不，我怕，我怕再溜了韁，」齊齊克無力地把柔嫩細潤的左手伸給哈朗奎，他便接握着把她從地上拉了站起來。她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土。「我們慢慢地走着回去吧。」——伊沙噶，……」

「噫——」

「伊沙噶——」

「你想說什麼？」他們兩人並着肩，沿着渠堤，向着堡壘走去。哈朗奎一面說了這麼一句，一面望着渠溝裏的游魚。齊齊克望了他一眼。

「我覺得一個人，遠不及這水裏的魚來得自由自在。哈朗奎，你說是不是？」

「也許。」

「你犯不上對我愛理不理的，哈朗奎，」齊齊克把下唇緊咬了一下。「我很知道你是……」

「你誤會了，」哈朗奎很爽直地說，「我很瞭解你。可是，……可是，……可是，你就不會體會到你是女人，我是男人麼？」

「我且問你，你可聽到過柯爾克孜的一段名言？」齊齊克走了一段路，哈朗奎始終沒有說話，她便

接着說，『不錯，你是男我是女。柯爾克孜的男人是英俊的，你就沒有理會到男人英俊的每一細微處，莫不是女人爲之啓發的麼？你裝傻！我很知道你是……』

『不是，齊齊克，我早已就明白了你的心，可是你太不諒解我了。』哈朗奎說到這裏，頓然換了口氣，放低了聲音：『你要知道，你是巴依最心愛的……』

『少說，我不愛聽！』齊齊克說着，輕打了哈朗奎一下。『老實告訴你，大概你心裏也很明白：你是我渴愛已久的人兒！同時，我還要坦白地告訴你：在我一向就覺得，愛而能得圓滿，最好；愛而終歸失敗，也好！你太不認識我了，心愛的人兒！我不妄想將來，我能忘記過去，所以我始終無憂無慮，老是覺得快樂，也許正是爲了這樣，我常奇怪，爲什麼我還不老？我不想老，但也不怕老！——哈朗奎，你房裏的玫瑰是那裏來的？』

『我很知道是那裏來的，所以從來我就一提也不提起。這便是我的心。』哈朗奎捉住了齊齊克亂晃着的香臂。『可是那是長滿了刺的呀。』

『哎呀，……』齊齊克一句話到了口邊，卻又縮了回去。沉默了好一會，說道：『駭怕玫瑰花枝上的針刺；那跟勇敢的人兒駭怕敵人手裏的武器，有什麼分別？』

快到三棵槐樹處，齊齊克跨上了追隨在他們後邊的那匹馬，頭也不回地向堡壘的廣場上馳去。哈朗奎漫步凝思，若有所失。夜風一陣緊似一陣，轉瞬間，滿天飛沙，大地昏暗。他這才驚覺過來，奔回到堡壘裏。

廳上燈燭輝煌，已是晚飯時份了，大家都在候着哈朗奎。齊齊克走向餐桌旁坐下，一聲不響，若無

其事。

『你到那兒去的？看你這滿頭的灰土，還不趕緊去收拾一下？』吉娜絲黛一面走向自己的坐位，一面笑盈盈地望着走向甬道裏去的哈朗奎道：『快點兒來，我們等着你喝酒。』

提到古爾班圖呼瑪克莊上的酒，是阿克蘇一帶聞名的，據說埋藏在堡壘地窖下最遠老的陳酒的年代，跟這座堡壘的壽命不相上下，柯爾克孜族人雖無不善飲，但這人家的，表面清芬，實質醇醇的葡萄酒，不憚泥醉的狂豪酒客，也不敢忘情地痛飲。吉娜絲黛才跟哈朗奎對飲了淺淺的兩小盅，已經是雙頰緋紅了。

『希望這酒增加了你的英俊，』齊齊克舉着一隻高脚盅，招呼着哈朗奎。他一聲不發地跟她對乾了一大盅。便又把兩隻空酒盅斟滿。

『希望你永不忘柯爾克孜的古風！』哈朗奎回敬了齊齊克一盅。他慢慢地覺得輕飄了起來。他舉起了盅子向侍女們要水喝，而侍女們替他斟上的卻是酒。他已感覺不出是水是酒，情不自禁地盯着吉娜絲黛俊笑着，剎時間，室中有千百個含笑的笑臉在他的面前飛來飛去。這千百個笑臉變成了千百個黑圈圈，這黑圈圈漸漸地長大，長大，長大得整個的大廳一團漆黑。

半夜裏，哈朗奎的酒醒了，混身一點兒氣力都沒有，懶得動彈。但神志已清，知道是躺在自家的矮榻上，祇聽得室外狂風呼嘯，室內漆黑，一絲兒光線都沒有。他口渴極了，想翻起身來找點水喝。可是身子像癱了一樣，軟得像一堆棉絮。他無奈地摸索着，發覺有一個人躺在自己的身畔，是一個肌膚細潤柔滑的女人！

『吉娜絲黛，』他很安詳地低喚着。『我口渴得緊。』在那黑暗中躺着的吉娜絲黛隨手遞給他一隻盃子。哈朗奎嘗着是果汁，便一飲而盡，深深地長噓了一口。摸索着摟住了吉娜絲黛狂吻了一陣，

『親愛的，我常覺得世界上最聰明的男人，老是對愛情莫明其妙；而最笨拙的女人，很懂什麼是愛情，何況乎是你！』哈朗奎忽地想起現在是住在堡壘裏，而齊齊克一千人的寢室就在這裏底下，立刻警惕了起來。『吉娜絲黛，你千萬不要則聲呀，被樓下她們知道了怎麼了得？你是什麼時候上來的？哎呀，今天我真是醉倒了。明天你不會挪揄我吧？她們不會恥笑我吧？』

『若是她們知道了，你這也算是私奔呢？』哈朗奎又熱吻着吉娜絲黛，然後在她的耳邊低吟着，『其實祇要是純正的愛情，無論是什麼行爲，既低降不了什麼，也抬舉不了什麼？——親愛的，怎麼你也是用的玫瑰香水，多香呀，你今天夜裏酒用了多少？我真愛聞這味道。……』

雞啼了，狂風早息了，一切都在靜待着黎明，靜寂得好似整個的大地都在屏聲息氣着。

『親愛的，你該去了，僕人們快起來了。』哈朗奎很興奮，儘管在下半夜裏，他們一刻兒也沒有睡好。他這時候把吉娜絲黛的粉頸緊摟在自己的懷裏。『世界上分割不開的是愛情，永遠沒有死亡的也是愛情。——是不是因爲天氣熱了起來，你在夜間把所有的辮子併紮成了兩條？名義上你還是姑娘，事實上你已經足夠資格梳兩條辮子的少婦了。心愛的，你說是不是？多肥的兩條辮子呀。』

黎明的曙光從窗幃的外面鑽了進來。哈朗奎在微明中楞住了：這不是自己的房間，在自己的身邊躺着的並不是吉娜絲黛，而是齊齊克。他不再說什麼，祇是從心眼裏感覺到莫明、玄異、空幻。齊齊克懶懶地把自己那不肥不瘦，似玉似藕的大腿往他的身上一攔，迷着眼斜睨着他。

「你怎麼一聲也不響？」

「是你關照我千萬不要則聲的呀！」嬌細的聲音，吹盪起女性的體氣。

「這麼一來，你叫我怎麼辦？」哈朗奎爬了起來，穿着舒齊了自己的服飾。

「有甚麼了不得，你當真駭怕玫瑰花枝上的針刺麼？」

哈朗奎無可再言，望了仍然躺着的齊齊克淺笑了一下，便要走。

「慢着，你過來，——跟你說句話，把耳朵送上來——」齊齊克並沒有再說什麼，祇是一把抱住了

哈朗奎深深地吻着。

哈朗奎匆匆地趕往自己的寢室。不料房門是敞着的，吉娜絲黛不知是什麼時候來的，她原是坐着的，現在站了起來。

「這麼一清老早，你是到那裏去的？」吉娜絲黛問着。

他一聲不響地往榻上一坐，垂首無言。

「你看，你這神色很不好呢，」她說着，斂上了門，就在哈朗奎的身畔坐下，撫弄着他的手。「不是昨夜的酒喝病了？齊齊克就是會捉弄人，會灌別人的酒。你還是多休息一下。」

「我倒是要再躺一下，」哈朗奎說着便倒了下去。「你等一下再來吧。」

「並沒有事，我是趕來告訴你，親愛的，」吉娜絲黛俯倚在他的身上。「我有了孕……」

「什麼？——」哈朗奎的腦子裏一陣闕然！

巴依巡遊歸來了。他很高興，把一路上許多有趣的見聞，告訴給他的愛妾和吉娜絲黛。

『還有一件很妙的預兆：』巴依吩咐齊齊克替他裝着烟，繼續着道：『我在極南的一個牧地上，看到一對龐大的鷺。牠們見到我並不驚恐，也不飛走。——我便問木特窪里（註：掌經典卜卦者）是怎麼回事？他說：這啓示着吉娜絲黛的喜訊哩。那一對大鷺真奇怪，我走近牠們的身邊，非但不啄我，還對我點頭致賀啦。在那隻母鷺下有好幾隻小鷺蹲着，居然也不怕人。過幾天，吉娜絲黛，你領了伊沙噶回到阿克蘇去，讓你的生母先爲你們倆完成了跳水禮吧。』

這是柯爾克孜和哈薩克兩族的風俗：姑娘家既擇定了對象，如果她的父母贊成的話，由她的母親，手執男家的信物，跨過家宅附近的一條小溪，這就是跳水禮，相當於訂婚。但在完成跳水禮之後，這一對男女便可公然同居過着夫婦的生活。然而在這個期間，在正式結婚之前，若是有了孕，是非打胎不可的！

吉娜絲黛興奮極了，她忘記了將要墮胎的苦楚。哈朗奎呢，更加沉默了，他究竟作何想法？表面上看不出他的心境，祇不過比平日尤爲默默無言。

要是世界上祇有歡欣愉快，而沒有嫉恨憂怨，恐怕這世界也就不成其爲世界了。自從巴依歸來之後，齊齊克不再得幽然歡樂地出現在哈朗奎的左右。人類的活動所珍貴的乃是難得的，越是難得的，越渴望得急切，追求得熱烈。近日哈朗奎的處境，未便揣測，因爲經驗過像他這樣境遇的人畢竟太少。當然是一件不平凡的遭遇。

巴依正在廣場上頑弄着他的一大羣兇猛的番犬。人們都圍在場子的周圍湊趣。就在這當兒，齊齊克在樓上的甬道裏撞到了哈朗奎。他熱烈地擁抱着她。

「你究竟愛誰？」齊齊克仰視着他，兩人的眼睛裏都似乎燃燒着烈火。

「我愛你……」哈朗奎的聲調是顫抖的。

「是不是下了決心？」

哈朗奎還沒有來得及開口，聽到樓梯上傳來一陣急步。

「那麼，你聽我的信，」齊齊克說完了這一句話，便趕緊由穿堂裏走了。

晚餐後，大家都陪伴着巴依在客廳裏閒話。這時齊齊克正弄完了一闕豎琴，走到巴依的旁邊坐下。

「巴依，吉娜絲黛和哈朗奎舉行跳水禮時，你送他們什麼？」齊齊克扶着丈夫的肩。

「我只有這麼一個女兒，我的一切產業將來還不都是他倆的，還要送什麼？」

「產業算得了什麼，你就是把整個的世界贈送給他們，也不希罕……」

「那麼，照你的意思該怎麼辦？」

「正是爲了你祇有這麼一位小姐，那麼她的跳水禮，你該當如何地重視。爲了紀念他們這隆重的跳

水禮，巴依，你當親手掙得一件事物來送給他們作爲永生的紀念。」

「是的，妮子，你想得週到極了。要我親手去掙得一件什麼東西呢？」巴依在想。

「什麼都可以，即便是一把沙粒，祇要是你親手抓了來的。」

「沙粒太沒有價值了。」

「那麼你去獵一對飛鳥，」齊齊克鼓勵着丈夫。

「不好，不好，那早晚終久是要腐爛了毀滅掉的。」

『巴依，我想到了一件東西，』齊齊克嬌笑了一下。『你何不到玉隴哈什河邊上去掏一塊白玉給他們？』

『妙，妙，妙——』巴依高興得把齊齊克往自己的懷裏一抱。『我明天就動身到玉隴哈什河去，至多兩天就可以趕回來了。』

巴依真的爲了自己的女兒在次日一早便動身往南方去了。哈朗奎等人馬去遠了，便來找齊齊克，但找來找去，找不着。

『親愛的，你怎麼反而不高興？』吉娜絲黛在廣場上會到了哈朗奎，便挽着他的膀臂往堡壘裏走。哈朗奎一言不發。他在想：吉娜絲黛並沒有什麼及不上齊齊克。那麼，爲什麼齊齊克的吸力是如此的猛烈？的確的，這兩個女人都很可愛，在我看來，她們之間祇有一點兒極其輕細微妙的區別：吉娜絲黛的女性的誘惑性和刺激性，並不是趕不上齊齊克的勇猛強烈，祇不過是猶在含苞未放中吧了。

夜深人靜，牙月倒是蠻明亮，但四野被照耀着顯得昏暗，宇宙不是也在啓示着我們麼？初生的牙月的光輝，那裏及得上飽滿圓月的強烈？

有人在輕叩着哈朗奎的房門，他輕輕地把門敞開。

『跟我來吧，』齊齊克牽着他的手，在黑暗中下了樓，出了堡壘；在昏茫的夜色下，急走步向那三棵高大的槐樹。在樹蔭下早有兩匹包馬，兩匹騎馬，繫在樹幹上。齊齊克把哈朗奎扶上了一匹騎馬，自己隨即登上另一匹，在前面領着路，直向東方飛奔而去。

黎明前，他們到了沙漠邊緣的駱駝牧地上。齊齊克叫哈朗奎去向放牧的人索六頭健壯的駱駝。牧人

一見是伊沙噶，立刻挑來了駱駝。他們便折向南去，直到日中時，才仍往東去。一路上，馬不停蹄，同時馬背上的一對情人也始終未交一言。他們又繼續地奔馳了一天一夜。已經深入了沙漠，牲口每一舉步，蹄子要被細沙埋下去一尺多深，這時駱駝顯出了牠們的能耐，走在沙子上自由自在，然而要想走得快，卻快不起來。四匹馬真的到了聲嘶力竭的份兒了。

『親愛的，我快渴死了！』哈朗奎在幫着齊齊克把馬背上的載負，搬移在駝脊上之後，嚷了起來。她便從行囊裏拿了兩隻甜瓜塞在他的手裏，又催促他騎上一隻駱駝，繼續前進。爬越一座筆陡的沙丘時，四匹馬掙扎了好幾次又跌了下去。齊齊克拉着韁，哈朗奎推着馬的後臀，把牠們一匹匹趕過了丘峯。

『碎！碎！碎！碎！』齊齊克掏出了手槍連發了四響，擊斃了四匹馬。她便對哈朗奎一招手，又上了駱駝，又向前進，哈朗奎拼命地吃着甜瓜，一付饑相！

天色大變，刮起了狂風。他們趕緊奔向另一個沙丘，在背風的丘脚下停了下來，他們之所以胆敢住脚在此：一則這裏距古爾班圖呼瑪克莊，按照習慣的走法，要走上六七天。再則這一陣狂風早已把他們一路上，遺留在沙地上的踪跡刮平了。巴依如果派出人來追捕的話，這時當然失去了依循，同時誰敢一直向東，深入塔克拉馬干沙漠？更有誰能料斷這一對情人會偕逃到這大漠裏來的呢？

一對情人在這狂風呼嘯的黑夜裏，擠攏做一團，躺縮在沙地上。相當的疲倦，但兩人都還很興奮。

『我們往那裏去？』哈朗奎抱起了他的愛人，祇觸了觸她的嘴唇，並未深吻。

『往那茫茫的，避免悲慘結局的地方去，』風小了，齊齊克坐了起來，脫下那一雙極其精緻的長統

靴，搓揉着那白嫩的腳趾。『爲了仇恨，天替巴濟吉爾劃了一個捉拿我們的圈子，那便是他的權勢所及的在大漠以西的各城村莊；爲了愛情，主也爲我們安排了一個永享自由的圈子，這便是塔克拉馬干大漠……』

『哎呀，』哈朗奎似乎稍感悵然。『我們雖逃出了巴濟吉爾的毒手，恐怕避不掉沙漠的慘酷了。誰能生活在這可怕的沙漠裏的？』

『哈朗奎，你往昔的英勇和胆氣到那裏去了？』齊齊克一面吃着乾饅，一面爲哈朗奎撫整着頭髮。『我問你：像我們這樣走，每天可以走多少路？』

『至多四十公里。……』

『你可知道這塔克拉馬干大漠山西到東有多長？』

『這我是很熟悉的，山西至東最長處是一千二百八十七公里半。』哈朗奎瞭望着四周，極目無垠，一無所有。風已經息了，慢慢地冷了起來。

『那麼有一個月工夫，我們出了沙漠，便可以獲得美滿理想的實現。我帶的餵糧足夠三個月用的，帶的豆油和芝蔴也足夠駱駝在路上沒有水草時食用的了。你還想什麼？你這一對眉毛老是緊鎖着，這一路上你就沒有舒展過一下。』

『我真愁，我愁你的健康抵擋不住這一路上的艱苦。你會聽到過有誰能橫渡這可怕的大漠？』

『我不怕，我相信我們能做到。』齊齊克兩手撫摸着哈朗奎的雙頰。『祇要你能永遠伴着我，我便什麼也不畏怯！祇要你能永遠愛着我，我便忘懷了一切的艱苦！如果你明白了我的心，即使遭遇到永

別，我的心是安逸的；假若你諒解了我這人，即使剩下了最後的一次呼吸，而這最後的一次呼吸，在我覺得是甜密的。」

「親愛的——」哈朗奎順勢把頭攔在齊齊克的臂上，倒在她的懷裏。「現在我的心裏很坦然，覺得這世界上祇剩下你我，再沒有別人。」

「是的，我真願意爲你死在這沙漠裏，」她說着，吻了他一下，「睡吧，不要再想什麼了，我現在感到的是極度的滿足。睡吧，好好地休息一下，再往前趕，趕過了這可愛的成全我們的大漠。」

天還沒有亮，這一對情侶便繼續登程。越過了好多的沙脊，在這毫無人踪獸跡的大漠裏，有時倒有一兩棵青嫩的芨芨。齊齊克便立刻息住了腳，叫哈朗奎在有草的附近掘井，掘了好幾尺深，始終沒有發現水！

「我看這是天意，要把我們渴死在這裏。」哈朗奎失望地喘息着。

「掘上來的沙土是不是濕潤的？」

「當然是要比地面上的濕潤些。」

「那麼，你不要着急，來，到我的懷裏來坐着休息一下。」

過了一會兒，水從井裏湧了出來，他倆灌滿了好幾隻皮囊，然後容駱駝們儘量地享受了一飽。

「我想再往前走，恐怕很難得有這樣甘美的水了。」齊齊克喝了一飽，混身感到輕鬆不少。天氣很熱，他們默默地前進，又走了約摸十公里，發現一隻羚羊向北奔去。「哈朗奎，我們就在這裏息下，天氣太熱了，到了晚上再走吧。」

傍晚時份，大漠裏的熱氣逐漸減退了，減退得很迅速，不久，反而覺得寒冷了起來。走了一程，眼前朦朧中的地勢大變了。遍地沙丘，駱駝越走越慢。他們是陷在沙堆裏了，每爬過一座沙丘都要費很多時間，爬到丘頂，駱駝卻步：原來沙丘的另一面陡峭，一不小心便會滑埋在沙海裏。

他們並不因此恐怖，在丘頂上，哈朗奎和齊齊克先躺在地上，然後緊抱在一起，直往下滾。駱駝們踟躕了一陣，由於牠們的高大和笨重，反而能緩步地安然而下。這時眼前是一片無邊的沙海，在夜間微風的吹盪下，吹盪起一陣陣起伏不定，一排排高低不平的沙浪。內心沒有寄託的人們至此，必定心驚，肉跳，胆寒，目瞪，舌結，腿軟。到了這裏，再也見不到一草一木，紅柳已多日不見了，這時一路上更是連一棵芨芨都沒有發現過。天上沒有一隻飛鳥，地上早絕了獸跡！籠罩着這一對情侶的是空氣，控制着大漠的是沉寂。惟一的生之感覺，便是這兩個人六頭駱駝，一共八個生命的一呼一吸！

這幾天來，駱駝的步伐沉重了起來，每一跌倒，像垂斃了一樣，一定要哈朗奎和齊齊克費很大的勁把牠扶起，真正是精疲力盡了。到了後來哈朗奎也從駝背上摔倒在沙地上，他們索性在這裏住下。齊齊克便趕緊把皮囊裏的水拿來給他喝，他這才感到舒適了一些，昏昏地睡去。

半夜裏，哈朗奎醒了過來，發現他們的八個一羣，變成了十多個，並又加了好些輜重。他隨即把齊齊克喚醒，檢查一番。原來他們在黑暗中是休息在一堆骷髏裏；四頭駱駝和一個人的骨骼暴露在地上，還有好幾隻箱籠半埋在沙石裏。他們忙到天亮，才啓開了一隻鎖已鏽了的箱子。掀開箱蓋，箱裏藏物的閃光四射。

「嘿，滿滿一箱子的金幣——」哈朗奎嚷了起來。

『這不就是巴濟吉爾失去的帕夏金幣麼？』齊齊克抓了一把金幣在手裏玩弄着，終於抓了好幾把，塞在行囊裏便離開了這死尸。

『齊齊克，你唱一支歌我聽。』哈朗奎在晨曦中雖然仍舊疲乏，但感到一種輕微的愉快。

『親愛的，在這裏多說一句話，就是多浪費體內的一滴水份。我不敢唱，我們的水不多了。』她說着讓自己乘着的駱駝和哈朗奎的並排前進。她的右手放在他的肩上。『等我們渡過這最大的艱苦，你再盡情地享受吧，也許到那時候，我的喉嚨壞了。』

炎夏的酷熱，即在水草茂盛，土地肥美的吐魯番，已很可以把每一個人畜熱死。深漠中的苦熱更是不堪想像了。猛烈的太陽蒸逼着地面上的一切。空氣吸進鼻孔，像兩把烈火直往腦門裏沖。人們不斷地流汗，駱駝口裏的垂涎都流盡了。

齊齊克的身上祇剩下一付乳罩和一條淺綠色的褲衩，這是大漠中惟有的綠色了，她脚上是一雙齊膝的白皮軟靴。這十多天來，她的皮膚被曝曬着，兩隻原本肥白無比的大腿，已及不上這雙靴子的白了。她瞥見哈朗奎的兩眼血紅的光，便馬上把自己頭上的一頂遮陽脫下來，替他戴上。他對齊齊克有氣無力地哼了一聲。張着嘴，似乎連呼吸都不勝其苦。齊齊克隨即住了脚，在沙海上挖了一個深埕，埕下的沙摸着是涼的了，她便把哈朗奎扶放在埕裏，牽來兩隻垂斃的駱駝，讓牠們站在埕邊上，爲他遮住陽光。她連忙去解水囊。這可把她駭壞了，每一隻皮囊都是空空的，祇剩下很少的水，甚至於三天的飲用恐怕都維持不了。她不敢想，把水給哈朗奎喝些，自己也聊勝於無地喝了一小口。又匆匆地把所有皮囊裏的水傾在一隻皮囊裏，避免可怕的蒸發。事實上所剩下的水一共已沒有半皮囊了。齊齊克這才偎倚在

哈朗奎的身畔發現他清醒了不少，她也放心了不少，就在這個當兒，一頭駱駝忽然倒了下去，接着另一頭也倒下了。齊齊克走近了一看，牠們都閉上了乾枯的眼睛，再也不動一動，她內心一陣痛苦，但看到哈朗奎精神很好的坐了起來。她頓然忘掉了眼前的悽慘，急急忙忙地挽着哈朗奎的臂，領着剩下來的四頭舉步顫慄，神態憂鬱的駱駝，步步蹣跚地走着。沙地上的熱氣直往靴子裏鑽。

才越過了一座很低的沙丘，又一頭很可憐的極健壯的駱駝倒了下來，伸展着四腿，死了。齊齊克爲了保持餘下的駱駝的壽命，隨即把一切不必要的行裝拋棄掉。帕夏的金幣洒了一地，反射出猛烈的閃光。她把駱駝的載負減輕至無可再輕時，才打算再走，發現哈朗奎渴得暈倒在地，祇剩下一絲餘氣。她沒有哭過，這時她真的痛苦起來了。抱着哈朗奎連喚了兩聲，哈朗奎祇是微睜了睜無力的眼睛。這時皮囊裏剩下的水量，約摸祇有三茶盃，她便把一半給哈朗奎喝了。等到他稍微清醒時，爲了急於尋找水源，她便扶着他挨步向前。走了不到七公里，又一連斃去了兩頭駱駝，祇落得一頭駱駝在夕陽下，拖着很長的影子，伴着這一對愛人緩邁着深沉的重步前進。

到了晚上，原好趕路，可是哈朗奎實在拖捱不動了。齊齊克也一樣地疲乏得要死。然而她不想休息：她一面祈禱上天，一面掘井。明知無望，但仍不斷地掘，掘了七八尺深，掘出來仍是極乾的沙磧。最後她終於暈倒在井旁，可是她的神志是清醒的，竟盡了最大的努力爬移到哈朗奎的身邊躺着，她渴得要命，喉嚨裏直冒火，可是她爲了哈朗奎，決捨不得喝那僅剩的一滴水。

『親愛的！』齊齊克在昏睡中，聽到哈朗奎的呼喚，便掙扎着坐了起來。『我們走吧，就可以到了有水的地方！』

在皓月下齊齊克發現哈朗奎滿面光彩，她高興極了。忘了自己的疲憊。緊摟着他，吻了一陣，接觸着的唇邊，比一盆燒紅了的炭火還要熾熱，她真是焦慮而又興奮極了，興奮出兩滴眼淚。她把這眼淚擠滴在哈朗奎的嘴裏。

走吧，四肢發軟，混身無力。走兩步息三步。一直捱到天明，哈朗奎先還咬緊牙關，應付這艱辛的行程。等到氣候在太陽下又灼熱起來，便軟癱在齊齊克的身上。

她把所剩的一點水都給哈朗奎喝了，祇用那最後的一滴潤了潤自己的喉嚨。爲了希望獲得水源，他們仍往前捱行。

『親愛的，我的愛情裏什麼都不缺少，』哈朗奎沙了的喉嚨吐了這麼一句。『祇缺少……』
 『祇缺少水吧？』齊齊克想嚥一口吐沫，點滴毫無。『不，我想前面就有水，我們走吧。』
 哈朗奎的身上已是一絲不掛了，祇是決不敢把靴子退掉；否則遍地的熱沙，會把腳底熾得焦爛。這時候，齊齊克連一付極輕的乳罩護在身上，煞似有千鈞之重。

又捱了一天，哈朗奎真的疲乏得將死了。他的心裏很明白：他有美滿的愛情，一切都不感到缺乏，祇是缺乏水。——齊齊克也很明白：祇要再有一點水，他們便可以逃避危亡。餓糧倒還有一些她一點也不敢吃，惟恐將引起酷渴，事實上也祇是要命，一點兒也不覺得飢餓。

到了這田地，她望着那最後的一頭乾枯的駱駝，呆了好一回兒，終於懷了一把匕首，走到牠的面前，一舉手便刺進那駱駝的頸子，她趕緊扯下了乳罩，盛接着那些少的鮮血，捧給哈朗奎去喝。

他祇喝了兩三口便再也不能下嚥了。她就把剩餘的血一飲而盡。

直到夜晚清涼時，哈朗奎再也不能夠掙扎着站起來。齊齊克並不因此失望，失望本是無濟於事的。

『哈朗奎，哈朗奎，——』她連喚了幾聲，哈朗奎始終閉着眼睛，毫無動靜。『親愛的，你就在這裏安心地躺着吧。我去找水！』

這時，正是雪亮的明月高掛在遠空。她俯身吻了哈朗奎一陣。隨即默默無聲離開了。奮力趕上一座沙丘，又回頭來把哈朗奎躺臥的所在，端詳了一回。把地形方向和那頭被宰倒的駱駝，熟記了一番，便頭也不回地向東走去。

不停地走了一天半夜，她覺得兩腿慢慢地僵硬得舉不起來。眼前發黑。終於頹然地倒在沙地上。但齊齊克的那一對失神無光的眼睛。仍仰望着萬籟淒涼的長空。

世間的一切，似乎在此一剎那間，完全趨於毀滅了。

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齊齊克醒了過來。她感覺到自己嘴裏的舌頭腫脹着，但看了一看四肢，並沒有什麼異樣，她死命掙扎着立了起來。搖搖欲墜，寸步難挨。可是，她終於挨上了一座矮丘。

抬頭一望，她高興得跌倒在丘巔上。原來在東方的地平綫上，清楚地現出一條黯黑的直線。天呀，那不是叢林的遠影麼？良知鼓勵着她前進，那叢林愈來愈清楚了。

她用出最後的活力，走了半天工夫，到達了一個長滿了紅柳的沙谷。半小時之後，找到了一窪清水。她跳躺在窪畔，用嘴就着水，喝着，喝着，不斷地喝着。滿頭的汗像一串串的珠子往下滴。這甘露的傾注，恢復了她的活力。這活力推動着她的四肢，推動着她的全身。齊齊克自從愛上了哈朗奎以來，不，自從她有生以來，她覺得生命從來就沒有比這時候，這樣的可愛過。

她脫下軟靴，跳到水裏濯淨了身子。這裏不是慘酷的沙漠，乃是愛情的天堂。

齊齊克要弄了水去拯救她那倒臥垂危在沙漠裏的愛人。便用那兩隻軟靴，盛了滿滿的水，自己又足喝了一陣，趕忙地向來時的路上跑去。可是她跑了一陣之後，就走慢了。赤了的嫩腳踏在黃沙上，好似踩踏在熱鍋裏行走。而且水份恢復了肉體的機能，感到飢餓了起來。她深悔沒有採一把柳葉吃吃。再回去？又決不忍讓哈朗奎多挨一刻兒痛苦。

可憐，齊齊克尋找了三天三夜，也沒有尋找着她的心愛的人兒。

到後來，軟靴裏的水，她在渴極時也竟一口也沒有喝，卻被蒸發得乾乾淨淨。但她還在繼續尋找着她的哈朗奎。可愛的齊齊克，在有一絲一毫活力時，她始終緊抱着那一雙水空了的白色軟靴，昏昏茫茫地蹣跚在大漠裏，呼喚着她的哈朗奎。

〔本稿內容，多承阿克蘇城，柯爾克孜族烏莫沙亞先生供給若干寶貴材料。附此致謝！〕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三日脫稿於長安。

歸宿的追求

——新疆哈薩克族婦女生活文藝——

一

勅勒川，陰山下，

天似穹廬，籠蓋四野；

天蒼蒼，野茫茫，

風吹草底見牛羊。

——北魏斛律金勅勒歌

要是你不知道我們十年前的往事，你決想不到我是一個哈薩克女人。在這過去的十年裏，我雖然完全擺脫了哈薩克的生活，可是我始終具有一顆純粹哈薩克的心！假使你懂得「哈薩克」這音譯的一個種族名字的原意，相信你一定會瞭解我是怎樣的一個女人，也會明白我的內心。請你饒恕我，同情我，成全我罷。

十年前我從那邊遠的地方來，今天還是讓我回到那邊遠的地方去吧。要是在今天，在這個地方，還有所牽掛，我決不能說出這句話；還有所留戀，也就決想不到這一點。

既然一無牽掛，再無留戀，爲了避免觸景傷情，我得離開此地；爲了使我自己的內心稍微感到些兒

安適，我得回到當年來時的那遼遠的邊城裏去。何況我是一個哈薩克女人呀，我有哈薩克血統所給予我的天性，現在我祇得利用哈薩克的天性，來勉強彌補我今日內心的悲痛，所以我非走不可了。

你懂得甚麼是「哈薩克」麼？

「哈薩克」的本意就是永速度着不定居生涯的飄泊者。這過去的十年當中，我並不是消失了自己的本性，而是有一種力量和一種希望箝制住我的本性，使它在我的內心潛伏得深深地顯不出來。如今呢，這所謂的一種力量和一種希望，都忽然不幸地消失了。你想，不一定是我，其實是任何一個人，忽然地沒有了有一種用以維繫精神，互倚共同生活的力量，他能不痛苦麼？忽然地失去了一種足以爲下一代人類有所表現或貢獻的希望，他能不傷心麼？這便是我今日的遭遇。

這十年間，在精神和生活裏，給予我一種力量的是我的丈夫，他現在死了；在未來的人世間給予我一種希望的是我的兒子，他也緊接着夭折了。我可算得不幸極了吧？但是我還年青，如果我不是短命的话，還有一段很長的歲月安排着，等待着我一天的消磨下去。

我能老是在痛苦和傷心中度過着日脚麼？要是如此，還不如早死。那麼我祇有抑壓住痛苦和強忍着傷心。這又談何容易呢？但人類在絕望之中，自然會發生一種極其渺茫的本性的需求。

現在我便是要想出方法來，滿足這極其渺茫的人類本性的需求，或者能多多少少降低我的痛苦和傷心。

你是知道的嘍，我是一個哈薩克女人。那麼我的本性便是哈薩克人的本性。我剛才不是說了麼，要不是爲了我的丈夫和兒子，過去十年的定居生活我是絕對過不下去。所以從今以後爲了滿足我的本性，

我要重行度那飄泊的生涯去了。這樣我也許還能夠生活下去。

瞭解了這一切，你會明白我爲什麼非回到那遼遠的枯寂的邊地上去不可的緣故。你的好意我是知道的，我很感謝你的盛情，但我是一個哈薩克女人，哈薩克女人是不善於理財的，所以我丈夫的一切遺產，請你饒恕我，我實在是經管不來的，完全聽憑你和他的其他朋友去處理吧，我，完全聽憑你和他的其他朋友去處理吧，我，是什麼也不需要。

要是果真同情我，請告訴朋友們不必強留我在這地方住着；我能够早離開此地一天，至少可以使我早一天減輕痛苦和傷心。將來我能在這遼遠的荒漠裏平平靜靜地生活下去，可算得都是今日你成全我的了。

我回想起那四野無邊，到處爲家的往年生涯，哎呀，這裏我一天也住不下去。

哦，你要知道我們的往事麼？這是一場美麗的夢，一夢十年，也就算不得是短促的了，最令人痛苦傷心的，就是正在美趣中，這一場夢忽然地煞住。

二

柯支；



客支；
可美支。

（意譯：馬腸；美女；馬乳。）

——哈薩克族古諺
描寫哈薩克
族之人生觀

記得是十年前的一個春末夏初的清晨，風刮得很緊，把地上的冰雪吹刮得到處飛揚。月亮還在西方的天角上，東邊雪峯的巔頂上已經冒出了太陽的光芒。

我從穹帳裏走出來，一陣晨風，相當寒烈，我拿了一根棍棒畏畏縮縮地奔向附近的溪塘邊上去洗嘴臉。急流着的溪水的溫度比大地上的氣溫要高得多，所以溪塘的附近霧氣籠罩。我把岸邊的一層薄冰敲碎，便胡亂地盥洗了一陣。

我們哈薩克人每天早上非但在河濱盥洗嘴臉，洗完了嘴臉，不論男女老少，還要隨即把下部用清水沖洗得乾乾淨淨。

那天早上，我正在沖洗的當兒，猛一抬頭，在霧氣朦朧中，發覺有一位英俊的漢子，騎在馬背上呆立在對岸，一動也不動地偷看着我的舉動。我嚇了一跳，驚訝得要喊出聲來，可是我被他臉上的淺笑吸引住了，祇是張開了嘴，却沒有喊叫起來。我的眉頭原是緊繃着的，而他那一股男子的氣派，無形中舒展了我內心的忐忑。說不定當時我也不自覺地笑了。

當時我有點兒恍惚，匆匆地離開了溪邊，一口氣溜回我自己的穹帳。帳內的溫暖，使我感到侷促不安，大概我的臉上早已起了一陣紅暈，這時候正覺得火辣辣的，那人的影子老是在我的腦子裏晃來晃

去。

天色大亮了，我趕緊把身上的衣服整飾了一下，換了一頂簇新的絲絨的小冠戴上，便肅然地走上一座極遠的山坡上去祈禱。

你該明白我爲什麼要到一座極遠的山坡上去祈禱的用意吧？直到現在，我始終還記得那天早上我禱告的是甚麼：

『主呀，偶然的遭遇可能成爲美滿的事實麼？如果可能的話，請你用寬大的仁慈，來幫助我，容許我有機會自由在地去愛一個陌生的男人。他便是我剛才在河濱上碰到的！主呀——我虔誠地祈禱着你。』

我默默地跪在山坡上，仰對着蒼天，心裏很坦然，腦子裏什麼也不想，祇是懷念着一種難以言喻的希望。一直跪了多久，我不知道，被一溝子羊羣由山坡下走過，我才驚覺地站了起來，這時陽光已經照遍了大地，我這才踏着來時的沙地，一步一步地踱着回去。

老遠地便看到我家的窩地上，人們來來去去在忙亂着，忽然想到這天是輪到我幫着下人們一起去擠馬奶子，便加緊了步子，一直向馬窩裏走。馬窩裏靜悄悄地，祇剩得一個馬伕正在洗刷一匹高大的青鬃馬。

『好馬！』我讚了一聲，問那馬伕道：『這是新從馬溝子裏挑出來的麼？洗刷好了，把牠繫在我那住帳外的馬樁上！』

『小女主人，你就是不吩咐我，我也一定要把牠牽繫到你帳外的馬樁上去的。』我估量這馬伕決不

會是機警剔透的人，可是他怎麼說得出如此遂人心意的話呢？

「是主人命令你這樣辦的吧？」我笑了笑。

「不是，」他一面俯身在刷拭那馬的後蹄，一面抬着頭對我道：「這原是我從你帳外的馬樁上解繫了來的呀，小女主人！」

「那麼你該知道這是誰的坐騎嘍。」

「我還以為是你的哩，不是你的麼；小女主人？」那馬伕仍舊不斷地工作着，「那就不知道是誰的坐騎了，他們也沒有告訴我。——也許是主人新買了來送你的！」

「主人這一早晨，到巴札去過了麼？」（註：「巴札」是「市集」的音譯）

「我不知道。」

「剛才有人從巴札來的麼？」

「我不知道。」

「你知道什麼？蠢蟲！」我氣極了，把那青鬃馬又瞥了一眼，這才回過身來便往自己的穹帳走去。在我的穹帳外，遇到了我的父親。

「你到那裏去的，孩子，怎麼從早上便不見了你的影子。」父親臉上浮起了一層微笑，手指着我的穹帳道：「剛才來了一位貴客，我把他安頓在你的穹帳裏。他一路上太疲倦了，現在已經睡熟了。你不要進去驚擾他。……」

「你為什麼把他安頓在我的帳裏。又是甚麼了不得的貴客吓？前幾次的貴客沒有一個不是把我的帳

裏弄得骯哩骯髒。」

「孩子說話的聲音輕些兒，被新來的客人聽到了算什麼？」父親輕咳了一聲，放低了聲音道：「左右四境，誰不知道我祇有你這麼一位漂亮的女兒，假使我不用你的穹帳待客，大家一定要議論我，官方也會因為我失禮，而不肯干休的。——去吧，乖乖的，去幫你的母親燻馬腸子吧。」

「我不，你們老說我燻的馬腸子不好吃。」

「不是你燻的不好吃，是說你用駝糞燻的不及羊糞燻出來的好。」

「可是羊糞燒起來的時候烟是多麼大呀！烟得人直打噴嚏，淌眼淚……」

「好孩子，聽你的便。你就趕快到東山羊溝裏去挑一頭肥羊來吧，挑了來宴客。」

「你看不得我閒着麼？」我使出一付頑皮天真的腔調對我的父親道：「好，我就去替你挑，如果我挑來一頭黑頭白身的肥羊，你可不許嗔怪我……」

「胡說，」我溜遠了還聽到父親罵了我這麼一句。朋友，你曉得不？我們哈薩克人是最好客的，凡是客來了，無不竭誠招待，必定要宰牲口宴客。宰馬要宰白色的馬，宰羊要宰黃首白身的羊，才算是尊敬；最忌諱，最視為不吉的便是黑首白身的牲畜。朋友，當時我祇是說的一句頑話，不料竟成了讖語，而這讖語居然在十年後的今天，應在我自己的身上。因為我們哈薩克的迷信：要是宰殺黑首白身牲畜來待客的話，不是客人遭凶，便是主人倒霉。

黃昏時份，我回到自己的穹帳裏。這時那客人已經被邀到父親的穹帳裏川饈去了。乘這個當兒，我把臥處重行收拾得整整齊齊；添了一付駝駘的茵褥，一條白色的毛氈，和兩條簇新的色澤鮮艷的蘇聯絨

毯。又把平日用舊了的天鵝鵝的一方一圓的枕頭收起來，拿出一對（一方一圓）褐色的給客人用，我為自己預備了對玫瑰紫的。我自己的一牀薄被，剛才被客人使用過了，留下了一股異香異氣。我猜不透這來客究竟是那一種族的？至少住居在荒漠上的人們的體氣，我是相當熟習的。這薄被既然已經被他用過了，我便又取出一牀乾淨的放置在舖上。

在穹頂通風的圓口上，掛了好幾串新灌成的馬腸子。一看穹帳裏的那堆火已經昏暗不旺了，趕緊撓了一鏟子乾了的羊糞加在火堆上。沒有一會兒，帳裏的濃烟直往穹口冲了出去。

父親派人來招呼我去陪宴。我本想換上一件玄色袷衫去的，當時忽然來了一個念頭：覺得還不知道是甚麼樣的客人，犯不上先把自己的好顏色，給那陌生的人白白地看了去。便穿了家常的便服到父親的穹帳裏去了。你猜怎麼着？既進了父親的穹帳，我又後悔的了不得，爲什麼不換上華麗的袷衫來陪客？

你已經料到了這貴客是誰了吧？正是我早晨在河濱上碰到的那位陌生的英俊的可愛的年青的異鄉異族的人兒！

三

在額爾其斯 (Irtysh) 河的對岸，



我看見了你，美麗的姑娘，

願你把耳環，做成了船，

把我渡到你的一邊去吧！

如果你不高興我，

如果你不樂意我，

姑娘，即使你比天仙還要美，

我也不會再愛你！

——哈薩克族情歌

他給予我的印象太深了，至今我忘記不了一絲一毫：他豈但年青英俊，而且很懂得禮貌。

當我一走進父親的穹帳，他笑容滿面地站了起來，走下了自己的座位，迎着我握手，一把摟住了我的腰，摟得那麼緊，幾乎逼得我透不過氣來。

『我已走遍了半個大地，却始終沒有見到過像令媛這樣美麗動人的姑娘！這是主人的榮耀，人間無可與比的榮耀；在我算得是幸運的遭遇，平生難得再逢的遭遇！』

這一陣讚美，讚得我的父母高興得抵不起嘴來，兩雙眼睛笑眯成了一條縫。這幾句談吐，使得我內心癢癢地，道不出是甚麼滋味；臉上立刻泛起了一陣紅暈，覺得怪難以爲情的，事實上呢，他的儀表和舉止把我迷惑住了。憑良心說，直到今天，我還是抱定了這麼一種觀念：就是在這世界上，我一直沒有遇到過另一位比他還要可愛的男人！

他隨即把我讓坐在他旁邊的一隻鬆軟的坐墊上，放下懸掛在半空的革囊，替我斟滿了一盅馬奶，遞在我的手裏。馬奶原是最愛喝的，而當時他身上的異香異氣一陣陣地直往我的鼻管裏鑽，簡直是窒息得一口馬奶也喝不下去。然而這是客人敬的，我不得不一口氣喝盡。這時候他從自己的臂上抹下了一隻臂釧，那鑲在臂釧上的珠寶的光芒四射，說得誇大一點，差不多閃耀得大家的眼睛，都有點兒睜不開來了。

他說這臂釧是他母親的遺物，願意把這臂釧轉送給我。說着便往我的臂上一套。朋友，你看，就是這隻臂釧呀。自從那時候套在我左臂上起，一直戴到現在，我將永遠不抹下這寶貴的臂釧。

下人進帳來說，剛宰殺的一頭肥羊，鮮血已經流盡了，等待我的父母親自去誦經。這時帳中祇剩下他和我。

「今天一早，我本打算趕到一個較遠的地方去的。……」他的兩眼凝視着穹頂，說到這裏忽地頓住了不再往下說。

「怎麼又在這冷落的地方停留下來了呢？」我撫弄着自己的衣角。

「這是我臨時決定的，」他的眼光轉移到我的身上，注視着我，一刻兒也不肯放鬆。

「臨時決定的？」我把嘴角一抿，笑了，「甚麼時候？」

「今天早上！」

「在什麼地方決定的？」我追問了一句。

「在這窩地旁邊的那條溪塘上。」

『哦，』我佯作不知底蘊地說：『這荒僻的深山裏也值得停留麼？』

『不值得麼？』他笑了，笑得那麼自然，自然得使別人也因為他的笑而感受到歡欣。他又仰視着穹頂，慢吞吞接着道：『你知道麼，世界上最美艷的鮮花，多半是生長在荒僻的深山裏的。』

父親把剛宰的羊頭捧了進來，他恭謹地站起來把那羊頭撫摸了一下，母親端來了淨水，我們各自洗了洗手，正了正冠。

朋友，你是知道的，他曾到過很多的地方，他之所以能夠到處為家，就是為了他對任何地方任何地方，都不會感覺到陌生。因為他每到一個地方，沒有絲毫異鄉異地的感示，任何一個人祇要跟隨他認識了，竟會得不以為他是外人，儘管他是十足陌生的異鄉人。

拿我的經驗來說，我家經常不斷地接待着不計其數的來來往往的陌生客人，可是就從來沒有過一個人，像他這樣的，能受到我們一家上下竭誠地歡迎。他懂得對什麼樣的人，說什麼樣的話；對什麼樣的事，取什麼樣的態度。

當晚在用簪的閒談中，他聽到我的父親曾朝過汗，曾走謁過穆罕默德的墓，從此便口口聲聲地尊稱我的父親為「阿吉」。並告訴我的父親，「賽里特」要怎麼匝纏才算得是老內行，才顯得莊重威嚴。父親對他高興極了：頗有相見恨晚之感，同時對他這人真是敬佩得口服心服之至。你知道什麼是「賽里特」麼？你要是回教徒的話，當然是懂得的。凡是回教徒為了表示曾經朝過汗，才有資格用潔白的布重重疊疊地匝纏在頭上，這就叫做「賽里特」。

母親對他也悅服極了。那天晚上吃的抓飯，母親說是太油膩了，他一面附和着她，一面從他的行囊

裏取了一包小塊的茶葉，送給我的母親，並告訴她這茶葉最大的功效在消化油膩。我們住在沙漠裏的人，是難得喝到很好的茶，你明白吧，即使他的那茶葉不是頂好的，可是當時在我們一家人已經認爲是好的了不得。

我們一直歡談到夜深，下人們忙亂了一頓，都紛紛地睡下了。當我領着他出我父母住居的穹帳時，四野靜悄悄地，一點兒聲息都沒有；月色透明，照遍了大地。我們並着肩，偎倚着，默默無言地踱着緩慢的步子，輕快的脚步聲打破了四野的沉寂。

『這月亮多可愛，』我說了這麼一句，你猜，他是怎麼回答的？真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哩。

『到處的月亮都是一樣地可愛，倒是——』他說到這裏頓住了。我便站住了逼着問他，倒是什麼？他也含笑地站定了，兩手緊按在我的肩頭，一聲也不響。最後，他把我緊摟在懷裏，深深地熱吻了一陣。一切都在沉靜着。我們再繼續前進時，他才撫弄着我的手道：『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月亮本身的皎白是一件事，月色使人們感覺到可愛是另一件事。今夜的月色在我真是覺得分外可愛，就是完全爲了在這明媚的月光下，有一位世界上最可愛的人兒在我的身伴。我誠然是榮幸極了……』

『你有點兒言過其實，也許在每一個姑娘的面前都是這樣的說着吧？我不敢相信你。』

『這祇不過是我的心意，我並沒有勉強你一定要相信我。難道得不到你的相信，我便放棄或變更了自己本來的心意麼？』

『並不是不相信你，』我沉吟了一下，接着向他表白道：『不過覺得你剛才說的話太不可能是事實，你想，一場短促而又偶然的相識，竟會以爲所遇到的一個陌生的人兒是世界上最可愛的，不是太奇』

突而近乎理想了麼？」

「你懂得什麼是愛情不？」

「怎麼不懂得，」我不加思索地信口吐露了出來：「主爲每一個人安排妥頓了一場愛情，正好似爲每一隻鳥兒置好了食料，可是他祇是佈置在某一個場合，却不能夠送到你的窠裏來。」

「對呀，對呀，」他興奮得直嚷了起來。「你不是蠻懂得愛情是什麼的麼？愛情在人間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現在算是遇着了吧？」

「也許，」我含糊地應了這一句，冷不防又被他一把緊抱在懷裏。在月光下，我瞥見他的敏銳的目光凝住在我的臉上，兩片啓示着健壯結實的嘴唇有點兒顫動，一股一股的熱氣從他那端正的鼻孔裏噴出來，直冲到我的頸項裏去。我輕輕地推開了他，在他的粗臂上緊捏了一把，好堅硬的臂膊呀。我們一路上都沒有再說什麼。這時我們折過身來，向我穹帳的所在的方向走去，發現父親穹帳裏的燈光早已熄滅掉了，祇見一縷縷乾羊糞燒成的白煙由穹頂上冒了出來，筆直地冲向蒼空。我這時抱住他的一隻臂膀道，「可是男人家的心，你看，正像那一縷縷的白煙，永遠是捉摸不定的，沒有風還好，祇要有點兒微風，便更隨風飄盪，誰能追尋束縛得住它哩。」

「不錯的，人坐原似浮雲，愛情亦復是浮雲的一種。你認爲浮雲的變化在剎那間，其實人的一生的歲月，在整個世界的浮沉中，又何嘗不是一剎那呀？你覺得男人家的心是一縷捉摸不定的烟雲，然而把人生看得短促些兒，任何烟雲的浮動在極其短促的剎那間依舊是捉摸得住的，你何不就在這比較捉摸得住的剎那間，把握住它呢？」

『你的話可能是對的，情感的生滅是不容你我考慮的。』走到了穹帳的面前，他掀起了毡門讓我先進了穹帳，我一面把燈挑得亮亮的，一面接着道：『是的，在短促的一生中，我們及時把握住歡欣和愛情，歡欣和愛情是人間最難捉摸得住的。說不定，你剛才一掀毡門，歡欣和愛情乘隙兒溜之大吉了。……』

『嗨』，他正在脫下外衣，搶着打斷了我的話道，『你怎麼不說，我剛才那麼一掀門，歡欣和愛情跟着我們一起溜了進來，却偏要……』

『這就無怪乎你體會不出了，』我取下了頭上的小冠，編整着自己的辮子。『我們哈薩克人有一句古諺：時刻想念到痛苦，將永遠遭遇不到痛苦！』

我先把他服侍睡下，這才扣好了門，加上



了火，吹滅了燈。做完了祈禱。我們哈薩克人每天要做五次祈禱，這一次祈禱叫做「和布德」，在做和布德時，我們要對主懺悔，在這一天當中，是不是問心無愧？然後我脫了衣服爬在他裏面的半塊茵褥上睡着。蓋上被子時，才發覺他現在蓋的一牀是我新取得來的一牀，我現在蓋的是他白天休息時用過的一牀薄被。這上面沾有極其濃厚的異香異氣，我並不是討厭這異香異氣，倒是這異香異氣令人有些兒迷醉

昏沉。

你沒有受過哈薩克人的接待、留宿、留宴吧？這是有一定儀俗的：主客雖然同睡在一塊茵褥上，但客人的被服要是在第二天早上，被發現和主人的混亂堆在一塊兒，非但那客人要被攆走，恐怕他走在半路上還可能碰到險惡不測的凶慘禍事。同時主客既睡下了，便絕對禁忌交談。

他是走過很多的地方，當然是懂得這一切的，所以他睡下了一動也不動，一聲也不響，沒有一會工夫，他大概是睡熟了，呼鼾了起來。

我在朦朧迷離中，聽到父親在穹帳外乾咳了一陣，量來是傾聽了一下，便放心地踱回去了，而他這時候的呼鼾之聲，達於穹外。

冷不防一條大腿擱在我的身上，把我從朦朧中驚醒了，嚇得我一動也不敢動。你猜，他這時是怎麼着啦，嗨，簡直是要把人活氣死！他反而越發呼鼾得利害。

我輕輕地爬坐了起來，仗着山穹頂上洒射進來的月光，發現他正睜着眼睛在笑哩。

四

汗騰格里之巔，大地原野在眼前。

木素兒清且靜，濯我心又洗我愆！

城在天山之側，不爲風與沙所屈。

以木素兒爲伴，不怕冰與雪侵凌！

——達坂城歌

「汗」的意譯是「君王首長」；「騰格里」是「天」；汗騰格里山是西北天山山脈的主脈。這主脈的最高峯是木素兒嶺。「木素兒」的意譯是「冰」，形容木素兒嶺上的

積雪，終年不解。但據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莫斯科消息：蘇聯中亞軍事地形勘察隊工程師拉齊克中校，發現汗騰格里山的另一高峯，海拔爲七、四四〇公尺（按：木素兒峯海拔爲六、九五五公尺），已被命爲勝利峯。

你懂得不？這也許不是我個人的偏見：一個女人，無論她怎麼蠢笨愚魯，她懂得什麼是愛情；一個男人，無論他怎麼聰明伶俐，他對愛情的認識不及女人所懂得的一半。

當然在我們中間，已經發生了極其濃厚的愛情。我們應該怎麼處理呢？同時一個過路的客人就攔在哈薩克人家，要是第二天一早天色晴朗的話，是非告辭他去不可的。

我已經定了主意：在他告別時，親自送他一程，在一路上我們至少可以商量一些什麼。當我做完了祈禱歸來，他已被邀請到父親的穹帳裏去了。我很想也一下子趕了過去，又惟恐被父母看出了破綻。還是在自己的穹帳裏等待着吧，過一會兒，他們會派人來招呼我去的。那麼我在這空檔兒裏，幹些什麼呢？這就是我剛才說的話了，女人的瞭解和體會愛情要比男人強得多。我乘這當兒，盛裝了起來。

我穿了一件用玄貂滾邊的袷衫。這袷衫的當胸是用金絲編結成的環紐，前後的小囊裏盛了好些準備贈送給他的一些珍奇小件。像你在內地住慣了的人，會以爲這袷衫固然是非常華麗，在當時却不合乎時令，可是這衣服在荒僻的邊地上，正是穿着的季節哩。襯了一套五彩的鮮艷的有袖無衿的禪襦，襯衣是純絲的，它的長度却好是微微地拖到地面。我最心愛的那方頂闊簷的獺帽和騎馬用的花幪都預備好了，放在手邊。

朋友，現在你我穿的這皮鞋，我們哈薩克人名之曰「克必斯」。可是那天早上爲了要騎馬送客，我

換了一雙鑲滿了珠寶的「玉底克」，你曉得什麼是「玉底克」麼？這有點兒像現在一般軍人穿的皮靴，不過比普通皮靴的統子要矮些。既穿「玉底克」就得穿上一雙「黑斯」，這是一種用皮製成的襪子。這天我穿的「黑斯」是黑色的，上面釘了好幾排紅藍寶石。

一個未嫁的哈薩克姑娘，滿頭都是辮子。我在每一根辮穗上插了一顆鑽石。哈薩克女人是不搽脂粉的，倒是跟內地女人一樣地喜歡戴耳環。我戴了一付用廿四顆滾圓的珍珠鑲成的耳環。我平時要戴好多各式各樣的臂釧，這天早上都抹下了，祇戴他贈送給我的那一隻。同時手上也祇戴了一隻紅寶石的戒指。

「好漂亮呀，」當我剛掀起父親穹帳的毡門，他坐在客位上笑曠了起來。「原來「達斯塔拉干」就在你們府上。」

「達斯塔拉干」是什麼？你或許知道是哈薩克宴客時，鋪設在客人面前的一條簇新的布。當我走進父親的穹帳時，正是母親在他的面前鋪陳着「達斯塔拉干」。這布爲什麼叫做「達斯塔拉干」的呢？你不明白了吧？告訴你吧，「達斯塔拉干」正是一位哈薩克美麗少女的名字。相傳在古時候，她不但是美麗嬌艷，而且最善於待客，因此後世便把鋪陳在客人面前的新布叫做「達斯塔拉干」來紀念她。他用「達斯塔拉干」來讚譽我，你說，我的內心感到什麼樣的滋味？但是在父母的面前，我的臉上不期然而然地熱了起來。

「客人，你過獎了她，」父親捧了一盤醞酪放在他面前的「達斯塔拉干」上，並招手叫我坐在他們二人之間，接着說道：「她能不莽撞了貴客，我已經是引以爲萬幸了。」

「阿吉，你太謙虛了，像你這位懂事知禮的千金，我還是第一次遇着哩。」他把嘴裏的一口醞酪嚥

下去又呷了一口濃茶道：「她踏過水了吧？」——這句話，你又不懂了吧？我們哈薩克姑娘，是由媒人上門來談親事的，既談妥了，媒人便邀了女家的父親、或母親、甚或姑娘的胞弟到最近的河干上去「踏水」，就是由河這一邊跳到對岸。我小時候就會親眼看見我的二孀娘爲了我堂姐的踏水禮，把腿跌痲了，成了殘廢。爲什麼要踏水呢？祇不過示無反悔吧了。哈薩克人的生活習慣值得改良的太多了，現在且不去說它。

「還沒有呢，……」父親淡然地說了這麼一句。

「都是他就誤的，」母親搶着說，「去年有一個人家願意用五千匹馬，五千頭牛，五百峯駱駝，二十溝子羊，三千兩金銀，二十萬新疆鈔票，四萬蘇俄盧布來下聘，嗨，就是做了可汗也沒有這樣闊呀！他居然不跟我商量，竟一口把人家回絕了，什麼也不爲，祇是爲了男方的歲數大了些兒，其實也不怎麼大哩……」

「那人有多少歲數？」他忍着笑，裝作一本正經的。

「也不過才六十上下點兒。」母親說着望了他一眼，他若無其事地並不因此而表示驚訝。

「比我的歲數還要大，你還說不算大，」父親鬍鬚一撇，似乎有點兒微怒了。「虧你好意思說得出



口！』

「像你們千金這樣的美人兒還怕嫁不掉麼？」

「客人的話說得正是！」父親恢復了笑容。

這一頓早餐，一直用到晨曦高照的時份，他站立了起來向父母謙遜地致了謝意。我要求父親允許我送他一程，他老人家很高興地答應了。

等到他的那匹高大的青鬃馬和我的坐騎牽繫在帳外時，父親便走出穹帳去，跪在沙地上，面向着西方，爲他行將登程的旅客虔誠地祈禱一番，然後站起來很嚴肅地喋吻着他，並祝他珍重。他把我抱上了他的青鬃馬，他自己也跨上了坐騎，父親這時對我招了招手，囑咐了我幾句：

「孩子，你把客人送走了，早些兒回來呀，不要在路上就擱得太久了！」

朋友沒有想到，父親的這幾句話竟成了他老人家和我一別十年的最後的幾句話，直到現在，這幾句話的聲態依舊很清晰地印留在我的腦子裏。

我怎麼竟會對我的家人不辭而別的呢？我十年前的出走並不是事先決定的，而是在送他一程中臨時下的決心。

兩匹坐騎一上路便奔馳了一程，轉眼間越過了一座亂山，我家的窩地早已消逝得無影無踪，在亂山裏我們勒住了韁，並馬緩步邁進。

「你就這樣走了麼？」這時候是我先開的口。「我們在今世裏祇有一夜的緣份麼？」

「親愛的，我也正爲這一點煩惱了一早上呢，」他兩眼凝視着近是石磧、遠是沙邱的前程，深深地

嘆了一口氣。這是我平生，至少是在我們相處的這十年間，聽到他惟一的一聲長嘆。

「你的話確實是對的了，情感的生滅是不容人考慮的。愛情會發生在剎那間。愛情誠然是一縷捉摸不定的烟雲。……」

「你不要再往下說了，我這一去就隨即央人來說媒。」他堅決地說了這麼一句，眉梢上透露出喜悅的神情。

「他們未必就肯把我嫁給你！」

「爲什麼不肯，他們提出的要求我都可以辦到……」

「你都能辦得到？」我瞪了他一眼，「你有天生就辦不到的事情！——你是哈薩克？」

「不是！」

「你是柯爾克孜？」

「不是！」

「你是塔塔爾！」

「不是。」

「那不完了麼？哈薩克姑娘可以嫁給不同種族的人，却永沒有嫁給過不同信仰不同生活的人！」這時我們已經走過了好幾處村落，正沿着一條清渠向前走，兩匹馬不時地停下來吃渠邊上的青草。

「你說我們該怎麼辦，親愛的，到了這個當兒，你也該幫着我拿點主意呀！」他有點着急了。

「我們一見面時，你是怎麼說的？那時我不是問你怎麼要在我家窩地上停留的麼？」

「那是我被你的美艷迷惑住了臨時決定的呀，」他是個極其聰明的人，說到這裏他明白了，便笑着在馬背上傾過身子來，把我亂吻了一陣。「我們現在該怎麼決定呢？我看，祇有一條路……」

「什麼路？」我嘴裏慢慢地吞出這三個字，心裏却急急地跳得利害。

「就是我們現在走着的這條路！前程有的是光明和快樂！」他的語調很堅定，不像剛才那麼猶疑了。

「我怕——」我的這聲音裏充滿了顫抖。「我惟恐男人的心像烟雲那麼的渺茫。」

「請你相信我，我是真誠地愛着你，」他的臉上發出一種異樣的光輝。「我的心，我敢對你說，跟木素兒巔上的冰雪一樣的堅定。」

「你可變不得心呀，親愛的，」我緊捏着他的手；「從今以後，這世界上我所能倚伴的，祇剩下了你。」

「你看，那遠處的汗騰格里山，我們的愛情正和它一樣將永遠矗立在這大地上！」

「好，」我長噓了一口氣，「我們就此走吧。」

「走吧，親愛的！」

我們相處了十年了，最近三四年裏我們的生活是你見到而羨慕的。爲了他和我們的孩子，我忘記了自己是哈薩克人。

他不是說過麼，人生原似浮雲，他現在正似浮雲一樣地消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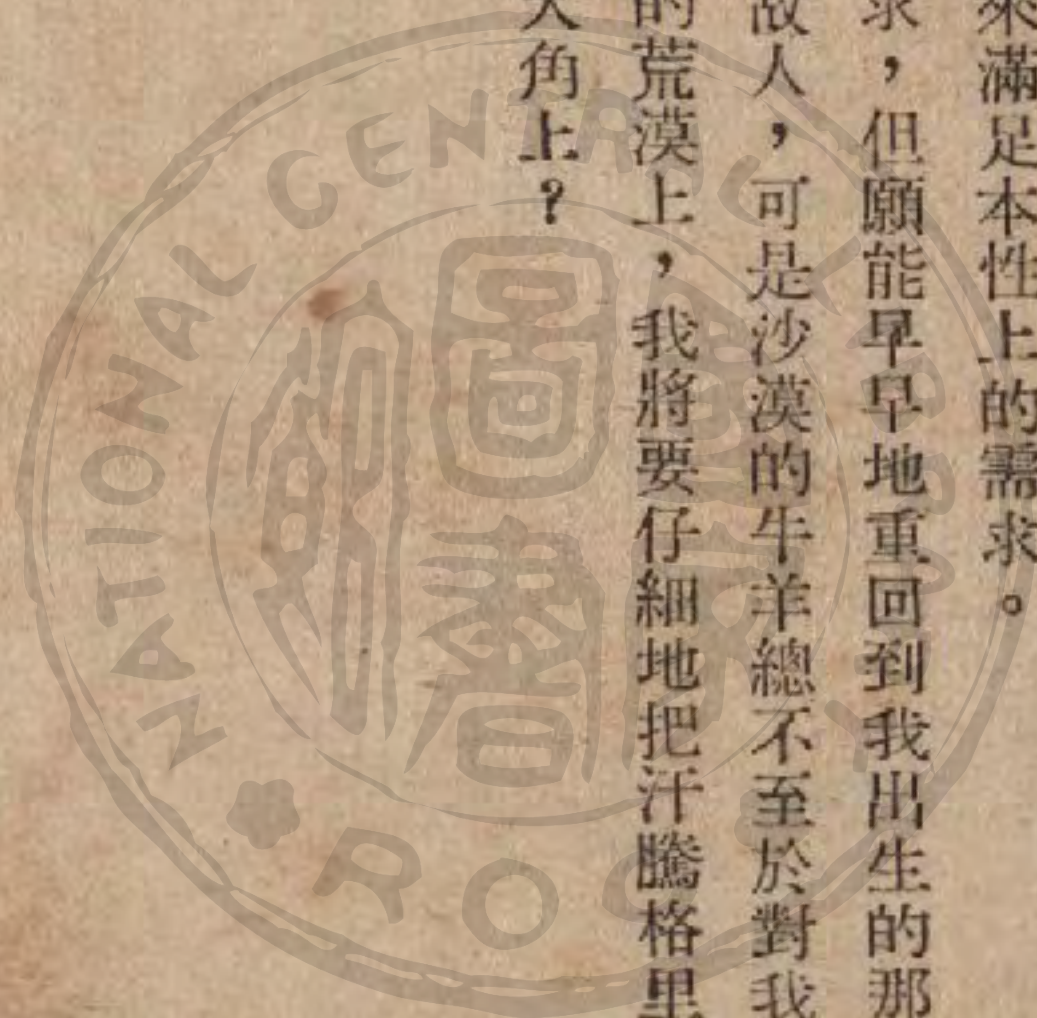
我呢？我還要去找我未來的慰藉，這一切都似乎安排定當了，勉強不來的。這十年來爲了他，我背

棄父母，那一天那一個時辰，我不是在惦念着他們？也許他們也死了，可是那遼遠的枯寂的邊地是依舊存在着的。

哈薩克人和任何種族的人是完全一樣的：富有情感，固有本性！朋友，當情感無可恃的當兒，惟一的出路，就祇有竭盡所能地來滿足本性上的需求。

我今生再也沒有別的需求，但願能早早地重回到我出生的那邊遠的荒漠上平靜地生活下去。朋友，即使我再也見不到任何一個故人，可是沙漠的牛羊總不至於對我陌生吧？

真的，當我重回到邊地的荒漠上，我將要仔細地把汗騰格里山審視一番：木素兒巔上的冰雪是否依舊那樣堅定地矗立在西邊的天角上？



今日卿何在

——新疆塔塔爾族婦女生活文藝——

佐雅·塔茲敦瑞孚，是我在伊甯結識的一位塔塔爾族的年青而美麗的小姐。當時伊犁區的行政督察專員，是東北籍的下過兩次牢獄的徐伯達。他和他的夫人康荻女士，在這中國極西的邊地上，曾遭受過無數次政治上的磨折；所以遇事待人，無不加細地慎重；尤其在這宗族、語文、風俗、血統龐雜的伊犁，他們更是小心非常。凡是由內地去的，或從邊外來的，像我這一類陌生的客人，能够不跟當地的各宗族各式人等有所往返，乃是徐氏夫婦最所希望的。

到達伊甯的最初幾天裏，我簡直是悶煞了：每到一個地方都有人陪着；每遇一位異族的同胞，總是由官方譯員，居間交談。事實上，到了伊犁，國語可以說是失去了作用，懂得英語的就更稀少得等於沒有了。在這極西的邊地上，凡是新疆所有的各宗族的男女，伊犁都有。差不多每一個人人都懂得三四種語文，真正懂得國語的，除了極其少數的漢人，確實是少極了！當地最通行的語文，首推蘇聯語文，可以說是無人不曉；其次便要算到維吾爾語文和哈薩克語文，以及介乎維、哈兩種語文之間的塔塔爾語文。至於拉丁化了的烏孜別克語文，在伊犁相當於英語在陝甘一帶，也是有一部份懂得的。

徐專員夫婦對我很熱心，爲我解決語文上的隔閡，把他們忙碌了好幾天，換句話說，爲了這一件事傷了他們好幾天的腦筋。並不是伊犁這一個行政區裏缺乏通譯的人才，而是選派甚麼樣的人，追隨着我

陌生的外客最爲合適。

在一個晴朗的禮拜六下午，徐氏夫婦陪着我在客廳裏，聽着舊金山的廣播，用着錫（伯）、索（倫）、滿、三族式的茶點。還記得，當時我正在削着一隻剛由邊外阿拉木圖城飛運來的蘋果。那位由迪化派了來保護我的衛隊長，在絲絨的門帘外報告道：『專員，請來的客人到了！』

掀了帘子進來的是一位很有風度的白種婦人。在我的眼光裏，她算得是漂亮的了。她的臉雖然有幾粒屑細的麻子，與其說這是她的美中不足，倒不如說，正因此反而更增加了分外的俊俏。康荻女士當卽爲我介紹這位來客，芙娜·娣蜜蘿瓦小姐。後來，芙娜小姐便成了終日陪伴着我的通譯，也就成了我的一個好友。她是伊甯全城唯一精通英語的人。當年美國華萊士先生道經伊甯，亦復是由她擔任通譯的工作。

芙娜小姐是荷蘭人。僑居在這荒僻漠地上，已經有十七八年了。她會嫁過一個歐洲人，可是在結婚之後的第三年裏，他在動亂的新疆，戰死在沙場上了。從此她沒有回過歐洲，也再沒有改過嫁，儘管她還很動人，還很可愛，可是她沒有再愛過別的男人。她有一位小女兒長得很美。或許正是爲了下一代，芙娜忘記了自己的枯寂。她現在是伊甯區立第七小學（歸化族小學）的教務主任。生活是相當的平靜安適，倒也另有一番與衆不同的美滿滋味。

情感是處出來的。芙娜和我相處久了，發生了友誼和情感。這友誼是真誠的；這情感是融洽的。待她明白了我爲甚麼老遠地跑到那極西的邊地去的目的，她對我就更加坦白爽直，而不再存有絲毫戒諱忌憚的心理，所以我在伊犁時得到她的幫助不少。要不是因爲芙娜的相待以誠，我那裏能有機會得結識佐

雅，塔茲敦璫孛呢？

要不是因爲芙娜和我之間的情感，逐漸融洽到無話不談的地步，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芙娜是決不會，也不敢常邀我到她的家裏去的。日子久了，我在伊甯每一出門，不再是芙娜到我的住處來候我，而多半是我自己先到她的家裏去接她，然後再到我所要去的地方去。這情形，我的主人，徐專員夫婦，一定知道得很澈底；因爲我的衛隊會把我一切行動上的枝枝節節，報告給他們的。但是他們奈何我不得，同時又不便調派另一個通譯，他們也知道即使芙娜不再是官方特派給我的通譯，我也會逕自去找她。他們至多祇能關照她防着我，却不能公然地命令她拒絕我！無論如何他們也深知我是由迪化去的貴客，當然未便顯出絲毫待慢或得罪我的表示。

我要到伊犁河畔一家著名的釀造廠去參觀的那一天早上，也許是太早了，街上除了觸目的冰和雪，靜悄悄地一無所有。我親自駕着雪橇，讓我的隨從們坐在橇廂裏。

到了芙娜所住的那條小街上，我勒住了韁，讓那匹混身冒着熱氣的馬緩步前進。我下意識地默數着路旁一棵棵由身邊掠過的參天的白楊。

一陣清脆的歌聲傳了過來，我凝神地聆聽着，終於細味了出來，原來，是一支荷蘭古代的壯歌。這清歌打破了黎明的沉寂，人們的心靈被它吸引住了，許多好夢方酣的人們都清醒了。

直到今天，我一哼到這支古歌，便回憶起當時在伊甯的一切而神往：——

Wij leven vrij, wij leven blij
op Neerlands dierbren grond,
Ontworsteld aan de slavernij,
Zijn wij door eendracht groot en vrij;
Hier duldt de grond geen dwinglandij

Waar vrijheid eeuwen stond.

— Brandt

古 歌 譯 文

我們生存得自由，生存得歡欣
在尼德蘭這一塊可愛的大地上，
從奴役的束縛下獲了解放，
我們和諧地邁向偉大和自由；
如今這裏毋庸忍受苛暴專橫
一切的自由將永繼無疆。

布朗特。

當我的雪橇到了芙娜家的大門口，這響亮的高歌也就忽然地息了。抬頭看見芙娜正站在臨街的窗口，擺着手笑迎着我。

『Dat is mooi, Jonge juffrouw Vana Dimirova (真好聽呀，芙娜·娣蜜羅瓦小姐。)』我跳下了雪橇，一面用荷蘭語招呼着她，一面走上了她家的階石。她隨即開了門，把我接了進去。

芙娜穿了一套比利時式的晨裝，就格外顯得嫵媚。我握着她的手，把她的混身上下打量了一陣。她明白了我的意思，笑了一笑。

『你覺得這打扮好不？』芙娜輕提着晨裝的前擺，身子隨勢扭動了一下，抬起了眼皮，含着笑，扶着我的臂，向起居間走去，道：『我的國籍雖是荷蘭，可是我從小是生長在布魯日 Bruges 的呀……』
『這就無怪乎嬌媚得令人迷醉了，原來是生長在布魯日的。』我坐在沙發上擺搖着腿慢吞吞地說着。

『你對歐洲的情形倒蠻熟習的。布魯日出美女，祇不過是一種說法，你竟用了來挖苦我？好，你記住！』她說着已穿好了雪靴，站在那裏，等我一起走。我們走到過道上，我把她的掛在衣架上的的一件玄狐大氅取下來，替她披在肩上。她自己用手把大氅扶了一扶，回過頭來對我道：『現在我們就到伊犁河邊上去，不嫌太早了些兒麼？』

『Ik geloof het is te laat (我相信倒是太遲了)。』

『哎呀，你的荷蘭話說得真好，』我們這時跨下台階，芙娜放低了聲音道：『如果徐專員知道你懂得……』她看見雪橇上我的三四個隨從，忽地住了口不再往下說。

到了伊犁河邊，我的腳上雖然着的是一雙蘇聯造的最厚的毡靴，還穿了三雙粗毛襪子，豈但腳凍僵了，連腿都麻木了。

『要是有一兩隻 Stooftjes (荷蘭人在冬日用以暖腳的設備)就好了。』我自言自語地說着，看看芙娜的臉，她的鼻尖也被凍紅了。

『這一路上要是有掛 water en vuur te koop (「出售開水煤火」)——荷蘭街頭有很多此類小舖子



專門出售水和火，相當於中國各地的老虎灶，這與老虎灶不同者，除了賣開水，還兼賣煤火（牌子的人家，我們也就不至於凍成這個樣子了。』芙娜把頭縮在大氅的高領子裏說着。

『你也太想入非非了，這一路上非但一個人家都沒有，連一棵樹一根草都不見！』我倚靠在她的身上。『不過我倒蠻喜歡這遍地的冰雪，在這冰天雪地裏至少令人從心眼裏有爽潔無邪的意識。何況還有你這樣美麗的人兒在我的旁邊。所以在這個時候，在這個環境裏的我，誠如荷蘭的一句古語：Nijf Genoege（余願足矣）！』

『嗯——』芙娜很冷淡地應了一聲，便不再說什麼。我們沉寂着走了一段很長的行程，祇有馬蹄上的尖刺和雪橇上的鋼刀拖刮着雪地，很有節奏的交響打破了四野的沉靜。芙娜的目光從玄狐大氅的絨毛裏眇視着我，她本來或許有意在不言中的打算，不料她終於沉不住氣地開了口：『我們老是用荷蘭話交談着，終日監視着你我的隨從們，會得回去告訴徐專員的。』

『管他呢，誰叫他們不懂的？』我苦笑了一下。『我並不是什麼奸細一類的人，何苦一天到晚防賊一樣地防着我？』



『老實告訴你吧，……』芙娜被寒風吹得噙嗽了一陣，然後擦了擦由於噙嗽而流出來的眼淚，道：『伊甯很有幾位英語講得流利的人，但是徐專員怕，他怕你認識了他們，而明白了伊犁邊境上的一切，……』

『事實上，他越怕我知道，我越是有辦法能够明白一切，』我爲此長嘆了一聲道：『這人真傻，今日中國邊地的空虛，今日伊犁一帶的危機，並不是他個人的責任，也決不能瞞得了任何一個人。我在迪化就曾碰到美國新聞記者白修德 Theodore White，他豈但識透伊犁的局勢，他已經看穿了全新疆的病症。這有什麼可瞞人的？』

『徐某人並不傻，你也不要怪他，』芙娜把她的左手伸進我的懷裏，大有忍受不了這氣候的奇寒，事實上她的聲音並沒有凍得發顫，祇不過低微了：『其實新疆祇有一個人深怕揭穿了今日新疆的戲法！』

『這就糟透了，』我不勝感慨系之地說，『諱醫者必亡！』

『你又何苦這樣興奮？——』時代的來臨，正如今天挽不回昨天，也擋不住明天；潮流的洶湧，確好

似薄紙包不住烈火。你放心，新疆終久是中國的，而他這個人如果不離開新疆，他總有老死在新疆的一天吧。——我們談別的，』芙娜倒底是荷蘭人，所以她也富有適可而止的個性。她把話題轉移到另一個有趣的方向，確實是一位可人，可惜被埋沒在中國這無聲無息的極西的邊地上。與其玄妙地視爲命運的無情，倒不如說她誠然安於自己所形成的環境。你我爲之嘆惜時，就沒有顧及到她本人的想法。這不客觀的通病，害盡了蒼生，却始終捨不得絲毫放棄主觀上的成見，到了無可奈何時，惟嘆命與運，甚至於把國家民族的幸與不幸，亦復歸之命和運。芙娜就曾率直地對我表示：今日中國邊疆上掀起的動亂和潛

伏的危機是中國自己造成的環境，並不是自然產生出來的，可是她說到這裏，便不肯再往下深說。我很明白，不是爲別的，就是爲了我是一個中國人。在她覺得中國人還能不認識自己的中國？她沒有到過中國的內地，在她總以爲內地的中國人對自己國家邊境上的隱憂和癥結，一定比住在邊地上的中國人還要擔心，還要發愁！她這時捏了我一把，目的是要打斷我對剛才一段交談的思慮，道：『我很想爲你介紹幾位現在住在伊甯邊地上，熱愛着自己國家的青年人……』

『好極啦，』我真的是很高興。我用凍僵了的嘴唇吻了吻她的鬢頰。原來她的粉臉也是冰冷的，脂粉好像也上了凍。這寒冷的氣候確實是冷得可怕啦。我接着問她，『什麼時候？』

『參觀了皮革廠回去之後，』芙娜沉吟了一下道：『到了皮革廠之後，你便想法子把你的隨從先打發走。這樣一來，徐專員就會以我們是就擱在皮革廠裏，可能不會想到我們又到了別的地方。』

來時，我對於這皮革廠的參觀，抱有莫大的興趣；現在呢，我想望着另一件富於意味的聚會。所以巴不得來了就走。

偏偏在這伊犁河畔，遇着一位幼時的同學。他被聘在這皮革廠裏當專家。正好寒暄了一陣之後，我便請這位姓石的同學，替我把隨從的和雪橇先打發回去；然後胡亂地把全廠參觀了一遍。

『老石，』我拍拍老同學的肩膊。『你倒在這荒漠上住得慣？』

『說不上住得慣不慣，』老石說着撇撇嘴，臉上顯出尷尬的笑。『住在這環境裏倒是要有秘訣的。』

『什麼秘訣？我要請教了。』

『抓總了兩句話：多吃飯，少動手；多聽訓，少開口！』

我們聽到老石的這兩句話，都哈哈大笑了起來。儘管有人會把這一類的閑談當做情報，然而就從這樣的論調裏，又那能找出絲毫有違瀆某一個私人所訂的法令的地方吓？當時在邊地上很有不少的人，抱着像老石這樣的處身之道。由此也就可見一般人的苦悶，目前新疆局勢的形成，當然不是偶然的。

我告訴老石請他馬上派車子送芙娜和我回到城裏去。

『你們在這裏吃了飯再走，』老石很懇切地挽留著。『我們多年不見了，要藉這難得的機會暢飲一次。我就不知道你來了，其實誰來到了伊甯，也是不得而知的。我到了伊甯兩年多了，簡直跟睡在鼓裏睡了兩年多一樣！』

這確實是不錯的，老石這一次跟芙娜的相識是第一次。這樣奇特的事情在當時的伊甯不算是奇特的，你在這地方要是結識了你所應認識的份外的人，有時候會遭遇意外的不幸。

『改一天，你到城裏去，我們痛飲一場，』我拿起帽子便要走出客廳，却被老石擋住了。

『你在此地耽擱多久？』老石抓着我的手。

『不久，我還要飛到伊犁碼頭去一趟，……』

『飛到伊犁碼頭去，』老石摸着自己的腦袋，緊鎖着眉，思索了一陣，道：『伊犁碼頭在什麼地方？』

『哎呀，虧你還是中國人？』我笑了笑，讓芙娜走在我的前面。『今日的阿拉木圖，不是中國的伊犁將軍設的伊犁碼頭麼？』

『老兄，你真會誑人，』老石笑着，向我翻了一頓白眼。『那早就成了歷史上的地名了！』

『連你也竟承認伊犁碼頭是歷史上的名詞？』我緊逼了他一句：『那麼，好嘍，你又何苦把這地方仍然叫做伊犁？外國人不都是名之曰「固勒札」麼？少抬槓子，你倒底那一天進城去？』

『你先告訴我：你住在那裏？』

『行政專員公署——』

『哎呀，算了，我不去找你了。』

『咦，奇怪。』我差不多是喊叫了起來。

『老兄，』這時老石改用英語說道：『那地方是陽間的衙門，陰府的鬼門！我去找你一趟不要緊，你一走完了，我呢，我還得在伊甯活下去，我敢因此引逗得一羣活鬼來整日價在暗中追蹤着我麼？』

『那麼，到了城裏你先去找芙娜，』我隨即把芙娜的住址告訴了老石。『我想我們總會有法子相聚的。』

我們借了皮革廠的一部蘇聯造的小汽車便回城去了。車子由我自己駕着，開向芙娜說給我的地點。進了伊甯市，我沒有在專員公署門前走，却兜到愛癡飛機場，再折回到芙林巴克。芙娜所說的這人家就在芙林巴克東首的一座小洋房裏。我把車子一直開進了這人家的院子裏，這才停下。嚇得院子裏的一羣綿羊和養馴了的天鵝亂鑽亂闖。主人也就在這當兒被驚動了，不知院子裏發生了怎麼回事，趕了出來。呆立在洋台上的的是女主人。

我從車廂裏爬了出來，一眼瞥見那女主人，當時沒有介意；等我走到洋台下，再一細看，我也楞住了。

『麗薩！』我冒失地喊了一聲，不料這年青的女主人頓卽由洋台上衝了下來，往我的懷裏一投，興奮得擠出滿眶的熱淚。『黃先生在家麼？』

『他到塔爾齊阿爾的深山裏打獵去了，才去了三天。誰料到你會到這地方來？』麗薩把我深吻了一陣，『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在這地球的另一面的這荒漠上，又重行會到了你！』

『真是太出乎意料了，』芙娜吩咐那跟了來的車夫，把車子開走了之後，佇立在我們之間，臉上充滿了驚詫的神色道：『原來你們是相識的！』

『麗薩和我的相識是在地球北緯的四十四五度之間，今日的相會依舊在北緯的四十四五度之間。也祇不過是七八年前的事：我們無邪而歡欣地共同生活在地球西經的八十一度上，後來她結婚了，我們便各自東西，失去了音訊聞問。今日乍然重聚在東經的八十一度上，是驚喜？是悲歡？難言！幸而別來皆無恙。她的丈夫是空軍，派駐在伊甯，所以她也跟隨了來，已經有一兩年之久了。麗薩比從前豐滿得多，一付雍容華貴的情態，絲毫不減她那當年的韻緻。

室內四隻龐大的壁爐，燃燒得旺旺地。溫暖的環境和歡欣的心境，使得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泛起了紅暈。同時在座的主客的心靈，無不感覺到極其輕鬆的怡悅。麗薩和我都有着滿腔的離情，已不得毫無遮掩地相互吐露個痛快。久別的辛酸，重逢的甜蜜，一起湧上心頭。我們反而默默地無話可談了。她先是保持着嬌然的常態，轉瞬間她的眼淚直滾了下來。

『薩麗，』芙娜突破了沉寂，望了我一眼。我這才警覺得靴子上沾的冰雪，融化在那張鮮豔的和闐地毯上；同時聽到她對麗薩說，『我們從早上到現在，還沒有吃過東西呢。』

『哎呀，我倒忘了，』麗薩說着走了出去，大概是關照廚房裏預備吃的去的。沒一會兒，她把黃先生的一雙軟毡鞋，提了進來，放在我的面前。

『我不餓，』我一面解着靴帶，一面昂着頭對麗薩笑道：『倒是想喝點兒酒！』

『酒？』芙娜插了一句道：『新疆有的是好酒，黃先生也是喜歡酒的。麗薩，你把佐雅上次送的塔斯干紅酒拿來吧——』

『塔斯干紅酒？太醜了，我不想喝它。』我站起來脫下了大氅，把剛換下來的靴子放到門外去。這時混身都覺得蠻輕鬆的。

『你想喝什麼？』麗薩站在我的面前問：『說吧，我這裏也許能拿得出來——』

『那麼，你拿一瓶琵琶爾森尼兒 (Pilsener) 來吧——』

『你倒還是沒有改掉那老脾氣——』一有機會，便要吊吊別人的胃口。你想，這是什麼地方？那裏會有琵琶爾森尼兒酒吓？』麗薩說着，走到客廳門口。回轉身來，笑着對我道，『我自己去爲你拿點兒很好的酒來。』

麗薩重回到客廳裏來時，帶進來一位動人的姑娘，幫着她托着酒具，笑融融地咬着那鮮紅的下唇，招呼着芙娜，又向我眇了一眼，微點了點頭。我當時許是被她的姿態迷惑住，並沒有理會到，却從蘇式巴布羅斯一縷縷的青煙的縈繞下，欣賞着，其實簡直可以說是竊視着她的青春的純美！

凡是在歐亞一帶住居過的人，一眼就可以很熟習地看出：這姑娘是中亞細亞一帶的混血兒。金黃色捲髮梳成了兩條鬆柔的辮子，兩道眉毛非但細得適當，而且彎彎兒的，似乎特地讓出地位來，容那一根

根清麗長細的睫毛，顯得勻稱的排佈，因此使得一對水汪汪的大大兒的碧白分明的眼睛分外顯得嫵媚傳神了。高高的鼻樑，飽滿的鼻準，配着微泛妃色柔嫩的隱伏着渦坎的雙頰，襯托出她那全付美貌的輪廓。嘴角上老是含着淺笑，薄薄的紅唇微微地翹起，顯得俏；下唇左上角有一顆小巧的黑痣，格外媚！

雪白的粉頸，未必是抹過粉的，確實天生雪白；似玉，和闐玉，隴哈什河裏產的白玉。隆起的酥胸，比中國內地姑娘要高得多，圓溜溜，煞是醉人，簡直似在胸前塞了兩隻蘋果，伊犁邊外阿拉木圖的紅蘋果。腰是相當的細，却不像木素兒嶺上雪蓮的莖梗那麼細；倒也柔得可以，但決不似塔克拉瑪干沙漠裏野駝的鬃毛，柔得沒勁。腿是長的，正好和她的身材相稱，小腿肚子上顯得很有力，像特克斯河畔疾馳如飛的黃羊的健腿那麼有力；站在那裏筆直的，猶之乎戈壁邊緣上到處都有的參天的白楊。在這樣寒冷的冬天裏，這位姑娘還是沒有穿襪子，一對不肥不瘦的香足，登了一雙塔爾式紫紅絲絨的便鞋，露出十隻塗了甲油的腳趾，與其說是好像大小不勻的十顆吐魯番的葡萄，遠不如拿十粒崆古斯河底，剛出水的紅寶石來做比喻了。



這位姑娘是誰？

她就是今日伊犁最美麗的塔塔爾族的佐雅·塔茲敦瑙孚小姐！也正是中亞細亞一帶聞名遐邇的牙科女醫師。今日我嘴裏的一顆病菌的金質齒套便是她親自爲我裝製的。凡是到過伊犁有牙疾的內地中國人，差不多都會請教她醫治過。

『你好，』佐雅走動起來，裙邊一飄一飄，一邊一盪地，飄盪得我其實不一定祇是我的內心，也隨着起了波漾。她走到我的跟前，我站了起來；她遞給我一隻盛滿了翠色芬酒的高脚玻璃盅，我凝視着酒面上浮起的她的影子，那影子的嘴唇啓動了：『是剛從內地來的？』

『是的，』我對她很謙遜地說，『你也能講英語，真是再好沒有了！』

『我是剛學的，還差得遠哩，』佐雅往我旁邊的一張雙人沙發上一坐，舉起了酒盅，我們互呷了一口。她指着麗薩，用一口流利的俄語說道：『才學了兩三個月，她就是我的教習。』

『哎呀，她巴不得馬上把英語學得流利了，』芙娜把嘴抿得緊緊地對佐雅做着迷眼，話却是對我說着：『英語一學好，人家就立刻要飛到重慶去的！——佐雅我這話不是冤你吧，哈——』

從這個時候起，我知道了關於佐雅小姐的一些事。她當時急切地盼望着飛到重慶去，完全是爲了去追隨她的未婚夫。他原是被派在邊地上工作的，可是在他們訂婚之後不久，誠可謂好事多磨了吧？他又被匆匆地調回內地去了。事情爲什麼會演變這樣奇突？我不得而知！一般人對他們的締結，無不同情；至於官方對這類事的看法，我亦復不得而知。可是那天在麗薩的家裏，閑談到邊地的官府，我曾親聽到這塔塔爾族的姑娘作過這麼一段引人警惕的表示：

——我們不要誤會了：以爲邊境上的安靖完全是倚仗着兵力和武備獲得的；要知道兵力和武備下的安靖裏，絲毫沒有自由快樂的氣氛。反過來說，邊地上充滿了恐怖和血腥，會牽制得邊民的心境，趨向一切希望和絕望的極端，那麼，這就再也談不到思想的進步，說不上教育的實施。人類的自由和康樂，別無所依，但憑思想和教育！

這真是對中國邊政一針見血，對症下藥的卓見。因此我很愛佐雅，一種純正的友愛；我後來很想幫佐雅的忙，但我始終無以爲力。

當我們正說得投機的時候，不知徐專員怎麼知道我在麗薩家裏的，派了車子來，立刻把我接了回去。從此以後，我便失却了跟芙娜、麗薩和佐雅三個人作懇切交談的機會。

我想出利用醫牙齒的機會，去尋找佐雅，不料徐專員替我把佐雅找到我的住處來爲我醫治。每每在集會上，我常碰到她們，却始終沒有能再遇到一次暢談的機會。直到我由蘇聯飛回來，飛機在伊甯機場降落下來加油的時候，徐專員夫婦事先邀約了我的老同學老石、老友麗薩、芙娜和佐雅，一起起在飛機場上迎候着我。

在這二三十分鐘的停留裏，佐雅像一隻小鳥，老是偎隨着我。我很知道她的心。她又豈止對我不勝依依吓？

臨上機廂的時候，佐雅原是站在送客羣裏的，當我踏上扶梯，她驚喚着我的名字，向我直奔了過來。滿眶的熱淚，像烏蘇獨山子那最豐富的石油井泉般湧了出來！我把他緊摟在懷裏，安慰着她，祝福着她；她把我深深地吻了一陣，叮嚀着我，拜托着我。

『請你到了重慶，務必費你的心，去找他一趟呀！』佐雅的眼淚一點點地滴在我的衣袖上。『一定要他想盡了方法，自己到伊甯來接我！——不，還是不吧，你就告訴他，我就去。我自己會得去，我的家庭容許我去，我的朋友們同情我去，可是……』

沒有等她說完，我便被後來的蘇聯飛機師推進了機廂。等我坐定了，從窗子裏看見她仍然呆立着一動也不動。飛機升在伊甯的半空中，我發現她僵倒在麗薩的懷裏！同時，我還見到站在徐專員旁邊的康荻女士，仍在對着半空裏的飛機擺着手。轉眼間，他們都變成了地面上的一簇黑點子，這一簇黑點子也終於渺茫了。

在重慶，我會到了佐雅的未婚夫。我把她託我帶給他的信交給他之後，他快活得把我抱了起來！他說，等他把一件緊要的任务完成了，隨即飛到伊甯去接她。我爲佐雅會深深地默祝過一番。

是去年的初夏時份，在上海靜安寺愚園路的折角上，我的車子被前面的一輛吉普，擋住了去路。吉普裏坐的原來是佐雅的未婚夫！我提高了喉嚨連喊了他幾聲。

他比我在重慶時見着的要消瘦得多，精神亦復顯得十分消沉。他跳下吉普緊握着我伸在車窗外面的手。

『佐雅也到上海來了嗎？』我凝視着眼前這位把英俊潛伏在萎頹神色之下的青年。

『唉，』他長嘆了一聲，『當我要去接佐雅的時候，飛到蘭州，才知道伊甯已經發生了亂事。……』

『麗薩他們呢？』我不待他說完，便急切地問着。

『我現在便是寄住在麗薩那裏。』他把麗薩住處的地名告訴了我，『暫時不離開上海吧？你來玩，』

我很想跟你談談。」

佐雅，佐雅·塔茲敦瑞孚！你真勞人思念呀！可愛的佐雅，你還在人世間吧？思念，但願不是徒然的思念。也許你我之間，再也不會有重聚的機遇，我也不過事苛求，祇求過去的幻影，在我的這一生之中，永遠不滅！

我手裏有一封佐雅·塔茲敦瑞孚小姐親筆用俄文寫的書信。這一封信，是我在伊甯時，去中蘇交界邊卡歸來之後，她託麗薩想盡了方法，才轉到我的手裏的。

爲了切念着這位可愛的塔塔爾族的姑娘，我現在把這封函件，細心地翻譯了出來。

佐雅·塔茲敦瑞孚！如果你幸運地闖過了伊甯動亂的恐怖，至今猶健在人間的話，不知道你可能讀到你自已手筆所寫成的書信的譯文不？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七日夜深記於曾經過無數次盛衰而古老的長安。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發自伊甯巴克路三號——託由麗薩轉交〕

「昨天夜裏，你是怎麼回去的？當你的汽車開出領事公館的大門口，我便爲你擔着心，因爲你駕駛汽車，老是馳得那麼快。你是在內地弄慣了，在伊甯可不行。深怕你一不小心翻車翻在雪地裏，那就危險了。」

「今日在伊甯，非但找不到一個很熟練的汽車修理匠，連一位能應付普通病症的外科醫生都找不出來。從前在此地的那班蘇聯醫生，都早已回國去了。你該小心些兒，我真替你擔憂，擔憂着你的安危。我本想打個電話到你下榻的行政長（不，該就是行政督察專員，好多年來的行政長被改稱爲行政專員之

後，大家一時還改不過口來，我也是其中的一個。官邸裏，跟你談上兩句，可是待我回到自己家裏，一看錶，快兩點鐘了，我再也沒有拿起電話耳機的勇氣，惟恐打擾得你那已經疲倦了的身體更加疲倦。何況……（筆者註：佐雅之所以不打電話的緣故，事實上並不是她信裏所寫的原故，而完全在「何況」以下，不再寫下去的含意裏。當時在伊犁各宗族邊民的心目中，駐在伊犁的行政專員便是形成一切恐怖的伊犁全區的土皇帝。這一羣官員既有明槍又有暗箭，而他們的明槍暗箭，除了足夠欺壓邊地上善良的各族同胞，別無作用，也實在談不上作用，談邊防不堪一擊，說戍守無濟絲毫！邊民却畏之如虎，誰敢打電話到行政專員公署來，那簡直似太歲頭頂上動土，自找的恐怖，更何況打給一位由內地去的人客，試問在那樣的環境下，還想活下去不？——朋友，這祇不過是當時的情形，却絕對不是伊犁今日的情況。聽說西北的邊地上已經民主了，新疆民主的內幕，內心明白得最透切的祇有一個人。這一個人就是張文伯先生！至於問你，問我？直等於問到了瓜！我覺得今日在內地瞎談邊政的都是瓜，一隻一隻的傻瓜。現在伊犁還去得不？我不是說了麼，我是瓜，我不知道；你呢？如果閣下一直住在內地的話，我敢斷言：你非但「莫明其妙」，恐怕還要加上個「更」字。最後，請讀者寬恕我拉雜不懈！）

『麗薩告訴我，你今天要到霍爾里斯城西，中國的極邊地帶去，直到夜裏才得回來，在這一天當中，當然就不能有見到你的機會。而我呢，今天是休息的日子。那麼，也好，容我安靜地乘這機會，寫給你這麼一封信吧。也許你會得不耐煩我的瑣屑吧？請你原諒我！我的青春的熱情雖在空間裏已經找到了寄託，可是在時間上害得我猶在徘徊着。很希望獲得你的同情，如果你真誠地同情我，諒來你也就不會得對一個懷情滿腔的少女嫌煩。』

「在領事夫婦的晚會上，你爲什麼那麼興奮？我當時原以爲你喝得太多了些兒；後來麗薩告訴我：你連一口比較醜烈的酒也沒有喝。真的，我的的確確地敬慕由「口裏」（筆者註：西北邊地上的人，稱嘉峪關內爲「口裏」；關外爲「口外」）來的年青人。他們不像新疆的男孩子那麼喜歡喝酒。他們有時候甚至於爲了愛酒，竟忘記了愛女人。你倒說給我聽聽：是酒可愛呢，還是女人可愛？我也曾這樣想過也許是爲了我們新疆姑娘，不該讓男人家陶醉吧，君意如何？」

「不過我們塔塔爾族的女人，倒是把愛情看得萬分慎重格外神聖，尤其是伊斯蘭的信徒們。因此，我們輕易不把我們的愛洩露出來。既顯示了出來，那永遠是純潔、真誠、熱烈、一貫的愛！不錯，我正戀愛着一位曾經由口裏到伊甯來，而今又回到重慶去的青年。所以現在我每見到從內地到這邊疆上來的朋友，總是莫名地喜歡跟他們接近。你正是我喜歡接近的一個。」

「在這一次的舉世動亂中，我真幸運，在這中國西陲的極邊上竟得結識了不少中國東部沿海的好些婦人。就拿你也認識的幾位太太來說吧，那出生在廣州的甯太太（筆者註：甯太太乃是當時派駐伊甯的空軍大隊隊長甯明堦的夫人），她當年何嘗會想到，竟會隨着丈夫到這沙漠裏的城市來住上這麼幾年？要不是爲了戰爭，要不是爲了這中國的西部待人開發，麗薩又怎麼會從世居了好幾代的加拿大回到祖國，更怎麼會從祖國的極東，來到這祖國的極西。」

「麗薩曾對我表示：當他們夫婦在魁北克的時候，最嫌忌她的丈夫到深山裏去狩獵。一去就是好幾天，把她一個人拋棄在家裏孤獨地空守着。如今呢，你是知道的，伊甯更是打圍的好地方。直到昨夜，她的丈夫還沒有回來呢，到新二台打圍去啦！但麗薩並沒有因此而不高興，這是有原因的：現在是住在

自己的國家裏，舉目皆親；儘管丈夫到山裏打好幾天的圍，她再也不會感覺到寂寞的呀。

『還有，假使不是這一次的戰爭，我又怎會遇見到你們這一羣？』

『大家都在笑話你哩：你爲什麼那麼喜歡吃天鵝？胎豬烤得那麼鮮美，你竟嘗也不嘗試一塊。難道在口裏就吃不到天鵝麼？你可知道，昨夜領事夫婦的那一場盛會是爲的誰？不又祇是爲了遠道而來的你！同時把新疆十四宗族的女性都邀了，更是爲了陪你。可是，你竟那麼執拗，大家要求你唱一支歌，你居然扭捏上半天，結果，你還祇唱了半支，便不再往下唱。口裏的男人家都是這樣的不爽快麼？我如此爽快地說，你不至於多心而不高興吧？老實告訴你：中國西部人民就是這樣爽直成性的，心裏藏不住半句話，想到什麼便脫口說出什麼。再老實告訴你：我愛我那現在已經回到重慶去的未婚夫；你知道不？我也愛你，愛你的吞吞吐吐，嗨，倒不如就是愛你的扭扭捏捏。你爲什麼說起話來，老是吐半句吞半句的？其實，你自己也許不覺得吧，你的話還沒有出口，早已從你的眼角裏傳了出來；尤其是你的熱情，在我覺察起來，往往顯示在冷淡裏，對不？你真是一個聰明的人兒，可是你料到了沒有？一般姑娘們老是在冷靜中等待着興奮，在牆角落裏睨視着男人們的心麼？』

『大前天，你在我父母爲你舉行的宴會上，你說錯了一句話。當然在你並沒有介意到這一點。你還記得不？你問我家有幾個女用人？朋友，這話你說錯了，是不該問的呀。塔塔爾族的家庭裏，一向是不雇用女僕的！我家，其實每一個塔塔爾人家，一切日常的操作，都是由母親，嫂嫂和我分擔着。那天我嫂嫂不是盛裝起來招待你的麼？要知道她的盛裝，是在把廚房裏的事情都料理停當了，才趕緊打扮了來到客廳裏接見你的。她是伊甯市上最美麗而且是最能幹的年青主婦。她每天除了料理家務，還要抽出空

來到塔塔爾小學校去教課，我的一個不滿周歲的小姪女，更要她自己帶領哩。——這便是我們這一宗族女性的特長了。最近英國的蕭伯納不是這樣說過麼？優秀的人種是從混血兒裏產生出來的。我豈但附和這主張，並且要實行這主張。未來的中華民族，要有更聰明的智慧，和更強健的國民，就非實行國內各宗族相互通婚不可！我早已下了很大的決心，我的未婚夫不就是一个漢族的中國人嗎？對於你和別的朋友，我也希望你們這樣做。異族通婚的好處多啦，至少至少在國家統一的政治觀點上看來，可以減少掉很多很多無謂的隔閡。

「其實我們塔塔爾壓根兒就是混血兒：我們是古老的韃靼族和歐洲白種人混血而成的中國人。這是我們祖先的成就，這成就得歸功於中國元代成吉思汗遠征的雄略。我們近代的祖先曾在歐洲居住過很久。現在中亞細亞的吉爾吉斯族，不也是我們這一宗族的一支麼？不也是中國人麼？他們何嘗不是常掛念着祖國。可是在今日，他們的後代子孫，往往被人假藉着膚色語文等種種的曲解和舞弄，反而忘了本。」

「有一次，伊甯來了一位口裏的客人，說我們塔塔爾族，金黃的頭髮淺碧的眼睛雪白的肌膚，「倒有點兒像外國人！」這句話真是不中聽極了，嚴格地說起來，近乎侮蔑，使我們這一族的好些人，生了好久的氣。他簡直是太糊塗了，明明是外國人有點兒像我們，他反而說我們煞似外國人。真是豈有此理，這位先生的頭腦太不清了。」

「我從心眼裏煩忌着我們這金黃色頭髮，因為現代的優生學家說，今後世界上最富有智慧，頂有能力的種族，是生長在大陸上有烏黑頭髮的一羣。朋友，我愛你，至少愛慕你那烏黑的頭髮哩。」

『你說你自己做得對不對？現在我忽然想起了：那天我母親非常高興地奏着鋼琴，你可知道她爲甚親自彈奏的麼？她是滿希望你跟我的嫂嫂跳一次舞，至少也得伴她跳一次，嘿，你真討厭，音樂一響，你那天就祇知道找我，好像當時客廳裏祇有我一個人是女性。我爲你扯了一個天大的謊語；在你走了之後，嫂嫂是多麼精明的人，便藉個詞兒提到了這一點，我祇好說：『這正是他的懂得禮貌呀！在口裏，一個年青的男人是不作興找已婚的少婦跳舞的，你怎麼倒反怪他吓？』我爲你擋住了她的責難。其實你真算得失禮哩。我的謊已經扯了，你下次也別再想跟她跳了，否則，你便是故意要塌我的台，揭穿我的謊！你敢？！』

『我知道了，你是頂會抓別人的差。母親爲了你拜託她替你搜集些塔塔爾族的名歌，這兩天可把她老人家忙壞了。因爲她一面抄填五線譜，一面還爲她自己在趕製着一件新裝。匆忙騷亂中，把袖子縫接到下擺上去了。剛才嫂嫂和我幫着她重行拆下來，還大笑了一陣。這又何嘗不是爲了你，後天晚上，伊甯婦女會康荻會長，不是要爲你召集全市婦女界，舉行一個盛大茶會麼？母親她趕好了這件新裝打算去參加茶會。我很明白，她也是很喜歡你的。她的這件衣料還是三年前，父親從塔斯干買回來的，送給我們每人一件。我的早穿破了；嫂嫂的那一件便是那天她穿出來接待你的那件。她老人家一直捨不得縫製，現在却又發着狠在趕着縫製。她說了，多餘下來的料子要我做成一條領帶送給你，但不知道，你這吞吞吐吐，令人摸不着底細的人兒，見情不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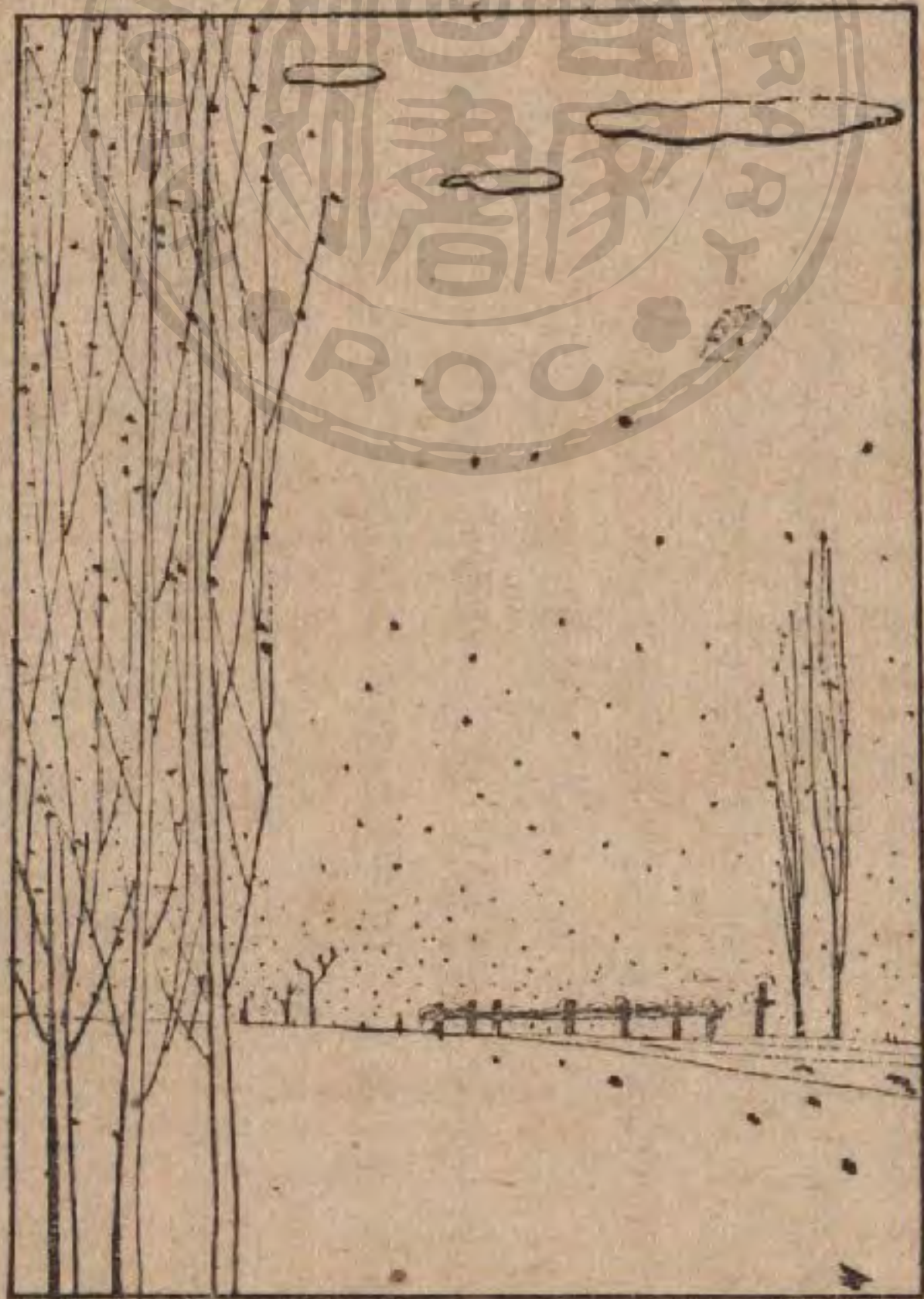
『今天一早，當你的汽車從專員官邸開出來，往城外駛去，經過我家門口的時候，我正站在窗口看着你，你一定是沒有留神，頭竟抬也不抬。你也許以爲我那時候還沒有起身吧？嗨，你做夢！我們塔塔

爾女人就沒有睡懶覺的。天一亮，我們就從床上爬起來，氣候再冷些兒也是這樣。當時我正從浴盆裏站起來，便老遠地瞥見你的車，不便喊你，其實要是喊你，你也未必聽得到。

『車爲什麼開得那麼快？你非在伊甯翻一次車，鬧一次笑話，你是不會相信我的勸告。路上全是冰雪，那麼硬，那麼深，多滑！把車子開到溝渠裏去，看你還想快不想快，哎呀，我不該寫下這樣不吉的字眼，因爲你的車子，直到現在還沒有回到城裏來。我正在掛念着你。穆罕默德一定保佑着你；我爲你祝福着：

『在霍爾奧斯你看到了什麼？你到中蘇交界的地帶去了吧，我想，你一定會走到那極邊的。朋友，站住，再往前跨上一步，便要跨到外國的境界裏去了！你也祇得站着，遙望着外國近在咫尺的景色。你知道不？在尼堪邊境上，中蘇是以霍爾果斯河爲國界的。

的。你，你，我真爲你擔心着，你可別再往前去啦，那裏有外國的崗位！越界一步，他們會開鎗的！我爲什麼如此擔憂，就是爲了我知道你對西北邊疆的史地相當的熟習，就是因爲太熟習了，我就深恐你到了尼堪卡境一定還會往前走，就是爲了你知道你所到的地方，距離中蘇當年所定爲國界的霍爾果斯河還



很遠，那條河流還要在你所到達的地方的西邊。可是現在你已經被外國邊界上的鐵門擋住了去路。你是一個有血性的人，我料定你會因此而驚跳。朋友，忍耐些兒吧，這不是你個人的力量，解決得了的大問題，兩國之間交界接壤的大問題。今日，外國人謬指你所站立的地方的一條民間廢渠，一口咬定了說這廢渠就是霍爾果斯河！你聽到這句話一定會得暴跳起來：這怎麼行？朋友，你且耐一耐你的性子，你再去看看尼堪卡上，一共駐了多少戍兵？你數了沒有？有十個兵吧？然後把對面仰探一下，比較一下，恐怕到這時候，你祇剩得嘆氣的份兒了。不能往下寫了，越寫越傷心；越想越膽寒！

『到果子溝去了沒有？那地方距離霍爾果斯並不怎麼遠。你該去看看，那裏有中國古典藝術化的寺院。其實即使由此走出國境，往西去的幾百公里的周圍內，一切的建築、生活、風俗無不富於中國的情調；在那些今日算是外國的地方，中國的情調原是固有的。誰能牽強地說，那一切古老的表現是由中國流傳了去的？事實告訴我們，那都是連根生在那裏，而今那一帶都算是外國了！』

『你注意到了沒有？果子溝一帶住有很多的歸化族人。我一向主張歸化這一宗族，至少應該先正其名，名之曰「歸華」，較為妥當。你是知道的，所謂新疆十四宗族之一的歸化族人，是從一九一七年起，才陸續由外國遷徙到新疆來的。爲了甚麼？上一代的人還可以把他們的遭遇，講述得頭頭是道。然而今日的這一代以及未來的下一代人，就未必關心過去那悲慘痛苦的酷劫，因爲遭受那酷劫的是他們的父母，而不是他們自己和兒孫！』

『新疆境內的歸化人，說着俄語，度着蘇聯式的生活；近年來讀着莫斯科或塔斯干出版的書報，看着蘇聯攝製的電影。上一代的人懂得一切，內心明白一切，今代的人呢？我曾經聽到內地來的朋友們說

起，在這一次戰爭中，日本和德國在聯合國家的間諜工作，專事利用那一羣在各國生長，取得各該國國籍的日本和德國的混血兒男女從事的。戰爭中最使聯合國各個政府頭痛萬分的，便是這一羣人們的祕密活動。你是奔走過許多地方的人，當然比我這隔閡在邊境上的年青姑娘要明白得多。你來到新疆，諒已領教了今日新疆境內，那無數中國人和歸化人結合而生的「二轉子」的大名了吧？

『在邊界上的果子溝這地方，距離外國真是太近了。真的，進進出出，實在也太方便了！這邊地上有不少的，你我所意料不到的事情，在不斷地發生着。假使你樂意傾聽，等到我們再聚時，我願意詳詳細細地告訴你。』

『現在，我要告訴你一些關於我個人的事。你要是知道了，而不肯幫我的忙，我就不說了。』

『別以爲我曾在莫斯科住過，曾在塔斯干念過書，我的外表是歐化了，但我的血統、思想和一片純潔的心腸，都完完全全是中國的。』

『我在沒有去塔斯干之前，原打算到內地學習牙科的。先還不曉得成都華西大學的牙科很有名。祇是一計算，由新疆去內地的往返盤川，便足夠在塔斯干把牙科的學程念完。由此地去塔斯干，你想，真是多麼方便呀，搭飛機到你不久就要去的「蘋果之父」，阿拉木圖；由阿拉木圖有火車可以直達塔斯干。可以說這一段旅程，比北平到上海還要捷便。我在塔斯干牙科大學畢了業，便到莫斯科去實習。』

『在莫斯科時，有兩個人給予我的影響很深。記得那年是一九三八年，我才十七歲。第一個給予我一生莫大影響的，便是莫斯科中國大使館的胡濟邦小姐。她是一個精明能幹的女性，我們認識了之後，她就待我很好，時常照應我，深怕我受了別人家的欺騙。』

「一個十六七歲的年青人，無論在愛情思想及行動的任何一方面，都頂容易遭受到外來的牽制和誘惑。我呢？不然！父親不斷地寄給我書信，使我在他老人家的訓諭下，不相信任何別的一個人的見解或談話。」

「中國在蘇京的大使館是非常冠冕堂皇的。內部陳設也極其精緻；有從中國運去的紅木鑲玉的大圈椅，有各式古色古香的書畫。使館樓下的那大客廳，可以容納三四百來賓。梅蘭芳當年道經莫斯科，最先的演出便是在這客廳裏。這建築原是俄國一位著名的戲劇家，他的名字我一時想不起來了，爲了他的情婦修建了這精巧的金屋。後來鳳去樓空，便由中國使館租賃下來，而後終於收買了作爲館址。當其時我被一個蘇聯小夥子迷惑住了，我們的初識便是在這使館的樓下大客廳裏！真的，朋友，差一點兒，我嫁給了他！」

「我覺得你是一個聰明美麗的中國姑娘，應該由一個理想的中國青年熱愛着——」胡小姐發覺了我的祕密之後，很關切地勸誡我。她對我說這句話時，也正是在那大客廳裏。所以我至今忘不了那客廳裏的景色。——可是一個人，任何一個人，不論一個人的情感的厚薄，更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凡是在熱戀中，會得不顧一切的。但，我終於踟躕了起來。

「我正在跟我的良知搏鬥的當兒，盛督辦夫婦，神不知鬼不覺地去到了莫斯科。盛晉庸這個人在新疆政治和外交上的得失，我們且不去論他，至少我們該明白，他這幾年間之所以能在新疆之環境裏站得脚，完全憑仗着他的機警和善變。盛氏夫婦到了莫斯科，承受着蘇聯官方熱烈隆重的歡迎。他們在此行中，給予我一個深刻的感應，這也正是盛某的機警之處；他們一到了蘇聯官方招待的住處之後，什麼地

方也不去，什麼友人也不拜會，却先趕到中國大使館去了一趟。在外國走進本國的使館，直等於踏入自家的祖國。這足見他至少沒有忘本，更可見在當時繁雜混淆的處境下，他始終還認識自己是中國人。

「他的這一舉動，大大地感動了我！我是一個中國人，怎能先已在私生活上勾搭上外國人呢？好吧，咬緊牙關，便一口氣趕回祖國的懷抱，便在伊甯，自己的家鄉，當了牙醫生。

「可是，這時候我徬徨了起來，因為我忽然地感到了莫名的空虛。我的心身上似乎失却了什麼，缺乏着什麼。儘管我的醫務很興旺，但物質上的滿足，永遠彌補不了精神上的空虛。我那時確實體驗着所謂少女的苦悶和憂鬱。

「記得是一九四一年春天，有一位青年空軍，手捧着下巴到我的診所裏來。他痛苦得不能說什麼，我把他讓在診察的皮椅上坐着，先把他的口腔和牙齒檢查了一下：他的左下第三顆臼齒根腐爛了。先替他消了毒，再替他去掉腐爛了的外層。他痛得熬不住，緊捏着我的手，眼淚一串一串地往下滾。我說什麼也不行，怎麼安慰他也沒有用；我是醫生，我不能眼看着我的病人痛苦不已。可是對他這病人，我有什麼辦法？他是這樣的年青，看上去比我也大不了一二歲（事實上，他比我大三歲），竟這樣的捱不住痛；怎麼辦？

「我不忍心讓他過份地疼痛。他的兩眼凝視着我，像一隻失却了威風的雄虎！這時我手裏捏着牙鑷，但我不忍心立刻拉開電門便放到他的病齒上去鑷銼。

「哦，被牙疾纏磨着的英俊的人兒！我俯身下去在他的額上輕吻了一下。嗨，你說吧，這事奇怪不奇怪？這一吻真比施用局部麻醉還要有用。這俏皮的人兒，他立刻擠掉了眼睛裏的餘淚，放鬆掉了我的

手，淺笑着自動地張開了口，容我很輕快地銼下了牙屑，安放上麻醉牙神經的藥劑。怪，真是怪極了，他再也沒有覺得疼痛，唉，這頑皮的孩子！這異性的魔力！我爲他腐爛的牙洞填塞好，叫他第二天再來換藥；並告訴他，把那顆病牙全部治好，再做一個金質的外套套上，至少要兩個禮拜的工夫。我看他對需要這樣長久的時間，一點兒也沒有不耐煩的樣子！

「他從皮椅上站起來，用手帕拚命地擦抹着頭額。擦了又擦，抹了又抹，我這才明白了他的用意。

「「嗨，不用擦——」我把身體靠在椅框上說，「我是從來不搽口紅的——天生的色澤，多好；爲什麼塗抹得過分的鮮豔？像妖……」

「「你爲什麼吻我？」他嘻笑着拉着我的手。

「「哦，什麼也不爲。」我淡然地俯視着光滑的地板，道：「凡是實在握不住疼痛的病人，我會得吻他們安慰他們。」

「「真的嗎？」他的臉上頓時失去了剛才那歡欣的神色。

「「誰騙你，」我抬起頭來望着他，抿着嘴，笑了一下。「對付牙痛的人，跟哄頑皮的孩子有什麼二樣吓？」

「在這當兒，他忽地捧着自己的嘴，拚命地嚷起痛來。這可把我嚇了一跳，以爲剛才在他的病牙洞裏敷錯了藥劑。我立刻走上去扶着他。嘿，誰防到他的這一着？他霍地把我緊摟在懷裏，狂亂地吻着我。

「「告訴我：是不是對每一個病人都是這樣？你說呀，」他強有力地摟抱着我，膈肢着我，使我忍

不住笑，又透不過氣來，就祇得搖了一搖頭，他才滿意地饒了我，笑道：「這一來，我的牙齒不痛了。也許這一輩子再也不會痛了。」

「你看他是多麼的頑皮，頑皮得到了這樣的份兒上，令人覺得他真是可愛。」

「在他每天到我診所裏來的二個禮拜裏，我把他的牙齒醫治好了；同時，你猜，怎麼着？不用我說了吧？——我們的愛情也就在這環境裏孕育成熟了。」

「我決沒有在你面前誇耀他的意思，的的確確，甯太太、芙娜和麗薩不是都會對你講過麼，凡是女孩子沒有不喜歡他的，沒有不愛他的！我很引以為驕傲，也實在是值得驕傲，他居然愛上了我！」

「母親是主張我嫁給漢人的；父親更贊成他和我的戀愛。他們兩位老人家最看得中他的英勇——一位現時代裏中國青年軍人的英勇。相識了不過半年光景，在許多朋友鼓勵下，我們訂了婚。在訂婚的前兩天，正是他教完一班飛行學生畢業的日子。你想，那時候我們是多麼的快樂，人世間的一切歡欣，好似都是為我們安排或是由我們創造出



來的。他比我聰明，我的漢語和英語剛學得才有點兒門路，他已經把塔塔爾語文完全學會了。

『我們本來計劃着在去年秋天裏結婚的，唉，誰料到他在去年夏天裏便被調回到重慶去了。當時我真受不了這突然而來的打擊，簡直是痛苦極了。可是靜下來細細地一思索：爲了我們的民族，爲了我們的國家，也正是爲了他的前途，以及我倆日後的幸福，我正該大大地高興，不該那麼自私地想不開。』

『在他啓飛到重慶去的前夜，我們決定了：他在重慶等候我去。但是直到現在，我還沒有走得成，我始終被醫務纏繞着，纏繞到如今，還沒有可能成行的趨勢。目下我決定了：決定明年的春天飛到重慶去（筆者註：就在佐雅準備飛重慶的「明年的春天」的來臨之前，伊犁方面便發生了最近的一次極其恐怖的動亂）。你，朋友，你來得正好，在你最近的將來回到重慶時，請你爲我帶個信兒給他。』

『請你告訴他，他臨走前爲我買的那件紅呢衣料，我至今還藏在箱裏，沒有縫。縫起來穿給誰看吓？還有，告訴他，那件大衣，你一說，他就會知道，我指的是那一件大衣，被我在街上一個不小心，刮了一個窟窿。我自己織補了，還不大礙事，家常穿穿，蠻好。哦，想起來了，他那套草綠軍裝的褲子，放錶的那小口袋上有一隻小破洞。當時他走得太匆忙了，沒有來得及替他補上。現在那破洞也許更大了。關照他，不要再把錶放在那裏面啦；等我去了，替他釘上幾針再用。』

『費你的心，問他一聲，是不是有工夫到伊犁來接我？其實我自己也到得了重慶，千萬不要爲我誤了公事；那麼朋友，這一點你還是不要提吧，提了，他一定會得自己趕了來，何苦又害他在百忙中走一趟。』

『他來信說在重慶簡直吃不到很美的鮮魚。可是伊犁的鮮魚倒有的是，又那裏能帶得到重慶呢？母

親常對我說，深知道他是不講究吃喝的。爲了他的健康，爲了我的掛慮，請你叮囑他：不要在日常的飲食上太貓虎了。事業是要靠身子去創造的。內地不是有一句老話麼？「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務必請你把這句話提醒他。他頂愛吃杏仁，那東西吃得多了不好，也許在重慶買不到好的杏仁，就更加吃不得了。哦，我想起來了，他在重慶一定用花生米來代替杏仁。這就更更不得了，花生裏盡是油，吃那麼多的油，幹嗎？

「他的牙齒不痛了吧？即使還是痛，也得等我去替他治，不，不行，不能讓他捱着痛等我！如果還痛的話，要他先找一位很靠得住的牙醫生治一下，等我去到了，再替他好好地醫治吧。告訴他：一個人的口腔不健全，直似一個國家的邊境上不設重防；你說，邊境上不設重防的國家要不要得？

「費你的心，請你千萬別忘了；就說他最近寄來的一封信，我收到了，我對你有一個請求，請求你見到我的面，別追問我，關於這封信的內容。祇請你見到他時，爲我對他表示一下：塔塔爾女人的愛情是一輩子也不會動搖的！够了，祇要告訴他這麼一句，他就明白了。

「他要是問你，我究竟什麼時候動身？你就說，肯定地說，我決定搭乘明年春天裏第一班直飛重慶的飛機走。

「嗨，險些兒忘了一句話，告訴他：我右脚小姆指頭上的那隻雞眼已經去掉了。叫他不要煩。謝謝你！

「你什麼時候再到伊甯來呀？也許不久的將來，我們會在內地重行相聚的，但願如此。」

中亞細亞之戀

——新疆蒙古族婦女生活文藝——

季候已經是初冬了。往來西伯利亞一帶的火車，還沒有開放暖汽；所以往中亞開的客車裏，也還沒有換上厚絲絨的帘幃。列車從莫斯科開出，在一片皓白的冰天雪地裏奔馳着，已經奔馳了三天三夜，我一個人孤獨坐臥在寂寞的車廂裏，凍僵了的手腳和嘴臉，麻木了三天三夜。感覺到的不是風勢的狂妄，便是寒冷的威脅。眼睛見到的除了冰雪，還是冰雪。我們這一系列車的旅客，在我這生長在溫帶海濱上的人的心目中，似乎正在冰窖裏兜圈子。

直到斜米（Semi-palatinsk），車站上有賣開水的。熱汽騰騰地，令人從心眼裏感覺到暖和。喝到嘴裏，纔知道這水祇不過微溫而已；其所以直冒熱汽，完全由於地面上的氣候太冷了，冬天裏這一帶的溫度通常在華氏零下二三十度，但比較莫斯科或西伯利亞一帶的城市裏，已經是暖和了不少。

由莫斯科東下的聯運快車，到了斜米，要換用土西鐵路的機車之後，才折向南方繼續前進，所以在斜米要停留一個很長的時間。我喝了一些溫水，覺得精神上舒服得多，便跳下車走到月台上去散步。已經是黃昏時份了，加以是陰天，還在飛着大雪，就更顯得昏暗。

站長室裏和車廂裏一樣，也還沒有生火爐，因為房子不大，而且擠滿了人，就比月台上有生氣，要暖和得多。滿頭紅色鬍鬚的站長，正在下意識地發着牢騷。這一次快車的每一間有臥鋪的包房裏都有了

乘客，可是有一位由斜米上車的旅客，非要一間包房不可，並不是這旅客自己的意思，而是官方的命令。站長沒有辦法祇得派了一個站員，領了那位旅客到車廂裏去想辦法。也就是爲了這一件事，這班南下的快車誤了點。

那站員回來了，似乎很高興。他沒有說什麼，但那付神情在告訴站長：問題解決了，可以開車了。出了斜米，是一個大下坡，列車走動了之後，便橫衝直撞了下來，衝向巴勒哈什綽爾（Balkhash）以東的中亞沙漠大平原。我本來是在車廂的盡頭，入口的踏板上站着的。列車的行速越走越高，車身顛簸得很厲害；迎面吹刮的狂風愈來愈猛，刮在人的臉上比刀子還要鋒利。

車廂裏的電燈亮了，我便向自己住的一間包房踱去。走到門口，才要去摸那把手，打算拉開那扇鑲着厚玻璃、掛着深紅色帘幕的門。我忽地把手縮了回來，懷疑自己走錯了。抬起頭來，仔細看看那門楣上的廂號，一點兒也沒有錯！正是我的那一間包房！可是門窗上却映着一個人影子，一個女人的影子。

我正在猶豫着，房裏的人把門敞開了。



原來是一位慈祥和靄堆下一臉笑的中年婦人。她把我迎了進去。她大概看見我的膚色和她的相仿，便先用喀爾喀話跟我打招呼，我一知半解地笑着，搖着頭。她這才用漢語，道地地地的北平官話，向我解釋她怎麼住到我的房裏來的。

『真是太唐突了，你不會見怪吧，』她很謙遜地拿掉放在她對面沙發上的一束蒙文的新聞紙和彩色印刷的雜誌；一面讓我坐，一面把門拉上，並把那盞裝在我這邊臨窗的角落裏的電燈打開，然後含笑地坐在我的對面說道：『並不是我自己闖進來的，是剛才站長派了一個人領了我來的。這趟車實在是太擠了，找不到一個適當的座位，就讓我先在你這房裏坐着。——你要是實在覺得不方便，我就到外面去站着，反正再有一天半的工夫也就到了。……』

『你別客氣，就在這裏坐着吧。要是你覺得沒有什麼不方便的話，我倒無所謂的。』我正寂寞得無聊，巴不得有這麼一個伴兒。聽她的口氣，好像正跟我是同路的，便問了她一聲：『是到阿拉木圖去麼？真的，頂多再捱個一天半夜的工夫。』

『是的，到了阿拉木圖，我還要往迪化去。你呢？』

『好極了，我也是去迪化。那麼，我們可以同路一直同到迪化。』我望了她一眼，覺得她不像是一個普通的蒙古婦人。她的神情，她的談吐，都很清秀而又風雅。至少她那一身富麗合時的服飾，就可以想及她不是一個平凡的蒙古人。大地已被黑暗吞噬了，我隨手拉下兩扇窗戶上的深紅色的窗簾說道：『到了阿拉木圖，你是乘汽車呢，還是搭飛機？』

『我們既打算一道兒走，這該是你的事嘍，隨你的便。』她這幾句話說得很有韻緻。我開始對她發

生了好感，當時我們很談得來，後來我們聊得更投機，竟然成了一見如故的好朋友。她誠然是一位不可多得蒙古女人。

她用的是一張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護照。從這張護照上，我知道她的姓名是鐵木真·翁金耳。下面寫着「哈敦」（蒙古語文「夫人」或「太太」的音譯）。現年四十歲；可是看起來却祇有三十開外的模樣。職業是桑貝子·烏爾加（San Boiso Uiga）集體農場的場長；然而從外表上，我一點兒也看不出她是一個種田地的鄉下女人。籍貫是烏里雅蘇台（Uliastai）；我對這地方很熟悉，因為一攀越過了中國西北角上的阿爾泰山，便可以看到這遠在北方的歷史上有名的古城。

簽發護照的機關是蒙古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的外交部，說明她取道西伯利亞和莫斯科，前往中亞細亞的哈薩克斯坦和烏孜別克斯坦。可是駐斜米的蒙古領事，在她的護照上簽註了一句：請阿拉木圖的官方簽發一張准她去中國新疆的護照給她。

鐵木真·翁金耳·哈敦沒有想到我是中國人；我也決沒有料到她是蒙古國的人。可是我們之間，並不因此而稍有隔閡，正是爲了我們不但有相同的膚色，而且我們共同通曉着一種以上的語文，何況乎在目前我們有着一個都要去的目的地。所以我很高興，能偶然地結識這麼一位旅伴；同時她沒有把我當做一個外國人。至少她是不討厭我，無論如何她這一程的車座，是我這陌生的外國人勻給她的。否則，她祇得在門外車廂的走廊上站着。我並不奇怪：爲甚麼這地域上的官方，對任何一個勞動者或勞動者的領導者特別優待？因爲我們深知道這裏被視爲勞動者的世界。這便是今日世界上人類思想所孕育長成的兩大主義，在實際行動和作爲上的異別。果真明白了這兩大時代潮流的意向，那麼對人類今日任何不同的

活動，還有什麼值得引以為奇怪的吓？因為在你的境遇裏引以為奇怪的，在另一個境遇裏往往視之為常情。

「鐵木真·翁金耳·哈敦，……」

「你用中國話這樣招呼我，會不會覺得怪咬牙，怪不方便的？」她打斷了我的話，搶着說了這麼一句，然後把身子往沙發上的絲絨墊子上一靠，用手撫摩着胸前的衣扣道：「從前在北京的時候，我的中國名字是祺金樓。你就怎樣稱呼我吧，不是順口得多麼？」

「祺金樓？」我躊躇了一下，回想着當年的北平說道：「清朝末年，北京的蒙古人當中，有不少姓「祺」的：當過北京國會議員的祺貝子，祺誠武；四王爺祺克坦；封過公爵的祺克慎；……」

「他們都是家兄。」

不料坐在我對面的這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婦人，原本是中國人！她的父親就是滿清時代的外蒙古喀爾喀親王，民國初年當過烏里雅蘇台將軍的那彥圖·那王爺。祺金樓是那王爺第三位側福晉所生的女兒，時代的轉變，轉變得她做不成北京的郡主；想她當年離開北京的時候，決沒有料到今日她所遭遇到的環境。

祺金樓是很懷念北平的，她不斷地追問着關於今日北平的一切。她告訴我：她是庚子（一九〇〇年）那一年的夏天北方鬧拳匪時離開北平的。她的全家原是隨駕西奔的，可是到了大同，她自己的母親，堅決地不肯南下；結果那王爺祇得另派了一些人馬，護送她母女倆西去包頭，折入當時外蒙古三音諾顏部的老家——烏里雅蘇台。從此，祺金樓便沒有再到過北平，庚子那一年離開北平時，她才十歲。

她在八歲的那一年的冬天，奉了慈禧皇太后的懿旨，進宮隨習儀注。她以蒙古郡主的身分，自幼入宮隨侍，地位是相當的高貴，身份是十分顯要。然而她却成了當時皇家的奴隸，慈禧太后的僕役。這樣的生活，她整整地度了兩年。假使沒有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如果慈禧和光緒不奔幸西安，也許祺金樓就沒有擺脫宮禁生涯的希望。

這要感謝她的母親，那王爺的第三位側福晉。慈禧太后自西安迴鑾之後，曾命令那彥圖把祺金樓由外蒙古接回北京去。

側福晉把這消息告訴她的女兒之前，把女兒叫來，坐在自己的面前，很嚴肅地問她：是不是記得成吉思在西元一二二七年臨死之前，警告蒙古人的遺訓？

『母親，我永遠記得。我們的這祖先有三大重要的訓示：第一，

——蒙古的子孫，你們要出來替千萬人做事之前，先看一看你自己家裏的事處理得是否合適！』祺金樓說到這裏，看見她母親，那起了縐紋的臉上，沒有一絲兒笑容。

『你曾在滿清的宮廷裏住過兩年。你覺得皇家的事處理得合適麼？』祺金樓搖一搖頭。她的母親便接着問她：成吉思臨終的第二個訓示是什麼？

『成吉思又說：

——十個人的頭目不盡職的時候，去掉他；就在這十個人當中重行選擇另一個人當頭目。』她這一次不待母親開口，便接着道：『皇太后老了，她非但不盡職，這一次並且觸怒了許多的國家。』

『她最使我們蒙古人不高興的，就是她心目中祇有自己，沒有別人。你的父親也是一個糊塗蟲，他

簡直忘記了自己是蒙古喀爾喀人。到了今日這樣的局勢，他還一味地爲了滿清賞賜給他的高官厚爵，始終捨不得離開北京。』老人家深深地嘆了一口長氣道：『成吉思的另一訓示是什麼？你倒說給我聽聽。』

『成吉思最後說：

——出一道命令，下一個吩咐，一定至少要有三個人認以爲然，才可以做。自己，算是一個；人民的見解，算是另一個；再請教高明的人，算是第三個。其中有一個人不以爲然的話，宜乎收回成命，宜乎罷論。』這時她母親把那由北京投遞來的，慈禧太后的懿旨，和她父親的來信，掏出來放在祺金樓的手裏。她細細地讀了一遍，當即回憶到北京城裏宮禁生活的絕對不自由，不期然而然地打了一個寒噤。同時她已經深深地體會到母親的意思，便毅然決然地說：『我真不願意重行回到北京，重行被關到那監牢似的深宮裏去。可就是有一點，我如果不回去的話，爲難了父親。……』

『嗨，你還爲他想，他怎麼沒有替上千上萬，抬不起頭來的蒙古人想一想。他祇願做他的大官，祇願當他的王爺了。』老人家很堅決地說，微嗽了一聲：『孩子，你的心地要放得明白些，至少，你不該祇顧到自己的家，而忘掉了別的每一個蒙古人的家！我就不希罕這「側福晉」的頭銜。我是三音諾顏部的人，所以我要回到烏里雅蘇台來，跟所有的喀爾喀人住在一塊兒——孩子，你不至於忘了「三音諾顏」的原義吧？「三音」是什麼？』

『是唐古特話的「好」字。』

『那麼「諾顏」，你一定也懂的嘍？』

『不是「官長」的意思麼？』祺金樓答着。

『你想，今日你父親的作爲，一天到晚跟在滿洲人的尾巴後面轉，他還能算得是「三音諾顏」麼？』
『母親，這不能單怪父親呀，』她抓着母親的手，爲自己的父親辯護道：『祇怪現在的蒙古喀爾喀人當中沒有另一個成吉思，沒有另一個忽必烈！』

『孩子，這就是你的膚淺了。每一個喀爾喀人都是成吉思，都是忽必烈；祇不過今日的成吉思和忽必烈們犯了一樁毛病，這一樁毛病也正是你犯着的；每一個人都容易犯，假使大多數的人都犯了的話，會發生了子子孫孫抬不起頭來，像今日我們蒙古喀爾喀人抬不起頭一樣의 惡劣結果。』

『什麼毛病這樣的可怕？』祺金樓的兩隻眼睛瞪得圓溜溜地，等待着母親的啓示。老人家却沒有再說什麼，隨手拿起了一本書，是蒙文的「蒙古源流」。她翻展了一下，翻到了一頁，自己先端詳了一陣，然後把書遞在女兒的手裏，祺金樓隨即念着那一段史實（下段按照永樂大典載「元朝秘史」譯文）：

『朵奔篋兒干在時生的別勒古訥台，不古訥台，兩個兒子，背處說：「俺這母親無親房兄弟，又無丈夫，生了這三個兒子。家內獨有馬阿里黑伯牙兀歹的家人，莫不是他生的麼？」道說間，他母親知覺了。

『春間一日，他母黨阿蘭豁阿，煮着臘羊。將五個兒子喚來跟前，列坐着。每人與一隻箭箠，教折折。各人都折折了。再將五隻箭箠束在一處，教折折。

『呵！五人輪着，都折不折。……』

『阿蘭豁阿就教訓着說：

『你五個兒子，都是我一箇肚皮裏生的，如恰纔五隻箭箠一般，各自一隻呵，任誰容易折

折。你兄弟但同心呵！便如這五隻箭斡東在一處，他人如何容易折得折？」

「母親，我是決定不再回到北京去。我是蒙古喀爾喀人，我要住在蒙古，和其他的喀爾喀人共患難共歡樂。」祺金樓說到這裏，眉梢緊促了起來。「可是，我們得給皇太后一個稟報，更不要讓父親在那裏爲難。……」

「管他們呢！滿洲人當真是我們的主宰？至於你父親，他活該！」

「母親，那麼，你也犯了一個人都容易犯的毛病。」祺金樓含笑地說着。

她從那時候起，便沒有再到過北平。當時那彥圖奏聞慈禧：是謊說他的這位小女兒暴死在塞外了，所以專制的皇家並沒有使那王爺爲難，其實清廷的權勢早已及不到外蒙古了。

無意中，我在中亞細亞的行程裏，結識了這麼一位蒙古婦人，覺得非常高興。非但解除了一路上的寂寞，我甚至於爲了不再寂寞而忘記了苦寒；並且因此我對蒙古喀爾喀人得到相當的瞭解，至少祺金樓這一位婦人，是值得我們認識的一位蒙古女性。

僅僅在一整夜的火車旅程之間，我們的情感不再像是初交，簡直似多年的老友。不，祇是「多年的老友」還不够形容我們的融洽，真的，連我都不知用什麼譬喻來形容才好。呵，在全車旅客的眼光中，會得以爲我們是從同一個地方來，到同一個地方去的旅伴；不，不，不能這麼簡單！事實上，我們是到同一個地方去，儘管不是從同一個地方來的。

祺金樓告訴我：她的母親已經謝世了，可是她惟一的姨母還活着，住在新疆的焉耆大山裏。她這一年的旅行，一則是爲了省視在中國新疆的親友故人，再則打算到蘇屬中亞各邦考察農業，搜集資料，準

備明年秋天到莫斯科去參加低於博士學位的「廣智達」(Kandidat)學位的考試。她已是四十歲的人了，猶在工作之暇，孜孜不倦於學術的研究，這是最令人肅然起敬的，假如每一個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男女老少都是這樣的話，如果世界上的每一種、每一族的任何一個人都能有機會敏於事勤於學的話，那麼人類的活動就祇有進步而不會退步；就祇有漸臻理想的文明，而決不能發現一再重演的野蠻。

列車在急行中，車輪和軌道緊緊相擠，磨擦出來的尖銳的叫嘯，把我從睡夢裏驚醒。太陽已經升得很高了，由於大地上冰雪的反映，更顯得光線的明亮，有點兒耀眼，同時人們的精神，因此煥發了不少。我轉過頭來一看，祺金樓正熟睡得甜蜜哩。她的風韻，無論在誰的眼光裏，都會以為她是一位青年的婦人；或許有些人竟會覺得她猶未及青年。眼前的晨曦裏，她這嫵媚的睡態，會使任何男人家陶醉迷惑。

她的右手攔在那一把蓬鬆細長、漆黑烏亮的頭髮上，手背雪白，手掌妃紅，紅白的分野十分顯明，手上紋路細而且清，不用摩撫，但看那豐滿的勁兒，就可以料定這一雙手是極其潤滑柔軟的。最令人可愛的，就是在這猛烈的陽光照耀，竟看不出手上的筋絡。指甲修剪得很整潔，像五粒大小不等的淺紅的寶石。膀子放在額頭上，煞似一整塊剛出水的鵝黃玉，絲毫斑疵缺憾都沒有。赤裸裸的上臂竟看不出一根汗毛，却有五塊痘疤，這完全是中國老式痘法的遺跡，由此可以推斷她是從小就住在中國，也許在北平出生的吧，因為我已經知道她，八歲時便進了皇家的深宮。這五粒痘疤出乎意料之外的，非但無損於她的美，反而增加了她的媚。由於手臂的高舉，臂上肌肉的扭轉，形成一根很粗的線條，這線條拖延隱沒在飽滿的腋下。咦！奇怪，祺金樓的腋下沒有顯著的腋毛！平放在胸頸之間的左手，讓我看她的手

嫩，指尖，臂豐，腕厚。腕上戴了一隻鐲子，這鐲子是用各色寶石琢綴起來。綠寶石琢的是一顆青菜，紅的柿子，黃的王瓜，紫的葡萄，乳色的茄子……琢得非常細膩逼真。用金鍊子串成這一隻鐲子，正中是一塊四周鑲細鑽的長方形的金牌，上面鑄着好幾行整齊的蒙古文，諒來這鐲子是政府獎飾的紀念物。祺金樓的手雖然遮住了前額的一部，但仍看得出她的額部比較寬廣。她的眉毛似乎不及睫毛耐人欣賞，長細的睫毛長在蒙古人特有的微翹的一對眼睛上，真是再也合乎嬌巧的理想不過。在她整個的臉面上，最足以使人一見之下便被她吸引住的，是她那端正的鼻子，由眉心到鼻尖沒有絲毫陡隆陡凹的缺憾，極其自然地形成一條線。顴骨高高的，別的喀爾喀人的顴骨高突得醜陋，而她這微隆的顴骨，反而成了嬌媚嫵娜的特徵。儘管喀爾喀人面部的特徵她都具備了，但這一切反而無不有助於她的美艷、健康、雍華、富麗。

她的嘴在酣睡中微張着，露出一口整齊雪白的牙齒。蓋在身上的兩條厚毯子，上面的一條大半滾在地毯上，貼身的一條祇裹着身子，却沒有蓋住腳，一雙雪白粉嫩的腳！嗨，到底是生活在冰雪裏的，這一雙光赤赤的腳，右腿微屈地擱在左腿上，不知在毯子外面露着凍着好久了。她怎麼不覺得冷的吓？要是我，早就被凍得醒轉來了。

我凝視着她的腳，因為這雙腳正在我的眼前。我如果不翻一個身，就祇有朝着車廂的頂板，不然她的這雙蠻耐看的腳老是逼射在我的眼裏。我想喊醒她，招呼她把腳縮到毯子裏去；可是她睡得正熟，也許她倒不怕冷呢？忍耐了好一會兒，心裏莫名地老覺得凍着她的腳，比凍着我的腳還要不自在。我終於跳起來，輕輕地走過去，把她的腳捏了一把，哎呀！冰凍！便趕緊把拖在地上的那條毯子拾起來，蓋着

她的脚，蓋住了她的下半個身子。我仍往自己的臥舖上毯子裏一鑽，重行躺下。這時我再也看不到她的脚，心裏似乎安坦了不少，可是沒有一會兒，我自己感到寂寞得無聊起來。

「鐵木真·翁金耳、哈敦，哈敦，……」我莫明其妙地呼喚着，呼喚的聲音，越來越高，而我自己似乎沒有聽到，還以為是在默念着，更沒有顧及到別人的耳朵，總覺得世界上的人類都失却了聽覺。

連喚了一陣，沒有絲毫的回應。認為整個的世界都靜止了，祇有我是醒着的。我無聊極了，無聊到了忍受極度寂寞的痛苦。我便把視線由車頂上，轉到前面，去尋找那一雙再看也不會厭倦的脚，可是那雙脚不是被我用毯子蓋上了麼？真的，為什麼蓋上吓？我誠然有再把那雙脚重行掀露到毯子外面來的意思。在我要爬起來，走過去之先，我看了祺金樓一眼。嗨，她的眼睛睜得圓溜溜地正注視着我淺笑着哩。

「你喊我幹嗎？」她輕輕地說着，微微地打了一個呵欠，重行閉上了眼睛，似乎仍有睡意。我看見她再也不說什麼，再也沒有動靜，以為她又睡着了，便不再驚擾她。不料她却閉着眼睛開了腔：「怎麼回事？你剛才把我喊醒了，現在反而沒得說的啦；哈敦，哈敦，……難不成你懷疑我不是「哈敦」？——告訴你吧，我已經當過兩個男人的哈敦，可是他們都把我孤零零地，拋棄在這世界上，先到另一個幻境裏去了，連孩子都沒有為我留下一個。這也許要怪我自己沒有生育，不過我曾在塔斯干、莫斯科、烏蘭巴圖(Ulan Bator Khotok)檢查過，醫生都說我沒有性的或生理的毛病。我怎麼就沒有孕育過的吓？要是我有個兒女在我的跟前，或許你就不會懷疑我不是「哈敦」了。」這一頓話十足地顯示出喀

爾喀人坦白率直的特性。祺金樓的眼圈子紅了，她馬上用左手背掩住了自己的臉。

「你誤會了，我剛才念着你的名字是在入神地想，想這姓名在蒙古語裏究竟是什麼意思，想忘了形，不料就把你鬧醒了，真是對不起。」

「這有什麼對不起的，其實我早就醒了，你捏我的腳，替我蓋上毯子的時候，我就醒了。」祺金樓把兩隻手都往毯子裏一塞，翻過身來朝着我，臉上是一臉的笑，眼睛裏却還含有些須餘淚，她閉上眼睛一擠，便擠了出來，滴溜滾圓地煞似兩粒透明的珍珠，掛在下眶上。左眉梢微動了一下道：「鐵木真是歷史上蒙古人很著名的姓氏，你總該是知道的嘍？」

「這，我懂，」事實上我也祇懂得歷史上很少數的一些音譯的蒙古專門名詞的原意，「鐵木真」正是衆所熟知的，便脫口而出地說：「這意思是「精鍊過的鐵」。」

「嗨，蠻簡單的一個字不用，却偏要兜了圈子說話，」她說着要拉開她那半邊的一幅窗簾，却够不着，我便爬起來替她掀開了，她也就坐了起來，把毯子裹在身上，讓我在她的一邊坐下，我可是經不起凍，她明白了我的意思，便一面把她那件玄狐大衣遞給我，讓我披上，一面很乾脆地說，「就說是「鋼」，不了結了嗎！」

「真的，一個人糊塗起來，會糊塗得透了頂。」

「不能這樣說，這完全是人類智慧上的惰性。中國人有一句老話，「隨遇而安」，這一句話很害了中國人，甚至於害得中國抬不起頭來。因為「隨遇而安」的人生觀，中國人至今還安頓在守舊、落伍、不配合潮流、不把握時代、一味遵循古人、永無進取精神的圈子裏。中國人「安」於封建，等到發覺封

建的不好，封建制度已在中國活躍了好幾千年；中國人「安」於滿清的統治，等到用革命的手段來推翻滿清，滿清政府已經壓榨了中國近三百年，把中國壓榨成今日這麼一個局勢……」

「你也曾是那一個時代裏的被壓榨的一個？」我打斷了她的話頭，希望她談別的。

「不錯，可是待我自覺了之後，便設法擺脫了。所有的喀爾喀人們……」

「你以為現在蒙古喀爾喀的一切，最合乎理想？」我說着，隨手拿了一份蒙文的書報下意識地翻閱着。

「這是你說的，不是我；我也從來不會說這一類的話，」祺金樓摸了摸我那凍僵了的手。「哎呀，好冷的手，我看你在這冰天雪地裏跑來跑去，是勉強支持哩；正好似中國……」

她說到這裏，頓住了不再往下說，望着我無邪地嬌笑了一下；然後站了起來，取下她那隻放在車頂箱架上的手提皮包。取出了一隻方形的瓶子，瓶子裏裝的酒，已經是喝得只剩了半瓶。我不認識是什麼酒，瓶子上貼的紙標，我也祇認識「烏里雅蘇台」這蒙古字。

她打開瓶塞子，仰着頸子，喝了一口，就把那酒瓶往我的手裏一遞。

「你也喝一口！」她仍然往我的旁邊一坐，梳理着睡亂了的頭髮。

我搖了搖頭，要把那瓶子往她的懷裏塞，她用手擋住了。

「這酒不醜，你試試。」她用手背推着瓶底，把瓶口往我的嘴上送。

「我不會喝，一點兒都不會。」我有點兒窘，臉上微微地有點兒燒。

「你這人，」她不顧我願意不願意，便抱着瓶子，往我的嘴裏灌，我連嚥了三四口酒，馬上喉嚨裏

似乎起了火。祺金樓然後把酒瓶塞好了，放在檯子上，仍舊梳理着她的頭髮道：『酒呀，不是毒藥呀。原是爲你好，讓你增加一些體溫的。——中國人，中國人什麼都好，就是天生的一付扭扭捏捏的個性，叫人覺得別扭。』

『你不該灌我，灌得這麼多！』我心口麻辣辣的，混身的血液加速地循環起來，內臟裏轟轟地似乎燒了起來，狂燒了起來，在這狂火的燃燒下，我是暈滔滔的了。『你要我喝，讓我自己喝。我不能喝，我曉得自己能喝多少。你真行，動手動脚的……』

『這麼一點兒會醉麼？』這十足蒙古風趣的女人笑了，笑了一陣，把左脚往我的腿上一擱，搓揉得我很不自在的，道：『你說我動手動脚？哎呀，怎麼祇有自己說的，就不替別人想。——是誰先動手動脚的？你不先偷偷摸摸地捏我的脚，我也決不會灌你酒。』

『好，好，好，反正都是有理。』我這時候頭暈得利害，但是還很清醒。『你灌吧，灌得醉倒了完事。』

『好，好，好，我怕你，我怕你無賴。』她說着把脚往我的懷裏一送，自己的身子乘勢躺了下去道：『剛才捏得我痛煞。你捏吧，把我的脚捏碎了完事。』

『你這樣子倒有點兒像塔塔爾族也遂的妹妹也速干……』話還沒有說完，冷不防一個巴掌打在我的臉上，頓時覺得又熱又辣。『這算什麼？』

『算什麼？你自己明白。』祺金樓打了我，倚坐在我的懷裏，把頭抬起來，仰對着我，沒有笑，確是一付嘖態。『你侮辱我，你怎麼把我比做那淫亂的鄂爾多（註：「鄂爾多」乃蒙古語文「行宮」或

「帳殿」的音譯。蒙古妃后的位號就稱做「鄂爾多」……」

我沒有理睬她，閒眺着車外一片皓白的景色：除了冰和雪，便是疏漫的很少的幾棵白楊的枯幹，一眼可以望到平坦大地的極邊，這極邊上蔚藍的天空和亮白的雪地，劃分得極其明顯。我這時頭昏腦暈，臉上是火辣辣的，身上是熱烘烘的，迷迷糊糊，恍恍惚惚，覺得車外的景色貼在玻璃窗上，同時也感到有一個臉緊貼在自己的臉上，我撫摸了一陣，那臉是涼清清的，這一陣清涼使我清醒了不少。我便捧住了那緊貼在我臉上的臉，端詳了好一會兒，臉蛋被我捧着的祺金樓的兩隻銳利的眼睛也正注視着我。我看見的不是她的兩隻眼睛，却是兩個我，滿臉通紅地正在對着自己癡笑。這兩個我逐漸地擴大，逐漸地模糊，逐漸地消失，我又似更昏糊了，但又似更清醒了，覺得有兩片軟滑的冰塊，熨在我那熱得好像在冒了火的嘴唇上。融了化了！原來是四片嘴唇濕潤潤地，熱騰騰地，緊緊密密地，顫顫巍巍地，熨貼着，喋吻着，摟抱着。兩顆心呢？兩顆心飛掉了！飛到列車的頂板上，由頂板上升到了半空裏，在半空裏飄飄盪盪地，融融盈盈地。滿歡欣，却也驚訝；挺輕快，可也緊張。

「你還說我像也速干不？」祺金樓的兩手鈎抱着我的頭頸，雙頰上泛起兩朵鮮艷的紅暈，更顯得嬌媚，明眸迷迷地似乎醉了，却不是酒醉得她這個樣子的。

「也速干的美，一定趕不上你，」她腋下陣陣的奶味肉氣，直往我的鼻孔裏沖，沖得我真的有點兒透不過氣來了。我便仍舊回過頭來，眺望着車外單調恬靜素淡的景物道：「你懂得什麼是愛情；她似乎祇知道什麼是虛榮……哈……哈——她似一隻孔雀……」

「我呢？」她對我做了一個媚眼，斜着粉頸，思索了一下笑道：「我是翁金耳。」

『是呀，你是翁金耳呀！「翁金耳」是什麼吓？』

『「翁金耳」是蒙古話的「鴛鴦」！』

我沒有答她的腔，我們相互偎倚着沉默着，車輪節奏地響着，車廂裏的一切隨着車身的擺動晃着盪着。灌在我胃裏的酒，也在晃着盪着，簡直是要往上湧，要往外泛，可是我的心裏還算清醒。

『偏……偏……偏……偏……這鴛鴦祇剩下了一隻雌……雌的……』我的舌頭竟然醉迷得發了麻，有點兒不聽支使。這是酒醉的？還是人迷的？我也道不出個究竟來。

『現在不是有了一隻雄的了麼？』她說着狂亂地吻了我一陣，最後她咬着我的頸項，咬得我怪疼的，而我的心頭却因此清蘇得多了。

『這……這……雄……雄的，你指的是我麼？』我狂笑了起來望着她，兩隻臉的距離太近了，我祇能看到她鼻尖以下的面部，她的嘴唇這時候紅潤得像透熟了的櫻桃，太使人迷惑了，我惟恐迷惑到極度，也許會出什麼岔子，所以我不敢繼續地注視她，仍回過頭來望着窗外，但是胃裏的酒在作祟，使我抑制不住我的笑，更忍不住想說的話。『哈，哈，……哈，……一對野鴛鴦！』

『瞎說——』這富有鋼性的蒙古女人呀，誰料她霍地又拿起了酒瓶，把剩下來的酒，一古腦兒往我的喉嚨管裏倒。我掙扎了，沒有用，結果我祇看到酒瓶裏有一座博克達山，也許是哈敦·格遜（「哈敦·格遜」是「太太的肚皮」的音譯）嶺吧，倒懸在瓶底子上。

我終於失去了知覺。在我還有一點知覺之前，我還記得祺金樓掩上窗帘，坐在我的旁邊，把我的頭搬了擱放在她的大腿上。

甚麼時候到達的阿拉木圖？怎麼下的車？我都不知道。當我感覺到有一片蘋果塞在嘴裏的時候，睜開了眼睛。我是躺臥在一幢富麗舒適的蒙古包裹。怎麼會到了這場合的？不曉得！

削蘋果給我吃的人坐在坑頭上，祇能看到是一身鮮艷的蒙古服飾，是個女人。我很想爬起來，可是混身軟癱了動彈不得。坑前的女人把身子傾到我的面前，原來是祺金樓！她抿着嘴，笑盈盈地，輕吻了我的前額。

『這是什麼地方？』我喉嚨完全痞啞了。

『這是我我要到的地方。』她說着把火架子上的銅壺端了下來，倒了一盃濃茶。一面扶着我的頭，一面容我喝。太燙！我祇喝了兩小口；她便盪着杯子，吹着熱汽，讓那茶快些兒冷。

『迪化？』

『距離迪化還有一程，』說着，她讓我喝乾了一盃溫溫的濃茶，噓了一口長氣，覺得舒服了不少。她這時倒在我的身上，兩隻手緊抱着我的頭頸，深深地吻着我，吻的時候太長了。

最後感到她鼻孔裏呼出來的熱氣，呼得我面孔上癢癢的，癢得有點兒難受，然而並不是厭煩。她總算把頭抬起來了，一臉高興的樣子，神態的自然令人輕快。嘴唇顫動了，忽地把頭往我的耳邊一藏，低低地說：『到了迪化，我們結婚！』

『結婚？』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訝叫了起來，可是我這痞啞了的喉嚨，祇剩下了聲，沒有了音。我閉上了眼睛，定了定神。『我們倆結婚？！』

『怎麼？不可能？』她坐了起來，臉上的神態很不自然，不自然得使人見到了先是難受，再則會同

情她，不然而然地會得憐惜她。這時她仰望着穹頂道：『你不愛我麼？』

我能說不愛她麼？我不願昧了我的心，當然就不能這樣說。真的，的確的，我愛她，絲毫不打折扣地說，自從認識了這位蒙古的祺金樓，我便愛上了她。雖然她或許長我幾歲，不過我也並不比她年青多少。

『愛情就是結婚麼？』我把她拉倒了在我的懷裏。

『我需要——』她的眼眶紅了，偏偏遇到我這個人，最怕見到這一着，何況是一位可愛的女人的眼眶兒紅了。

她的眼眶這一紅，跟着就是一串熱淚，直滴在我的臉上。她馬上掏出帕子來替我擦，却早已有一兩滴流涉到我的嘴裏。這女人的眼淚倒蠻有滋味，鹹鹹的。

『你需要結婚的儀式麼？』我舔吸了她眼睛邊上的淚。

『不是單要那儀式，不過有了那儀式，就富有另一種歡欣，這歡欣裏含有我們將永遠生活在一塊兒意味。』祺金樓笑了，笑得那麼甜蜜。

我們能從此永遠生活在一塊兒麼？祺金樓是蒙古喀爾喀人，她能不再回到桑貝子·烏爾加去麼？她有蒙古喀爾喀人的理想，她能够斷然擺脫了一切麼？不錯，生活在今日的世界上，最智慧的人決不會任憑人類既成觀念的規律的擺佈，而妨害自己思想上，行動上，以及生活上種種的自由。固然大多數的人往往生活在思想不調和的集團裏，這集團裏發生了矛盾；生活在行動不一致的社會裏，這社會裏孕育着抑鬱。整個的一部人類的故事，可以說完全由一切的矛盾和無數的抑鬱交織起來的。

現在，祺金樓和我正是被困在矛盾和抑鬱裏。她沒有再說什麼，我却開始在推想着未來，凝思着過去。愈想愈玄，愈思愈幻！

夜靜了，朗亮的月光由穹頂上逼射到蒙古包裹裏，我的精神似乎已經恢復了，便爬了坐起來，不料眼前一頓漆黑，我又被陷在昏暈的黑暗裏。心裏很明白，自從醉了之後，我還沒有吃過東西。趕緊偎倚着祺金樓，閉上眼睛，定了好一會兒的神。再睜開眼：看到我們兩隻緊貼着面孔，映在帳壁上的黑影重疊在一起，原是兩件實物，却成了一隻影子。

祺金樓先斟了一盃奶酒，抓了一把炒稔米，放在我面前的小几上，讓我先喫着。然後撥旺了穹帳裏的火種，加上一些乾馬糞，火光照耀得帳幕裏通紅。我才看清楚了，祺金樓的蒙裝是紫黃二色相間的料子縫製的。服寬袖闊，倒是挺別緻的；一條摺疊細巧的青色大裙，上面鑲滿了環珮，長得拖曳在地毯上別有一番風趣。她的頭髮束成了髻，髮飾是碧玉的，相當的雅艷。她走動起來，才發現她穿的一雙千層底的蒙古女靴上用金色的線，繡滿了花紋。

她爲我做了一份菜乳，相當的可口。我一口氣吃完了，她便又遞我一份已經做好了羊肉。這是最怕吃的一種肉食，當我居住在西北沙漠的若干歲月裏，非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我是不肯輕易讓羊肉這一類腥羶的食品來煩惱我的腸胃。

『你怎麼不吃啦？』祺金樓回過頭來望着我：『飽了麼？你已經有三天工夫沒有吃東西了。』

『我想吃點別的東西……』我不便說我不愛吃羊肉，因爲蒙古人聽到這句話會得感到困難的。

『你說，想喫什麼？我來做。』她一面說着，一面留意着火上火煎着的東西道：『你說吧，奶乾餅

這就快好了。』

『我很想吃紅燒烏鴿……』

『哈哈倒底不是蒙古人。你什麼時候見到過蒙古人吃食飛禽的？別忘了，你現在是住在蒙古包裹！』
 祺金樓斜睨了我一眼道：『等我把這奶乾餅烘好了，替你燉上一份鹿尾，燉得爛爛濃濃地，明天早上吃。』

『也好，什麼鹿尾？麋的，還是麝的？』我不待她答腔，便不耐煩地說：『我要起來。』

『別忙，我取了衣服給你，不要再受了涼。』她在圍裙上擦了擦手上的油膩，便從衣堆子裏取了一件寬領大袖的紫羔皮袍和一條厚呢的腰裙給我。

『褲子呢？』我搔撻着自己的頭髮，問着她。

『嗨，竟沒有穿過蒙古裝。——站起來！』我便應着她的吩咐，從坑上跳了起來，往她的跟前一站。她便把腰裙往我身上一圍，讓我自己繫好腰帶。我便把那件寬大的皮袍穿了起來。正在猶豫，這袍子竟沒有一粒扣子。恰好她又檢了一條束帶來，替我把袍子一掖，再用束帶結得緊緊的。

『我竟成了蒙古人！』我說着笑了一笑，便往外走。

『成吉思的子孫却不似你這麼脆弱……』

好亮的月，在這陌生的山野裏，我惟一的舊侶僅有明月。好冷的夜氣，我在帳外安靜的漠地上，才踱兩三步，却打了一連串的噴嚏。祺金樓抱了一件老羊皮和一頂毡帽奔了出來。她把毡帽往我的頭上一扣，把老羊皮往我的身上一披。然後一手拉着我的臂，一手從懷裏掏出一塊潔淨的帕子遞給我，讓我擦

抹掉口水和鼻涕。

天是深青的，沒有一絲一毫的雲彩，曠靜；月是皓白的，普照大地，無遮無掩，朗潔；山是銀灰的，好像完全是冰和雪砌成的，樸素；地上却是一片黑，一眼無際，遠及雲霄，渺茫！

我們的蒙古包是在臨水的山凹裏。這裏的三五隻包，都是用白毡搭蓋起來的。要不是穹頂上冒出一股股的濃煙，光和雪炫耀得誰也看不出這裏竟是一處蒙古人的冬窩子。

這處冬窩子西臨水，東倚山。水是伊斯色克湖 (Issyk-Kul)，碧清。橫渡這湖，沿着吹河 (Chir-River) 往西北去，便是哈薩克斯坦的首都，阿拉木圖 (Alma-Ata)。我不知道在我的泥醉中，祺金樓怎麼把我弄到這冬窩裏來的？山是汗騰格里山 (Khan Tengri M.)，聳天。越過了這山上的木素兒嶺 (Peak Musul) 便是中國，我那久別了的祖國；可是，木素兒嶺有六千九百五十五公尺高，我怎麼攀得過去呢？

如今，一個蒙古女人和一個中國男人，正徘徊在地球的脊梁上。一切都是靜悄悄的，似乎地球也屏息着在竊聽着這一對情侶的綿綿細語。

『這夜色多美呀，』我緊摟着祺金樓，凝視着兩隻幽靜的明月，天空上的和湖水裏的。『我真愛這地方！……』

『我現在什麼也不愛，』她說着，抱着我，墊着腳，吻了我一下道：『祇愛你。』

『噢，迅速的愛，』我抿着嘴笑了，我們繼續地向湖濱走，我仍在自言自語着：『一見鍾情。』

『你覺得我們愛得太迅速了麼？』她沉吟了一下道：『我倒的確是一見到你，便愛上了你。當時我

就想對你吐露個明白，心裏老是覺得太早，太早了會顯得我唐突；現在呢，我們是熱愛着，你說，我們算不算是熱愛着吓？到了這個份兒，我又嫌我們愛得太晚，太晚了會懊悔你我過去虛度了一段很長的歲月。」

「我們的愛是真的，可是我們倆的思想上和生活上有着很多的不融洽也是確實的。」

「你這話祇說對了一半，我要駁你了。」她先笑了笑，才接着說：「人類思想上和生活上的融洽和不融洽是怎麼形成的？是環境形成的！你竟沒有克服環境的勇氣？好，爲了你，我情願犧牲自己，克服自己的環境來配合你的！」

「可能麼？」我抓住她的手，撫摩着。「這是需要非常的毅力的呀！」

「你竟不識得我——我當年斷然地離開慈禧皇太后，因爲我討厭她的擅專。現在毅然地願意跟着你這陌生的人生活在一起，因爲我愛你。愛你就是愛你，這是誰也說不上爲什麼的。我走出北平是爲了追求理想的實現；我將重到中國，是爲了愛情的真誠，也就是爲了你！」

「請你容我想一想，我要想清楚了，然後才認識自己。認識了自己才敢接受別人的情意……」

「不用想，世界上的愛情是不用考慮的。告訴你：一個人要鼓勵愛情就是創造愛情，不論這創造的結果是悲劇的或是喜劇的，人類因爲有超乎自然的愛情所以才有智慧，智慧也是需要鼓勵了之後才談得到創造。你我的愛可以說是爲了創造未來，嗨，親愛的，不祇是你我兩個人的未來。你不用想了：歷史的教訓不是天經，現狀的啓示也不是地義，我們先要跳出這一切的桎梏，才會發現自己真正的智慧，智慧是要用愛情來培發的。我們既然相互地熱愛着，我們一定先要不顧一切！那麼你，親愛的，還用得着

想什麼？你知道愛，便是已經認識了自己。」

『親愛的，我不是不明白你，也決不是對你的愛有絲毫的懷疑。正如你所說，愛情是要和智慧搭擋的，』我說到這裏，緩下了我的語調，站住了腳，仰視着一朵白雲追趕着月亮，道：『智慧是個跛子呀。』

『愛情却是個飛毛腿哩！世界上幸而有飛毛腿拉曳着跛子，事實上已經被跛子誤了不少事！』祺金樓越說越急切，口裏的熱氣一吐出來便成了一團霧。

『愛情的進展，好也吧，壞也吧，她是從來不放一天假！』

『照你說，愛情是沒有考慮餘地的，好——』我頓了一下，看到空中那朵白雲已經奔到月亮的邊緣上。『那麼爲了愛情，也該爲未來的生活打算一番呀。』

『你錯了，簡直大錯了——生活是爲了愛情，並不是愛情爲了生活。有什麼可打算的？』
哎呀，那朵白雲把月亮掩蓋了，大地上顯得暗淡，但並不是全然沒有光。我不知不覺地打了個呵欠。祺金樓體會到我是有點兒倦了，但並不徵詢我的意見，拉了我便往回走。沒想到我們已經離開住帳老遠的了，需要有一個較長的時間往回走。

大地上的一切都在靜止着，腳步的聲音打破了全盤的沉寂。影子是越走越顯得長，夜是深沉了。步



子愈走愈顯得急，足見這一對情侶的內心並不因緘默無言而平靜。走近住帳的時候，我想起了一件事。

「這裏是誰家的冬窩子？」

「我舅舅家的。」

「這裏的人知道我是誰？」

「我告訴他們了——」她說到這裏頓住了。

「怎麼告訴的？」

「我告訴他們，你是我的丈夫。」說得那麼自然，就好像是原本該是自自然然的。

「你……」

「你看，」她不等我說完，指着月亮，叫我看。那朵剛才掩蓋了月亮的白雲呢？

「咦，奇怪呀，」我一面驚異着，一面打起了帳門讓她先走進去。「那朵白雲呢？」

「我正是就要問你呢。」她捻亮了燈說着。我把帳門扣好了，看見她在烤火，我也把手伸了去烤。

「難道是消失了麼？」我抱了一把乾駝糞，加在火堆上，頓時騰起了一股極濃的煙。

「消失了就是消失了，你呀，嗨，難道那雲彩不是消失了麼？」

「真的消失了，好快呀。」我沒有可說的，祇能這樣的搭訕着。

「愛情也是跟剛才那朵雲彩一樣，」她肅然地說了這麼一句。「我們要及時把把握住愛情，莫待……」

我再也沒有考慮什麼，霍地把她拉近身邊，緊摟在懷裏，熱吻着。她先是嬌笑着凝視着我，終於閉上了眼睛。

時間對於熱愛着的人兒是不會發生絲毫作用的。
穹頂空際的月色透明，在愛人們的心目中顯得分外鮮明。



庫爾勒的二姊妹

——新疆維吾爾族婦女生活文藝——

一個媚麗深春的絕早，正是回教寺院裏該做「班達」(回教徒每天要做五次禱瑪茲，就是要誦經禮拜五次的意思：第一次在太陽未升之前叫做「班達」；第二次，下午二時許，「撒繩」；第三次，下午五時許，「的格爾」；第四次，日落後，「沙摩」；第五次，下午七時許，「火不得」)的當兒，在庫爾勒的回城裏出生了一位姑娘。

「你們看，明伯克太太的這一位小姑娘長得多美！」寺院裏派了來的麥宗，對那湧到明伯克家裏來看熱鬧的一羣女人們，誇耀着道：「我要替她起一個富於吉兆的名字。」

「每一個孩子出世，你都是這麼說，似乎我家的孩子一個個全是幸運的。」孩子的祖母顯得對她這剛出生的第三個孫女兒，並不怎麼高興。明伯克太太已經生了一連兩胎的女孩子，她老人家早就厭惡了；這第三胎又是一個女的，她真是嫌煩了。可是又未便當着這一大羣人客發作，祇得乘此機會，冷言冷語地對着麥宗，淡淡地發洩着自己內心的抑鬱道：「帕廷干，我的大孫女的這名字是你起的，蠻好，可惜她一點也不像是一朵帕廷干(註：「帕廷干」是維吾爾語文「茄花」的音譯)，那火辣辣的脾性倒真像是一棵塔里瑪穆爾魯楚(註：「塔里瑪穆爾魯楚」是維吾爾語文「辣椒」的音譯)哩！」

大家正在哄笑着，哄笑得麥宗的臉上起了一陣紅暈。忽然那長得極其俊秀的帕廷干，晃着滿頭烏黑

的髮辮闖了進來。拉了她祖母的衣角便往外走。

「乖乖，不要鬧，穹阿浪子（註：「穹阿浪子」是維吾爾語文「祖母」的音譯）正在跟麥宗商量着，替你這小妹妹起名字哩。」約摸四五歲的帕廷干並不因此鬆了手，反而哭嚷了起來，祖母祇好耐住自己的性子，一面跟着她往外走，一面問道：「這當兒你把我拉到那裏去？」

「到孔雀河邊上去。」

「這一清早，到孔雀河邊上去幹什麼？」

「愛娜爾（註：「愛娜爾」是維吾爾語文「石榴花」的音譯）在那裏等你哩，穹阿浪子！」帕廷干抹掉了眼淚，居然就笑了起來，這一笑，帕廷干的臉就更顯得甜。

「什麼？！你怎麼把你妹妹領到河邊上去的？要是掉到河裏去怎麼辦？」祖母說到這裏，不待帕廷干拉着她，她老人家自動地攙着大孫女兒便往外走，嘴裏喃喃地問着：「你們等我到河邊上去幹什麼？」

「去摘櫻桃，穹阿浪子，孔雀河邊上的櫻桃已經長得像毛栗那麼大了。鮮紅的，比愛娜爾的小嘴唇還要紅些！……」

待祖母和帕廷干離開了產婦的房間，大家的注意力才又集中在麥宗的身上。這時麥宗替明伯克家新生的這小姑娘題了一個名字叫做「妣琴達汗」。「妣琴達汗」在維吾爾語文裏是「能够長生在這世界上不死」的意思；這近乎內地人家常用的吉祥語句中的「長命百歲」。

「麥宗，我的兩個姑娘的命名都是花，我要求你——」明伯克踟躕在房間的角落裏，先是想了一陣，然後瞥了明伯克太太一眼，她已經恢復了臨盆時的疲倦，很安適地躺在坑上。端詳着身邊那初生的

孩子。明伯克終於鑽到麥宗的面前道：『你不是說我這第三個女孩子生得很美麼？我也是這麼想，我要求你把她的名字改叫做哲娜絲黛！可以不？』

『好，也好，她倒的確似一朵新生而又鮮艷的櫻花！可是……』麥宗說到嘴邊上的一句話，他忍住了沒有往下說，大家都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倒是孩子的母親體會到麥宗的意思，稍露了不豫的神色。

在哲娜絲黛（註：「哲娜絲黛」是維吾爾語文「櫻花」的音譯）出世之後的第七天上，明伯克夫婦爲她熱烈而又隆重地舉行了一場搖牀典禮。來了許多的親友、官員，因爲明伯克是維吾爾族人所有園林的掌管者，所以這一天連遠住在孔雀河上流發源地的塔依爾王爺的全家，甚至於猶在襁褓中的塔依爾王子——波勒，竟被下人們懷抱着跟隨着后妃，到明伯克的大莊上來，預祝哲娜絲黛的未來的幸運。

一般人的看法：孩子們出生在這樣富貴的人家已經是值得羨慕的了，何況王爺還親自自由老遠的大城裏趕了來，爲初生的孩子祝福，似乎更預示着明伯克家哲娜絲黛將來的榮華快樂，未可限量。

事實上呢，從這一天起，哲娜絲黛便開始被拘束在躺放在一隻小搖牀裏。宇宙儘管大，而她的世界却祇有這搖牀大小的範圍。維吾爾孩子們睡的搖牀是那樣的窄狹，窄狹得像沙漠裏的水槽，哲娜絲黛萬料不到在這初會的人類的世界裏，這便是她的寢宮。在她出生的第七天上，她的嫩臂纖腰，都用了綾羅，被緊緊地束縛着，安頓在搖牀裏。

她的父母時時刻刻地守護着她，痛愛着她，甚至於那位不大喜歡女孩子的祖母，也常在大家面前，誇耀哲娜絲黛的眉目，比較她的兩位姐姐，帕廷干和愛娜爾的還要端正。老太太更不時地表示：維吾爾的小姑娘生就了像哲娜絲黛如此動人的膚色的，在她的一生中還是第一次見着。越是如此，明伯克夫婦

便越是寵愛她，寵愛得無微不至，巴不得一天到晚看着她的小臉，但又怕目光的銳利或許會觸傷了哲娜絲黛的天真的甜艷。有時候他們走近孩子的搖牀，竟有些兒坐立不寧，似乎惟恐自己的影子，洒掩在那紅潤的小臉上，起了一層黑暈而抹拭不掉。

爲了過份的寵愛，哲娜絲黛一直被藏在家裏，深怕別人奪去了這一塊心上的肉，猶恐天老爺攝去了這人間可愛的小靈魂。因此上，她的脖子上，不是懸着寺院裏頒的祝福佑安的符囊，便在掛着王爺賜的金玉寶飾。

哲娜絲黛過了兩周歲，才得自由地從搖牀裏爬出來。她慢慢地長大了，當她七歲的時候，塔依爾王吩咐明伯克：把哲娜絲黛送到王府裏去，和波勒王子生活在一起，由一位博學的波斯老聖女，教養她們成人。

波勒和哲娜絲黛煞似兄妹，他們的年事越長，情愫越深。他們不再是天真的孩子，現在已經是懂事的一對少年男女了。

孔雀河濱的浮沙上常留着他們倆的脚印，這不是一股狂風吹掩得了，一陣飛沙遮埋得掉的痕跡；但往往清早上留下的痕跡，等到黃昏時份再來時，老是發現被別人的足跡或牲口的蹄痕蹂踏得零亂殘缺。

太陽攔在喀喇崑崙山最高峯木素兒嶺的尖頂上，鮮紅，但無力地灑照在沙磧的大地上，祇剩下一片沒精打采的餘輝。粒粒細沙反射出來的光芒，一閃一閃地似乎對着那疲倦了即將歸去的太陽故意地做着媚眼。不知道是爲了賣俏，還是爲了調情？靜靜的孔雀河橫躺在一邊，凝神觀望，像煞毫不關心，其實水流潺潺，好像是正在竊笑。忽地一陣沸聲驚破了潺潺的水流聲。

馬背上是一位英俊的少年，在太陽的餘暉下，影子從馬的四蹄橫在大地上，越過孔雀河拖到對岸，拖得很長。他正在舉着手，遮着額，向四下裏瞭望。他是在尋覓什麼，或是在等待什麼。等得愈久，人馬的影子拖得愈長。逐漸西沉的陽暉從來就不肯因留戀或姑息人間事而稍待稍耐，四野開始迷糊，但猶未朦朧；地球上這一片的大地是在等待着安息，然而清風並不因此而吹，河水也不因此而停流，同時人類的思想和自然的情感更不會因此而踟躕不前。

『波勒！』一聲嬌脆的呼喚，使得馬背上那期待了好久的少年的神情爲之一振，急回過身來，發現遠處有一個人沿着孔雀河，踏着一望無際的平沙走了過來，朦朧中好似從天邊降了下來，也好似從地平線下升了出來的，他便勒轉過馬頭，向那人來的方向趕去。

『哲娜絲黛，我等了你好一會兒嘍，』波勒奔馳到哲娜絲黛的跟前，勒住了韁，跳下了馬，攙拉着哲娜絲黛的纖手，喘息着道：『你怎麼來得這麼晚的？行李收拾好了吧？』

『就是爲了收拾行李，才耽誤到現在的。』哲娜絲黛擺脫了王子的手，走到河邊，蹲在沙岸上，撥弄着碧清的河水，半晌無言，終於微微地噓了一口氣道：『今天晚上的宴會，我想不去參加了。』

『這是父親特地爲你舉行的，你怎麼能够不去？！』波勒仰望着長空，緊繃着雙眉，他是對父親情感的任性，和作爲的專橫，時刻地感到不安；一想到這許多的不安，便要繃眉。他又在繃眉了。『你在我家住了這七八年，諒來你自己也體會到我父親真喜歡你，寵愛你。』

『我知道，可是我實在是忙碌得疲憊透了。我也知道，去是不能不去的，也許大家已經在等候我們了。』

『明天你就要走了，你走了，我怎麼辦？沒有想到我們相處了這好多年，一天到晚在一塊兒，竟不知不覺地把我們的少年時代消磨掉了。明天早上你我就要分別了，將近十年的聚合，就此離散！』波勒控制不住那滿腔熱烈的情緒，他說到這裏，雙手往馬背上一覆，把頭擱在手臂上道：『哲娜絲黛，你撒下我走了，你是不會感覺到寂寞的，因為你一上了路，你的心境裏充實了許多新的希望，希望重見到你的父母，希望你的姊姊們熱烈地歡迎你。我呢，我在這幾天裏已經感到了空虛；待你一走，我的寂寞，你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哲娜絲黛靜待了一會兒，波勒却沒有再說什麼，回過頭來一看，看見波勒依舊俯覆在馬背上，一動也不動。她便站了起來，走過去，輕輕地搖晃着他的肩膀。

『波勒，不要這樣，我不喜歡這個樣子的男人。』

『我原不是這樣子的，爲了你，我才這樣子的！你捨得撇下我，我却捨不得離開你！』波勒霍地轉過身來，雙手鋪貼在馬肚上，兩道銳利的目光注視着哲娜絲黛那自然美艷的臉，終於急切地吐露出一句發自肺腑的真情道：『你能够不回去麼？』

『怎麼可能呢？你我都長大了，不再是孩子，你我的環境，維吾爾的社會，庫爾勒的禮俗，都不容許我們再天真，更不容許我們繼續這樣地生活在一起。』

『要怎麼樣我們方得繼續生活在一塊兒？哲娜絲黛，你說，你說。』波勒等了好一會兒，等不到她的一句答話。他便自言自語地道：『你不說我也明白了，我真的明白了！……』

『你再胡思亂想，我不會愛你，因為我不喜歡你這樣子的人！』哲娜絲黛眇了波勒一眼，隨即往前

走了幾步，俯視着遍地發亮的沙礫。

「真的麼？哲娜絲黛，你該早說，我算是直到現在才明白你的心！」波勒說到這裏唉了一聲，垂頭喪氣。「你倒說說，你不喜歡我這個樣子的人，你倒說說，說個明白：你說，我是個什麼樣子的人？」

「你——」哲娜絲黛眺望着遠處的紅霞，慢慢吞吞地道：「我不喜歡那遇到了艱難困苦便愁眉苦臉的人……」

「哎呀，天！」波勒說着跳到她的面前笑道：「明明是爲了你，我才愁悵，才煩惱，才愁眉苦臉的。」

「是的，儘管是爲了我，我也不喜歡。我不喜歡人世間任何的多愁和善感。何況你，你是個男子漢，你更是維吾爾族人的塔依爾王子。假使你的情感這樣的容易衝動，這整個種族的情緒就不堪設想了。假如你因爲你我的別離而煩惱，日久天長了，你祇要稍有不遂意就會得愁悵，全族的人們由於你的影響，終有那麼一天，會得把刮風落雨不認爲是自然的變化，而當做是上天在咆哮哭泣！」她婉轉地親切地說着，然後站在波勒的身邊，緊貼在他的懷裏低低地道：「你明白了吧，波勒，人世間最神祕得令人驚訝的就是愛的發覺，愛的發覺完全是銳利的情感，刺觸着靈魂的深處。這當然是要驚訝的，你要知道，驚訝是對靈魂的騷擾，任何騷擾乃是戰爭的另一形態。鎮靜住騷擾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不容易的程度，相當於在這動亂不已的世界上去爭取和平。你知道不？在我們維吾爾四千年的歷史裏祇有二百六十八個年頭是在和平安靜中度過的。你是塔依爾王位的繼承者，維吾爾人們期望你爲他們謀取和平。我呢，從現在起，奉勸你：對任何事要力求鎮靜，甚至於對愛情。……」

『哲娜絲黛，我不會忘記了你的話，』波勒說着咯咯地笑了起來，越笑越起勁，連眼淚都笑了出來，然後扶着哲娜絲黛的肩頭說：『哈哈，你真可愛！愛，居然也要鎮靜着愛，哈哈！』

『當然嘍，我們對愛情要鎮靜得住，那麼才保持得住。波勒，你知道愛情是苦的不？現在你祇不過是開始嘗着了愛情外表的一層糖衣。』

『我不怕苦！』波勒毅然決然地答着，索性把哲娜絲黛往懷裏一摟，深深地吻着她。

『因爲你還沒有嘗着愛情的苦，……』哲娜絲黛的話沒有說完，便又被波勒狂吻了一陣，她並不因此而陶醉，她的頭仰擱在波勒的臂上，閉上那睫毛細長的兩眼，用極其輕微的聲音說道：『維吾爾族人的愛情更苦。』

『爲什麼？』波勒把哲娜絲黛抱在懷裏，抱得緊緊地詰問着。

『一個維吾爾男人至少可以戀愛四個女人，王爺就更不用說了。愛情是割裂的？是瓜分得的？』

『明伯克不是祇愛你的母親麼？』

『誰說的？難不成你倒比我知道得詳細？』哲娜絲黛很坦然地說道：『我父親愛過，不，那算不得是愛，他討過很多的女人，可是他又把她們一個個地捐棄了。我的母親僥倖沒有被遺棄，但他是愛她？我有點兒不敢相信。』

『我敢發誓：我祇愛你，我也祇娶你！』

『我倒不是這樣想。事實上，你的環境也決不容許你這樣做，同時愛情的歸宿並不止於結婚；你儘管去適應你的環境。……』

『那麼，我將來的環境一定要我娶好幾個妻子，我也祇娶三個，決不娶第四個！』

『我知道你指的是那三個？帕廷干和愛娜爾可能因為你是王子而不得不嫁給你，可是她們未必因為你是王子就愛你！』

『我並不是因為愛她們而娶她們。這就是你說的了，我是爲了適應塔依爾王子的環境。』

『據我所知道，從我家裏來的人的口氣裏聽到，帕廷干和愛娜爾倒是蠻愛慕你的。』

『那麼你我的事情就好辦嘍，親愛的，讓我再吻一吻你。』波勒把他的愛人一吻再吻，然後扶着她上了馬背，却抓住了馬韁問道：『哲娜絲黛，你這一次去了之後，什麼時候再重行回到王府裏來？』

『這怎麼問我呢？要看你和你府上的安排嘍。』哲娜絲黛拉住了韁，牽攜着波勒的手，俯下身子微吻了吻他的前額，抬起頭來淺笑了一下，便一面縱馬前進，一面對波勒擺手道：『不要過份地想念我，早晚我們是可能重行生活在一起的。回到王府裏之後，我要叫人送給你兩件東西。』

『什麼東西？』

『現在不告訴你，待你收得了，不就知道了麼？』

『慢去，我也有點兒東西要送你。』波勒說着追了上去，哲娜絲黛早站住了等着他。波勒從懷裏掏出一隻很精緻的小盒子，遞在她的手裏叮囑道：『這或許是你用得着的。』

『這裏面裝的是什麼？』

『反正是你用得着的。同時請你爲了愛我，此刻回到屋裏不要就打開來看；希望你在我動身之後，才打開來看！』

塔依爾王府裏燈燭輝煌。王府裏正在舉行着熱烈異常的宴會。塔依爾王所有的后妃，足足地有一二百人，不論是年歲大了的或是年紀輕的，有好些妃子的歲數，看上去，比哲娜絲黛長不了多少，儘管她們都還是少女，事實上她們早就已是已嫁的婦人了。她們沒有一個不是盡其所能地打扮得極度的雍容華貴。她們爭着向哲娜絲黛敬酒，預祝她一路平安。

哲娜絲黛在這一羣女人當中，好似一大堆珠寶玉翠裏的一粒完整無瑕，還沒有經過精工琢飾的鑽石！維吾爾女人的膚色已經是富有光輝燦爛的象徵了，如果再像哲娜絲黛的臉上浮起一層薄薄的紅暈，就更顯得她的青青飽滿，純潔溫柔。一對靈活的烏黑的瞳子，像兩粒耀目的晨星，越是沉默越發傳神；細淡的眉黛，猶如沙漠裏的遠山一線，眉梢的舒促，煞似雲霓的起覆，水波的盪漾。兩片不厚不薄的嘴唇，未笑先顫，耐人愛憐。環境使得她養成了幽靜的情緒，懶得開口，有時說上半句，吞下了半句。滿頭柔細的烏髮，編成了十幾條辮子，她一動一晃，那油潤的髮辮，煞似烏蘇河邊的紅柳，隨風飄盪，盪起了莫名的芬芳，或許是處女所獨有的氣味，濃郁而又醉人的氣味。她的身材不但是苗條，而是筆直的如同一塊透明而垂長不曲絲毫的乳色皎玉，在她那豐美的膀臂和健潔的腿上，除非迎着光亮才隱隱約約地看出那柔細的汗毛，細如絨，柔如煙。隆起的乳峯，蘊藏着十足纏綿的情意，充份地表現出維吾爾姑娘的美；再加一頂刺繡得非常精緻的「塔吉」帽，微偏地蓋在頭上，更濃厚了哲娜絲黛的嬌媚。

她有愛好自然的心緒，只是她生長在維吾爾那古老的環境裏，尤其是在塔依爾歷代王朝的統治之下，什麼也得按着陳腐的規矩行事，好像一切的老規矩都不是人類自己安排的，而是遼遠的近乎玄妙的史實形成了軌跡，後世的人們，尤其是居住在高峻的山脈和無邊的瀚海隔絕了文化交流的大陸深處的人

們，就得遵循着祖先的遺跡殘踪去走，變更不得，改良不得，後輩子的人創造不得似的。何況維吾爾的女性，天生下來就是柔順安命，而且是比較地缺乏勇氣，哲娜絲黛生長在當時的時代裏，自然不能例外。環境使得她沉靜和柔，幽閒淡恬，所以對情感的昂揚，也主張鎮靜。可能麼？

爲送別哲娜絲黛，參加王府裏舉行的，這盛大宴會的每一個人都很興奮，情緒異樣的熱烈，不知不覺地狂歡了一個通宵。天快亮了，所有的人們甚至於塔依爾王爺，莫不欣快依然，沒有一絲一毫的倦意，連侍立在甬道上無所事事的警衛們，呆呆地站守了一個整夜，竟沒有一個偷偷地打上個把呵欠的。護送哲娜絲黛回家的鞍馬和駱駝隊，在天色剛亮的時候便準備妥當了。由塔依爾王府到明伯克大莊，需要整整一日的行程，路上還要順順當當，所以出發得越早越好。下人們已經催促了兩次，大家還捨不得讓哲娜絲黛就走。

在第三次催促之後，哲娜絲黛緘默地低着頭，走近塔依爾王爺的身邊，匍匐在王爺的膝下。在場的人們莫不乍然警覺離別的愁悵，有好些多情的女人人家都掉下了熱淚。但哲娜絲黛緘靜無言地竭力地鎮靜住自己的情感。抬起了頭，凝視着塔依爾王，兩隻纖細的手伸了過去，讓王爺緊緊地捏着。

『永遠感激你的恩惠：把我從孩提撫育到成人。』哲娜絲黛很嚴肅地站了起來，倒退了兩步，又向塔依爾王爺，拜了一拜，提高了喉嚨道：『謝謝你這八年來對我的厚待，現在我要告別了。在我回去之後，我要不斷地爲你祝福；在我未來的生命中，我要竭盡自己所能地報答你。（她回過身來面對着大家）我們相處了整整的八年，我將永遠回憶這八年間的往事，我將不會稍稍忘懷你們當中的任何一位，尤其昨宵的盛意，今朝的乍別；承情，謝謝！日後我無時無刻不是在牽念着你們！好……』

『哲娜絲黛，』塔依爾王喚着她，待她轉過身來，遞給她一盞妃色的芳酒。王爺又自端了一盞，對她揚了一揚，他們便把兩盞酒各自地飲盡了。王爺張着那被鬚鬚遮掩着的嘴，唏噓了一陣，拍了一拍哲娜絲黛的肩膀道：『時間不早了，你走吧，我不送你了！你先回去等着吧，總有這麼一天，我要使得你成爲塔依爾王朝裏第一位最尊貴的婦人。……』

王爺的話一出口，大家便歡呼着哄了起來，一起又一起，煞似一陣又一陣的雷聲。

『謝謝你！恐怕我承當不起哩。——好……』哲娜絲黛頓住了要說的話，一邊被大眾簇擁着往外走，一邊向人叢中張皇尋覓，偏偏尋覓不着波勒。她有點兒踟躕，終於決然地走出了府邸，在大理石砌成的坡階上，跨坐上馬背，接住了韁，揚了揚眉梢，許多人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熱淚，服侍過她的人們竟忍不住地哭了起來。哲娜絲黛對此情景顯出異樣的端莊，把馬韁勒得緊緊地，嫣然地咬着嘴唇，默視着護送她回家的這旅行隊伍的出動。她在人羣中找到了和自己朝夕相處了八年之久的波斯女教士，對她招了招手，她走到自己的馬前，哲娜絲黛俯下身子輕輕地對她囑咐着：『波勒呢？——他太多情了。請你告訴他，我走了之後，希望他格外珍重。好，我走了。』

哲娜絲黛把韁繩一鬆，那匹鞍馬邁開蹄，便對那走遠了的旅行隊追了上去，一路上騰起了一股灰沙，掩蓋住了人們的視線。

波勒呢？波勒在哲娜絲黛向塔依爾王辭行時，便悄悄地從人羣裏退了出來，走回到自己的住處，忽然又感覺到百無聊賴。他忽然發覺書案上放置着一包東西，知道是哲娜絲黛着人送了來的。急切地打了開來——一頂簇新的塔吉帽，和一柄塔依爾古式的匕首。

爲何以鋒利的匕首見贈？波勒想來想去，想不出究竟是爲了什麼，昏昏胡胡地揣想了不知多久，他忽想着，要趕去追上她，探問個明白；一出門，頓警覺，日已西沉。哲娜絲黛已經快到家了，那裏還追趕得及。塔依爾王子感到異常寂寞，極度空虛，分外愁悵。我們這一位多情善感的波勒，此時此刻對斯情斯景，的的確確是不勝黯然！

此時此刻，哲娜絲黛的旅行隊已經疲憊地走了一整天，沙漠地帶就將走完了，天邊的一線，由細線變成了粗線，再走一程之後天邊的粗線裏顯出了叢林。叢林的深處，不就是明伯克的莊邸麼？護送人員最快的已經到達了叢林的外緣，發現林子裏停了好幾輛套了雙馬的敞車。

『夥計你看，』護送隊裏走慣了這一條路的一位老者，指了一指對面第一輛車子裏坐着的人們，問那和他並着肩的紅鼻子道：『那邊車子裏坐着的是誰們？』

『誰不知道，是明伯克的大女兒和二女兒！』

『她們姊妹三個人是我們維吾爾的三朵花。今天動身之前，塔依爾王爺對哲娜絲黛最後說的話，你聽到了麼？』

『說的甚麼？』紅鼻子打了個呵欠，擠出了兩滴眼淚。『我沒有凝神聽。』

『塔依爾王爺說，』老者捏起了喉嚨，學着王爺的腔調道：『——你先回去等着吧，總有這麼一天，我要使得你成爲塔依爾王朝裏第一位最尊貴的婦人！——哼，哼，我猜想上去，王爺愛上了這小娘子了。』

『管他呢，反正越是生長得美的，越輪不着你我。』

「怪不得你的鼻子鮮紅的，原來你一天到晚地瞎轉些空念頭。我說的，怎麼凡是蛤蟆莫不長的是遍身的癩子。——我倒要問你：帕廷干、愛娜爾和哲娜絲黛，她們三個人。那一個最好看，最中你的意？」

「這就是你這個人一輩子也不會欣賞女人了。」紅鼻子狠狠地一抹。抹得鼻子分外的紅得發了紫道：「我且問你：是幾條腿的桌椅，最容易放得平穩？」

「當然是三條腿的桌椅！」

「那麼，我再問你，」紅鼻子高興了。「三條腿的桌椅的那一條腿最爲着力？」

「三條腿一樣地着力。」

「這不結了麼。好，哲娜絲黛趕到了，我們往旁邊站站。」

一般人猜測起來，哲娜絲黛重回到家鄉，重唔到自己的兩位姐姐和家人，必定是高興異常。不然，她下馬，跨上帕廷干和愛娜爾所乘的一輛車子，車子走動了，她和自己的姐姐們稍事寒暄，在走向家園的一段路上，她緘默的時候多，開口的時候少。

帕廷干和愛娜爾問到關於波勒的一切，哲娜絲黛更顯得若有所思，心神不定。你猜，怎麼啦。原來她臨行匆匆，竟把波勒在孔雀河濱上送給她的一隻小錦盒子，遺留在王府裏自己寢室中的桌上，沒有帶回來。她一直就沒有打開來看過，始終就不知道那錦盒裏盛的是什麼？

在哲娜絲黛走了之後第二天，那一隻很小的錦盒被檢送到塔依爾王的手裏。打開盒子一看：裏面盛的是幾粒黑色的細丸子，還有一張摺疊得很小的方方正正的素箋，展開素箋一看：上面寫的是，

——哲娜絲黛，在你和你的兩位姐姐不能爲我所有的時候，如果你們還愛我的話，請你們吞服了這六粒立刻足以致死的毒藥！我是永遠不會背棄你們的。波勒。

哲娜絲黛一直懷念着這錦盒，事實上，這錦盒和錦盒裏的毒藥與短筒，早被毀滅掉了，毀滅得無影無踪。

一年功夫很快地消逝了，明伯克家的三姊妹越發出落得嬌艷、美麗、豐滿富有吸力的魔力，更有那令人陶醉的彈性。

當年的哲娜絲黛初生時祝福的那位老麥宗，忽然降臨到明伯克的家裏來了。

「姑娘們，你們都長大了，長成了一朵朵的鮮花。」老麥宗被招待着吃抓飯的時候，瞥了那一排邊坐着的帕廷干、愛娜爾和哲娜絲黛一眼，淺笑了一笑道：「又該是用着我的時候了。」

「不用你操心，妹妹去年從王府裏回來的時候就說過了，」從小個性急躁，如今越發心直口快的帕廷干，脫口說出了姊妹三人的心事，哲娜絲黛想阻攔住她，已經來不及了。「塔依爾王子決定迎娶我們姊妹當波勒霍吞（註：「霍吞」是維吾爾語文「后妃」的音譯），而且他曾在哲娜絲黛的面前發過誓；祇娶我們三個人，絕對不娶第四個女人！」

這消息很快地傳遍了庫爾勒，當然也傳進了塔依爾王的耳朵。果然過了沒有好久，王府裏派了人，備了三份金玉寶飾，三份綾羅綢緞，三百頭肥羊，三百匹馬，三十隻駱駝，還有好幾十車的大米，胡蘿菠，葡萄乾和羊油鮮酪，來到明伯克的家裏爲波勒來聘娶這三位美媚嬌柔的姊妹。明伯克夫婦很高興，當時就議定了結婚大典在一個月之後舉行。大家都有點兒嫌倉促，哲娜絲黛的內心却並不以爲倉促，因

爲她懷念着那隻錦盒，所以巴不得早點兒會見波勒。

姊妹三人事到臨頭，反而感到了茫然。是歡欣，還是驚異？她們是根本莫名！祇體會到這是人生，如意的人生。在極度的忙亂中，她們多少有點兒徬徨，因爲祇有一個月工夫，要準備結婚的一切，實在是太忙人了，忙得她們騰不出一點兒空來靜靜地沉思，週密地考慮。當然嘍，這也是事實；如此美滿而又理想的結合，何苦沉思？用考慮更何？

結婚了，這盛大的婚典！王府裏從半夜裏出發的一起起的人馬，一隊隊的儀仗，川流不息地來到明伯克家。兩家的賓客親友都備了極其芬芳的佳釀，守候在那迎娶儀仗和新娘所經的大道上。這一條大道，哲娜絲黛是曾經來去過，她心裏明白路途是如何的漫長。這一路上排佈了如何衆多的人羣是可以想像的。

三位新娘打扮得極其出衆，到了這個時候，她們顧不得難爲情，祇是覺得窘，窘得滿面通紅，真似三朵盛開的鮮花。迎娶的吉辰到了，大阿洪念起了結婚的經典，在場的人都垂着頭，跪在地毯上。一聽到大阿洪呼念穆聖的聲音，人們都彎下腰，表示崇敬。

『你們，帕廷干、愛娜爾和哲娜絲黛是誠心誠意地願意嫁給塔依爾王子，波勒爲妻嗎？』大阿洪問着。

『誠心誠意！』答覆得最快的是帕廷干，她的妹妹們也跟着說了。

大阿洪接着端起了一盞鹽水，讓她們三個人各飲了一口。這是預祝新婚者花好月圓人壽。在大阿洪念誦最後一段經典時，所有的人們都舉起手來，做謝天的祈禱。

王府的人馬和儀仗出動了，最後是三輛駟馬敞車，每一輛上坐着一位新娘。

一路上被親友們攔住了勸酒，這漫長的道兒上，她們將要喝多少酒！這是禮俗，誰能不喝呢？她們喝得額上直出汗，連眼睛到後來都有點兒惺惺忪忪的了。幸而出了叢林，進了沙漠，迎候的人們少了，要走上一大段路程，才碰到一起。

偏是一羣年青性豪的男人們等儀仗走過了之後，拉起一根繩索，攔住了三輛馬車的去路。

『讓開來吧，』僵持了好一會兒，愛娜爾嬌聲滴滴地呵斥着。『別這麼教人討厭！』

『嘿，愛娜爾，你這張好利害的小嘴！』男孩子們起了哄，把繩索拉得緊緊地，嘻皮笑臉揚着腔道：『這攔路的習慣，是祖先創下來的。你們覺得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吧。』

結果還是哲娜絲黛由車子上擲給他們十幾條彩色的汗巾，才算解了這一場頑笑的圍。

後來再沒有遇到什麼為難，可是她們已經被酒灌得昏昏迷迷的了。

距離王府還有兩站路程時，又遇到鬧新娘的。哲娜絲黛和兩位姐姐擲送他們不少的禮品。

『不行，我們不希罕這些！』這一羣男人家更能够起哄。

『那麼，你們打的是什麼主意？』帕廷干無可奈何地問。

『請那曾經在我們王府裏長大了的新娘子唱一支歌，唱一支中聽的歌吧。』青年們俏皮地指點着已經被酒醉得發楞了的哲娜絲黛。

『我的喉嚨瘖啞了，不能唱，唱也不好，……』哲娜絲黛央求着。『讓我的二姐愛娜爾代我唱吧。』
『不行，一定要你唱。』

『好，我唱，待我想一想，』哲娜絲黛手扶着車把，想站起來，但遍體酥軟，立不住腳，便又坐下了。『好，我唱，可別嫌我唱得不好；

——難不成我沒有瞥見

您，那水汪汪、情默默的眼睛？

難不成我竟會不明白

您，那溫似春、柔如綿、火般熱的心底祕密？

月夜，良宵；四野靜悄悄。

更深，水清；湖面平皎皎。

臨月憑波，我照見了

你，一對亮晶晶俊俏俏的媚眼！

如果我早知道了自己的過失。

決定屈服在你的面前。

你該體會我，

諒解我，

同情我，

我可愛的一對眼睛。

請你告訴那頑皮的小白兔兒們，

別再踏碎了那無瑕的茄花；



那鮮豔的榴花；

那爛媚的櫻花！

請你告訴我那心心相愛的郎兒，

千萬莫無情，

永遠不要使我們失望，

花兒老是伴着他，人兒始終愛着他。」

青年們滿足了，一哄地散了。可是接着又來了左一起右一起，煮酒相迎，交盞相賀的親朋故舊，攔住了車子。這飲不盡的酒是不能飲的，不飲則已，飲必乾盃。還有半站多的行程沒有走完，還有不知多少盅的賀酒沒有喝，哲娜絲黛和愛娜爾已經喝得酪酊大醉，泥灘在車座上；再看看，最前頭一輛車子上坐着的帕廷干，更是動彈不得，滑躺在車座的下層，頭擱在車墊上，哎呀，濫了一嘴的白沫沫。

進了王府之後，幹了些什麼？不知道！這三位新娘煞似那被狂風暴雨浸凌透頂了的鮮花，早已失去了知覺。

不知是什麼時候，哲娜絲黛感到有人在自己的身邊蠕動着。

『波勒，……波勒，……』哲娜絲黛似乎清醒了些兒，呢呢喃喃地輕嚷着：『你是什麼時候留上的鬍鬚？……』

哲娜絲黛又昏昏胡胡地熟睡了，睡得爛熟，實在是醉極了，倦透了，發出輕微的鼾聲。

帕廷干和愛娜爾醒了，發覺自己是各住在一間極其華麗寬敞的寢室裏，躺臥在一張非常鬆軟的雙人

牀上，却祇有孤伶伶的一個人。看那情景，在她們熟睡的當兒，新郎波勒並沒有進來過。她們開始驚異，開始煩惱了，急急地穿起衣服，先是獨個兒在自己的房裏徘徊，帕廷干終於忍耐不住地走向一扇門，她不知道這門是通到什麼地方去。門並沒有鎖，她輕輕地拉了開來，她找着了愛娜爾。她們相互私詰，相互不安。

她們繼續尋覓，最後尋覓着了哲娜絲黛。

哎呀！眼前的情景是夢還是幻？她們發現那和哲娜絲黛摟睡在一張牀上的不是王子波勒，而是塔依爾老王爺！她們嚇了一跳，詫駭得直叫了起來。她們這一叫，把酣睡着的一對新婚的人兒，哲娜絲黛和塔依爾王，驚醒了。

哲娜絲黛一睜開眼，一見到這情形，隨即從牀上跳了下來，直奔到她兩位姐姐的身邊。愛娜爾很捷靈，趕緊檢了一件裕衫，替哲娜絲黛披上，掩住了她那一絲不掛的裸體。塔依爾王的態度很從容，他在慢慢地穿衣服，着鞋了。

「你欺騙了我們——」哲娜絲黛顫巍巍地說着，低下了頭。

「我沒有欺騙你們，塔依爾王從來不欺騙任何一個維吾爾人。」他說着站了起來踱了兩步，望着哲娜絲黛很莊重地表白道：「我沒有欺騙你呀，哲娜絲黛，我是實踐我的諾言！」

「什麼諾言？」哲娜絲黛呆了，傻了。

「我不是答應過你麼，我要使你成爲塔依爾王族裏第一位最尊貴的婦人！」

「哦——」哲娜絲黛暈倒在地毯上了。

『你欺騙了我們姐妹兩個，總是事實嘍，這，你還有什麼可說的？』帕廷干仰着脖子，挺着腰。

『小妮子，你們更應該冷靜些兒。對你們，我為我的兒子履行他的諾言，還有什麼對不起你們的？也許爲了這一場婚姻，傳話的人把話傳錯了，但傳錯了話的不是我呀。』

『你履行你兒子的什麼諾言？』帕廷干和愛娜爾齊口同聲地問。

『他不是曾發過誓：要迎娶明伯克的女兒，再也不娶別的女人嗎？』

『好，我們是嫁給王子波勒的，』帕廷干豎起了眉梢，凝視着塔依爾王爺，提高了嬌亮的喉嚨，追問他道：『那麼，波勒呢？』

『波勒麼？他被派到天山北路去征伐北方的蠻族去了。』

『他是什麼時候去的？』哲娜絲黛清醒了之後，傾聽着他們的談話，這時臥躺在地毯上，插問了這麼一句。

『已經去了有一年多了，在你回家之後的幾天裏，他便統率了隊伍走了。』

這一切的意外和突變，簡直駭破了帕廷干和愛娜爾的肝胆。在她們的心目中，塔依爾王比毒蛇猛獸還要可怕。她們從來沒有遭遇過這樣的意外，沒有應付過這類的突變。在兩顆安靜坦白的小心靈上，頓時蒙上了一層暗淡的，對王府的憎惡，以及對王爺的卑視。

她們兩人的心緒紊亂了好幾天工夫，最後她們延挨受不了了。既然說是嫁給波勒的，便決定要越過了大沙漠，到天山北路去會晤波勒。這一去，一路上就至少要跋涉四五個月，這辛苦不是年青的姑娘們忍受得了的，但是誰也勸阻不住她們。

帕廷干和愛娜爾走了。哲娜絲黛並不是無動於衷，都是竭力地壓抑住自己的苦悶，鎮靜着自己的情感。

她變了，非但更加沉默寡言，而且冷靜得像冰雪，消沉得似灰燼。瘦了，哲娜絲黛是日見消瘦了。同時她變成一個深怕黑夜來臨的女人。塔依爾王想盡了方法憐惜她，費盡了心思安慰她。

『哲娜絲黛，在你也許算是受盡了人間的委屈；在我，對你的愛，的的確確是出乎至真至誠。』塔依爾王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祇得低聲下氣地央慰着她道：『你說吧，你還有什麼不遂心的？祇要你想得到，我一定替你辦到。』

『沒有什麼。』哲娜絲黛冷冷地回答他，又沉吟了一陣道：『哦，倒有一件事要請求你，不曉得你肯不肯辦？』

『你儘管說吧，祇要我辦得到。你說。』

『我希望你：爲了我的兩位姐姐，把波勒王子調回來。她們走了一兩個月，至今連一點兒消息都沒有。』

『可以，可以！祇要你高高興興的，我可以立刻下命令把他調回來，帕廷干和愛娜爾也就可以跟着他一起回來嘍。』塔依爾王真的下了調回王子波勒的命令。

傳達命令的人馬出發了，出發到天山北路去了。一往一返差不多需要一年的工夫。哎呀，多麼漫長的歲月，勞人待耐！

勞人待耐的歲月，逐漸消蝕着哲娜絲黛那青春的美艷和嬌麗。在這度日如年的時候，哲娜絲黛忍受

着種種精神和肉體上的磨折，磨折得她人瘦皮黃骨削，真好似一朵鮮花被搓揉成了殘茵敗絮，祇落得葉枯枝殘！

偏偏有了孕，已經孕了七八個月。這更增加了她內心的苦痛。胎兒在哲娜絲黛的腹內蠕動一次，掀起她一度警惕，後來她竟生出了一個新的念頭：讓她自己的孩子來改造這未來的世界！這時候她的神情顯得歡欣，她的態度相當振奮，她是懷着滿腔的熱望。塔依爾王對於她的轉變忽然一驚，亦復暗自開心。

哲娜絲黛快分娩了，同時傳來了一個消息：波勒王子再有一個月行程便可以回到王府裏來。有一天的半夜裏，哲娜絲黛的腰部忽然有點兒發酸，慢慢地橫疼了起來，一陣陣地痛，一陣陣地緊。

專為王府裏接生的產婆趕來了，還來好多的女下人，她們把哲娜絲黛躺放在一幅柔厚的褥單上，由四個女下人緊拉住褥單的四角，胡亂地搖動。產婦被她們這樣的做作，震顛得痛苦萬分，頭昏腦悶，暈過去一次又一次。哲娜絲黛咬緊了牙關，眼睛直往上翻。她本來還哀喚慘叫，既而連哼喘的氣力都沒有了。她的臉色由暗白轉成了蠟黃。這樣的做作原是為催生，却反而使哲娜絲黛更加難產了。

她生了兩天兩晚還沒有把孩子產下來，在這兩天兩夜裏，她受盡了這蠢陋催生法的酷刑。到了第三個夜裏，產婦祇剩下了奄奄一息。

為了救活胎兒，竟不顧產婦的死活。結果算是把胎兒的生命拉進了人間，而哲娜絲黛就在此一刻兒永別了人間，讓新生的一代來填上了她的空白。

哲娜絲黛與世長逝後的第七天上，波勒王子自老遠的天山北路安然歸來，塔依爾王對這一別將近兩年的愛子的重得晤見，感到十分愉快。

「孩子你辛苦了，」塔依爾王撫摸着他的兒子的手問道：「會有兩位可愛的姑娘去找你，她們找到你沒有？」

「沒有，一直沒有人去找過我，」波勒沉思了一下道：「唉，回來的時候，在路上倒碰到兩具女人的屍首。」

「在什麼地方？」塔依爾老王急切地追問。

「在大沙漠的邊緣上！」波勒接着說：「我用沙子把她們掩埋了，還為她們誦念「牙生」（註：維吾爾族人遇有死亡誦此經典）之後，我才重行上馬離開的。」

「好，兒子，你不愧為維吾爾人的領袖。」塔依爾說着，從椅子上站了起來，抓着波勒的手，嚴肅而慎重地道：「我的這王位現在就讓給你，我老了。」

「父親，真的麼？」波勒高興得攀吻着他父親的前額笑道：「那麼，我就可以選娶我自己鍾愛着的姑娘們做我的霍吞嘍？」

「當然可以，你可以儘量地運用你的權柄！」塔依爾老王忽然頓了一頓。「孩子，你打算選娶誰們？」

「我早就決定了，選娶明伯克家的哲娜絲黛和她的兩位姐姐。……」

「哦——」塔依爾王眼前一黑，往椅子上一倒，險些兒跌倒。他竭力地鎮靜，緊捏着波勒的手，聲

音極其低微地說：『她已經服了你給她的毒藥死了！』

孔雀河濱橫躺着一名男屍。這男屍是塔依爾王子，波勒。波勒是用一柄塔依爾古式的匕首自殺的。波勒死了之後，還緊捏着這一柄古老的匕首。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九日長安



蘇爾曼奇亞和花芝兒

——新疆各宗族婦女生活文藝之一——

在新疆南部喀什噶爾城的郊外。

陰晦的天色，昏昏茫茫；溟濛的細雨，點點滴滴。俄而雨止了，晴朗了起來。一段彩虹，橫掃半空，四野顯得分外的清新爽麗。

就在這雨後初晴的時候，就在這碧綠恬靜的原野上，一頭黃羊急穿過牧場，直往伊提約里山腳下的叢林裏闖去。遍地青綠的芨芨草被這倉皇的小獸衝撞得悉率悉率地響。接着一陣急馳的馬蹄聲，追蹤而來。

馬在草叢裏站住了，騎在馬背上的一位年青的姑娘，頸上繫着的彩巾在風裏飄盪着，口裏吁着氣，滿臉的汗，那一粒粒的汗珠子，被夕陽反照着，更顯得她臉上泛起的紅暈外格嬌媚。右手挽着一枝雙管獵鎗，左手遮在眉間，向四下裏瞭望。她許是在瞭望那頭黃羊究竟逃到什麼地方去了吧。

『咦，』她沒有說什麼，祇注視着那山邊的林子，忽地自笑了起來。

林子裏傳出一聲口哨，接着一匹紅色的馬直奔了過來。那馬背上的人，懷裏緊抱一頭黃羊。咦！正是那倉皇逃去的黃羊。牠並沒有受傷，還在那人的懷抱中猛烈地掙扎着。懂得打圍的人，一看就明白，這黃羊是被生擒着了。

『這黃羊原來是你在追獵着的，』那人的馬走近這姑娘時，他向她招呼着，說着便把黃羊的四脚一提向她拋去。不料她拴過了馬頭，回身就跑，向城市的去路馳去。那黃羊被擲在半空裏，隨即落在草地上，翻了翻身便沒命地逃走了，逃得影無蹤。那人先楞了一下，然後也就一縱身，鬆了韁，向那姑娘的去路直追了上去。看，看那兩匹馬相近了。那姑娘忽地把馬韁一勒，那馬的前蹄高舉了起來，終於站住了。這出乎後面一匹馬的意料之外，直衝過十幾丈遠，才被拉緊了韁，回過身來。

『你這人是什麼意思？』那姑娘似乎嗔怒了，可是臉上還含着笑。『為什麼這樣逼着人家？』

『這是什麼話？這條路你走得，我就走不得？你的馬跑不快，難不成就許別的馬跑得快？』那人氣喘不息地嚥了一口吐沫道，『你誤會了——你想，我幫着你活捉了那黃羊，還不好？……』

『這就奇了，』那姑娘一面繼續前走一面笑道，『你幫我活捉了那黃羊，你也太小看了烏孜別克的女人家！——何況是誰請你幫忙的？要不是看到先生從那林子裏闖出來，我早就一槍把那黃羊打死。』

『你是烏孜別克的姑娘家？』那人似乎有點兒火冒了，『難道就不知道烏孜別克族裏的蘇爾曼奇亞是怎麼樣的一個人麼？』

『蘇——爾——曼——奇——亞——』她咬着這名字的每一音節，又抬起頭來瞥了他一眼，沒有好意思笑，祇是抿着嘴，兩眼瞪得圓溜溜的，頓時笑着，嬌叫了起來：『既是……，怎麼擋住了我的去路？』

蘇爾曼奇亞是烏孜別克貴族的後裔，霍占集的子孫，人們每提到這人家，都崇拜他們祖先的忠勇、慷慨、謙和、正直；也都還記得關於香妃的一段故事。蘇爾曼奇亞尤為烏孜別克族所崇敬，他不似南疆

各宗族的青年，富有而懶惰，驕奢而狂妄。他有雄心，有才幹，有金錢。剛由土耳其歸來，便創辦了好幾座大規模的工廠。他還在不斷地努力着，努力促使南疆工業化的理想逐漸實現。

春末夏初的南疆，真可算得是人間的天堂，一切都是溫暖的，到處充溢了歡欣。姑娘們跟玫瑰花一樣地又嬌又媚，既能引誘得人們迷迷惑惑，又能刺戮得人們又酸又痛。在這個季候裏，邊城各地的年青男女沒命地尋歡作樂，每天晚上，每一座俱樂部裏莫不是擠得人山人海。

這兩天適逢烏孜別克的「愛依提」，在這每年一度的盛節中，按照他們的習俗，大家要捐湊一大筆款項來經辦這一年間的公益和救濟。因此，烏孜別克俱樂部裏更是有人滿之患。爲了「愛依提」募集公益救濟金，俱樂部裏新添了一場表演的節目：花芝兒的歌舞。

花芝兒是喀什噶爾城裏烏孜別克族最美麗的姑娘。她由莫斯科學習了舞蹈，在烏克蘭一帶成名了之後，回到南疆已經有兩年光景了，就從來再也沒有公開表演過。祇是在半年前，她曾被邀請到塔什干去灌了一套唱片。今年的「愛依提」，爲了要修建一座大橋，需要更大的一筆公益金，因此這一次的盛節把花芝兒破例兒邀了出來，共襄斯舉。她參加表演的第一晚，捐得的公益款項，便超過列年所捐得的總額。這一消息傳了出去，轟動了喀什噶爾全城。到了第二天晚上，烏孜別克俱樂部裏早已擠滿了人，門外還不斷地有人湧來，連窗台上都站的是人。幸而俱樂部的大門關上了，否則要是再有人擠進來，簡直要把這一座建築物擠坍。一場場的節目表演下去，已經是夜深了，但大家絲毫沒有疲倦的樣子，就是爲了等候着那最後一個節目的上場，花芝兒姑娘的出現。

「你看，今天晚上，蘇爾曼奇亞也來了。」一個瘦猴子對他鄰座的一位朋友直嚷着。

『他也來了麼？在那裏？花芝兒的號召力真大呀！』

人聲相當地嘲雜，直到花芝兒演出的前一刻兒，四道弧光燈像四根銀柱子照射在那紫色絲絨的台幕上，全場這才靜了下來，真是肅靜極了。年青小夥子都正了正衣襟，老太太掏出了老花眼鏡在手裏抹拭着，準備往鼻梁上架。蘇爾曼奇亞雙手互抱着，身子斜倚在椅子的靠背上，兩眼凝視着台幕。

台幕在啓動了，四下裏鴉鵲無聲。這時一支敘幕的獨唱，是新疆人人會唱的「遠坂城歌」。這一位女歌手唱來，却別有一番情味：

汗騰格里之巔，大地原野在眼前。

木素兒清且靜，濯我心兮洗我愆！

城在天山之側，不爲風與沙所屈。

以木素兒爲伴，不怕冰與雪侵凌。

佈景很美：是一片肥豐田園景色，遠處有一隊隊的騎兵在隱約中前進，接着一陣高聲，一串炸彈聲；這時台面上的一切都變了，到處是火，到處是烟；聽到了慘叫，啼哭。剛才那美麗的田園，就瞬間變成了荒涼的廢墟。從廢墟裏傳來了歌聲，似嬌啼又似怨泣。觀衆們都被感動了，孩子們發了楞，年老的直淌眼淚。

這時台上歌唱的就是花芝兒呀。

『咦！』蘇爾曼奇亞忽然想起了什麼，把下顎抹一把，臉上浮起了微笑，台上的表演，他是更凝神地在欣賞着。

花芝兒的唱詞裏告訴我們：沒有破壞，沒有更進步的建設，爲了和平的建設，我們要羣策羣力。全場每個人都在猛烈地鼓掌，嘿，花芝兒在這掌聲中踱下了舞台，走向每一個觀衆的面前，大家除了把全身帶着的錢，傾囊地捐了出來，還另認了驚人的捐額。這些人們慷慨輸誠的表現，是爲了公益？是爲了花芝兒？莫名其妙。

她一面勸捐，一面歌唱，場內遠近的視線都隨着，她由台上轉到台下。這時大家都聞到她的身上發出醉人的香氣，這不是花草的香，也不是脂粉的香，而是一種令人陶然的肉香，這香氣並不是每一個女人都有的，但烏孜別克女人十個有九個的身上都有這種香氣，當年所謂香妃的那位霍占集的太太，便是也生有像花芝兒一樣的香氣的一個。讀者，你或你的太太的身上也有香氣麼？我不相信，那許是輕微的狐臭吧，其實如果說香妃、花芝兒和別的烏孜別克女人身體上發出來的香氣，亦復是狐臭的一種，未爲不可。花芝兒但憑有這體香，在你我也許覺得她就够不平凡的了，何況她又是一鳴驚人的歌舞家呢？

『咦，』她一邊走，一邊唱，到了蘇爾曼奇亞的面前，楞了一下，向後倒退了一步，眇了蘇爾曼奇亞一眼，終於嫣然地笑了起來。『你不就是蘇爾曼奇亞麼？你是爲了樂於公益而來參加的吧？』

『哦，我到今天才知道花芝兒原來是你呀！哈哈……』

『怎麼啦，這一次的愛依提，你打算捐多少吧——你別忘了，你是我們烏孜別克族中最富有的實業家！你要顧及到自己的身份呀！』

『在這場合，我也祇不過是聽衆之一。身份？我自己沒有估過。爲了今年的愛依提，爲了烏孜別克族的公益和救濟，要我捐錢？我一個銅元也不捐——』蘇爾曼奇亞嘻笑了一陣。『我深知道我無論捐多

少，花芝兒姑娘，你也一定是不會接受的呀。」

「這是你說的，我却沒有這樣想。」

「記得吧，上次我拼命地地爲你生擒了那頭黃羊，你不是拒絕了麼？」

「那是你對我個人的好意，算我領受了，好不？——想不到你還記得。」花芝兒雙眼睜得圓圓的，頰上浮起了一對酒窩，斜着頸子道：「現在爲了大家，爲了公益，希望你出更大的力——」

「這是你的希望，是不？好，我可以辦得到。」蘇爾曼奇亞凝視着她，並沒有笑容，却是相當地興奮。「那麼，我對你有一個小小的要求，你能不能夠接受呢？」

「你說出來我聽聽——」她把頭低了下去，兩眼望着自己的脚尖。

「我打算在我的別墅裏爲你舉行一次宴會，賞光不？」

「可以，我準去！祇要你訂下了日子通知我。」花芝兒霍地抬起頭來，兩手叉着自己的纖腰。「那麼，現在，爲了公益你捐多少？」

「你們不是想在喀什噶爾郊外的河上修建一座大橋麼？」蘇爾曼奇亞沉吟了一下，抬起頭來對本座的族人說道，「在我的理想中，那該是一座耐用的鐵橋。好，你們去設計吧，你們就開始找人來承建，一切的費用都由我個人來負擔——」

他的這一句話剛出口，全場的掌聲震耳，像急風，像暴雨，像雷電，還有頑皮的孩子們吹起了那尖銳刺耳的口哨。這興奮，這嘲雜，這高興的情緒，這讚揚的歡欣，亂成一團糟。人們把蘇爾曼奇亞扛了起來，把花芝兒擁回到舞台上，音樂又在演奏了，她又在歌唱了，人們的視線這纔又轉移到蘇爾曼奇亞

的座上；嗨！那座位空着了！他是什麼時候走的？

是一個美麗的黃昏。成大羣的鴿子飛翔在蘇爾曼奇亞的花園裏，並不是這人家飼有大羣的鴿子，事實上，在新疆南部的各地都有成大羣的鴿子，爲了他們把鴿子視爲神鳥，非但沒有吃牠們的，而且任何人爲了信仰都樂於獻給牠們美食，祇不過在這花園裏顯得格外多些吧了。一簇簇的丁香被微風吹盪得擺來擺去，紫羅蘭還祇發出了嫩葉，已洩出了陣陣的清香。在甬道上，每一盞路燈的鐵桿上懸掛着一盆珠蘭，碧綠的花珠，令人欲醉，顯得整個的甬道直達花廳的階前的一路上，分外葱蘢蒼翠。在那階前的石磴上放着兩大瓷盆的玫瑰，都還含苞未放，却已嬌媚超羣了。陽台上是一圈雪白的障眼，避掩住了門窗，凝神一看，原來是成羣的玉蘭排放了一圈，而且是一色的白花，顯得門窗上的玻璃磚異樣的明淨。這些蒔花的齊放，也祇有在南疆的氣候裏，才得適逢其會，尤其在這環境裏，令人有世外之感。

這時甬道上馳來了一輛四馬並駕的轎車，直向花廳的階前駛去。階台上出現了蘇爾曼奇亞，打扮得一派洒脫的姿態，烏孜別克的衣衫已經是中亞一帶最美的服飾了，寬闊的花邊上，他又裝飾了無數名貴的寶石，一閃一閃地，耀人眼目。馬車一停下來，他便闖下石級，親自去開車門。

車廂裏出來的是一位青年，是異國的裝束。

「蘇爾曼奇亞，今天我本該動身回國去的，」這來客握了握主人的手，淺笑着說，「爲了你的宴會，我就攔下來。」

「這是王子看得起我……」

「嗨，你簡直不像是我的同學了，老這樣稱呼着我，我實在受不了。」賓主二人走上階台，向花廳

裏走時，這來客繼續着道：『何況這裏是你們中華民國的新疆，並不是我們魯魯斯坦國，加以你我的往返是友誼，不是外交，免了，免了這一些俗套吧。』

他們一走進大廳，許多賓客都注意到這一位華貴的青年客人。有許多認識這魯魯斯坦國的小王子里吾爾的男女，便都蜂擁了上來招呼他。里吾爾被擁到人堆子裏去了。

這時在大廳的入口處，蘇爾曼奇亞扶着一位女賓。她打扮得一身白，連頭髮上結的都是白緞子，似乎注定了要跟那窗外的玉蘭爭豔一番。在場的都被她吸引住了。她向主人微笑了一下，然後緊抱着那健壯的膈膀，走在那和闐特產厚而且柔的地毯上，頻頻地跟每一位相識的人招呼着，更顯出她的端莊、嫻靜、溫和、柔媚，許多婦人都為之一驚，誰也沒有料到這位姑娘今天打扮得這麼素淨。這時他們走近魯魯斯坦駐喀什噶爾的領事前。

『現在我為你們介紹一下，領事，這位便是我們烏孜別克的美人兒花芝兒小姐。』

『蘇爾曼奇亞，你錯了，』花芝兒一面伸手讓那領事握着，一面對主人淺笑了一下道，『我們原是相識的，我們還在吉爾吉斯的大山裏一起打過圍呢？——安特斯基領事，你總還該記得吧？那一次打圍，你是一無所獲。一向好？領事太太來了沒有？』

『你還是找我的內人去談談吧，她今天知道你也來，帶來了一本你喜歡的書，正要送給你哩，』安特斯基舉手一指道，『她不是正在那兒跟另一位小姐在說笑麼？』

花芝兒要去找安特斯基太太，音樂忽地響了起來，人們都跳起舞來了，她也被一位賓客請求着舞了起來。

『你不是喜歡讀敝國小王子的詩集麼？』安特斯基太太發現了花芝兒，便跟她的舞伴舞盪到花芝兒的跟前說道，『今天我爲你帶了一部袖珍精製本的。』

在這一個晚上，花芝兒喝了過多的酒，臉上赤了一層紅暈。同時覺得有一位年青英俊的人老是注視着她，她當走到陽台上去透透空氣時，這人也跟了出來。

『你好，』花芝兒倚在柱子上，手裏撥弄着玉蘭花瓣，淺笑着對那人睨了一眼，『今天晚上我的酒喝得多了點兒，有點兒頭暈——』

『您，小姐，就在這兒休息一回兒吧。你看今夜的月色多好！你剛才唱的那支月夜曲真好！』

『你是挖苦我吧，喝了酒，喉嚨怎麼會好？都是你們逼我獻醜的——』

『我在廣播裏聽到過你的歌唱，今天真是幸運，我算是見到你本人了。——姑娘，我有一個冒昧的請求，在此月下，在此花傍，我請你高歌一曲。……』

『我的歌沒有什麼好，』花芝兒兒深深地盯了他一眼，『我爲你朗頌一節詩篇吧。』

『什麼詩篇？』

『是我最所仰慕的，中亞一帶人人皆知的一位年青而富貴的詩人的偉大傑作！』

『那位詩人是誰，不知我認識他不？』

『我說出他的名姓來，你一定是認識的，』花芝兒仰望着月亮，繼續着道，『這詩人就是魯魯斯坦國的小王子里吾爾——』

『哈！哈！』這時一陣狂笑從廳內衝了出來。『原來你們兩個躲在這角落裏講情話呢！』這是安特

斯基太太的說話和一羣女人們的嘲笑。

「嘿，這真是笑話！」花芝兒回轉身來，向着女人羣中走去，却又望了剛才和她說話的那人一眼，「這位先生的名姓，我還沒有請教呢，你們想，情話從何說起呢？」

「哦！」安特斯基太太拉着花芝兒的手，向那人的面前走近了一步，笑道，「王子，花芝兒小姐就是她。——花芝兒，這位便是敝國小王子，里吾爾。是中亞聞名的大詩人——你平日最喜歡的詩篇就是，就是就是什麼呢？……就是敝王子的靈魂。」

「安特斯基太太，你別胡扯淡，」里吾爾向花芝兒深深地一躬道，「小姐，我請你伴舞。」花芝兒一聲也沒有響，用手挽着里吾爾的臂便往室內走去，她的臉上紅泛了起來。他二人在默默地跳着舞，各人有各人的心思。他們的舞姿煞是好看，把場中每一個人的注意力都集中了。花芝兒很用心，留神着里吾爾的步伐和節拍，確實是一絲不苟，她被迷惑住了。

「人家都說你的土耳其舞跳得特別好，」花花芝兒聽到王子在耳鬢低低地說了這麼一句。「那是人家說的。我自己倒覺得是特別壞。」

「人家又都說，」里吾爾說了一半，不再往下說了。

「又都說什麼？」花芝兒把他一推，望了他一眼，等他的回答。

「又都說花芝兒小姐的顏容，可以把世界上的一切迷惑住。——」

「你！」花芝兒似嗔似笑，「你這浮華子弟的口吻，太……」

他們找到一個安靜人少的角落，坐了下來，他隨即為她把肩上披着的那白色的紗巾往沙發上一搭，

無意中碰到了她那潔白細膩的肌膚。

「人家都說你是中亞最風流，最文雅的……」

「風流文雅的什麼？」

「沒有什麼，」花芝兒抿着嘴笑了起來，這時，僕役把安特斯基太太贈送給花芝兒的一部里吾爾的袖珍詩集遞獻了上來。她便接了往里吾爾的膝上一放，「請大詩人爲我題幾個字。」

里吾爾取出筆來，隨手便在自己的詩集上寫了。

「愛情，但見其生，」便把原書還給花芝兒。

「咦，這算是什麼？這好似奧斯汀的詩句，」花芝兒欣賞那美健的字跡道，「怎樣祇題上半句呢？」

「這半句才是我的希望，」里吾爾細迷着兩眼說道，「你猜，這是我對誰的希望？」

「我那裏會知道，」花芝兒把目光別處一轉，然後提高了喉嚨，「我曾在貴國久住過，那確是一個

美麗的王國，有令人陶醉的田園——。」

「你喜歡麼？」里吾爾撫弄着胸前的鈕扣，「我覺得我們國內一切都還好，祇有一件不好……」

「那一件？」

「我不說，你也該想得到吧。」里吾爾遞給她一盞高加索的紅酒。

「哦，我怎麼想得到呢，花芝兒呷了一口酒，雙眉微動了一下，說吧，那一件？」

「我說啦，你可不要怪我唐突，」他凝視着花芝兒，她端着酒盞，含笑不言，祇聽見里吾爾放低了聲音道，「祇是沒有一個像你這樣美麗而又甜蜜的姑娘，別人告訴我，你的身上有一特點，是世界上任

何女人所不及的——」

「怪呀，什麼特點？怎麼我自己一點兒也不知道呢？」花芝兒把酒盅往桌上一擱道：「誰又在胡說八道地編派我？」

「反正我沒有編派你，別人也未必是胡說八道。」

「究竟是怎麼說的？你說出來呀！」

「他們說，他們說——」里吾爾又頓了一頓，然後兩眼俯視着花芝兒的裙裾道，「他們說你的身上發出一種自然而醉人的香氣。」

「我自己始終沒有體會到，你覺着了麼？」花芝兒的臉紅了。

「覺倒是覺到了，祇是……」

「那麼——」花芝兒說到嘴邊上頓住了。

「那麼，讓我聞一下吧！」

「嘿，」花芝兒把里吾爾推了一下，然後站了起來低低地說，「別讓別人瞧見了笑話。我要回去了。」

「在這一場宴會中，里吾爾的心被一個美麗嬌媚的靈魂纏住了。其實花芝兒何獨不然呢？她沒有料到在這晚上遇着了她平生最所崇拜的一位詩人。她真是興奮極了，回到家裏她在不斷地幻想着，竟忘掉了一這一晚的疲倦。」

就在這夜半，花芝兒在睡夢中被一陣電話的鈴聲鬧醒了，可是她真的困乏極了，翻了一個身便又睡了。電話的鈴聲又響了，她無奈地拿起了聽筒。

『誰？里吾爾？——』花芝兒霍地從牀上坐了起來，『你幹麼，這深更半夜的攪……什麼？明天的飛機，你便回國去了麼？好，祝你一路平安！——嘿，你胡扯，要是明天早上我起身得早的話，我去飛機場送你。』

喀什噶爾是一座懶惰的城市，陽光已經照遍了四野，城廓，街衢，但大多數的人都還在甜蜜的熟睡中。街上的人很少。一輛汽車向城外馳去，馳向那修建在沙磧上的飛機場。車子裏不是別人，乃是安特斯基領事和他的夫人，她的手裏抱了一把鮮花，正在埋怨她的丈夫，也是懶鬼，也喜歡在早晨熟睡。

安特斯基太太一下了汽車，撇開機上的許多朋友，便往候機室裏闖。可是一闖到候機室的門外，她自己不然而然地勒住腳，倒退了幾步，冷不防恰巧倒撞在安特斯基領事懷裏。她隨即拉了自己丈夫的手便往外走。

『怎麼回事？』弄得安特斯基莫名其妙地跟了出來，問了這麼一句。

『怎麼回事！王子正在摟抱着……快別提了，蘇爾曼奇亞走過來了。』安特斯基太太迎上了幾步，笑着道，『你早呀，蘇曼爾奇亞先生，飛機快起飛了吧，你會見了里吾爾王子了麼？』

『他在候機室裏，安特斯基太太，』蘇曼爾奇亞又招呼了領事一下，『走，我們一同到候機室去吧。』

飛機的發動機響了，里吾爾和花芝兒正由候機室內走了出來，安特斯基太太趕緊把懷裏抱着的一束鮮花向里吾爾獻去。

『何日君再來？』蘇爾曼奇亞緊握着里吾爾的手。

「再來時，諒你已把這喀什噶爾河上的大鐵橋修蓋起來了，」里吾爾一面說着，一面拍了拍他老友的肩膀道，「這是剛才花芝兒告訴我的，你是烏孜別克族裏最慷慨的一個！」

里吾爾飛走了，機場上的送客也陸續地回到城裏去。花芝兒被擁進了蘇爾曼奇亞的馬車。

「你的朋友走了，你有點兒傷感吧？」花芝兒倚在車廂的左角上，注視着蘇爾曼奇亞。

「沒有什麼，」蘇爾曼奇亞對她笑了一笑。

「爲什麼你老是這麼靜靜地一聲也不響呢？」

「哦，我是被這美麗的陽光陶醉了吧。」

「吶，不料你這麼一個人也竟懂得詩意！」

「我倒不是有什麼詩意，却有一重很大的心思！我問你，花芝兒，」蘇爾曼奇亞凝視着花芝兒的

臉，「我且問你什麼是愛情？」

「你問我這一問題麼？很難答覆哩，因爲各人的理想不同，所以對愛情的看法也就各不相同了。你

說，按照你的觀念什麼是愛情？」

「愛情是一種力量，」蘇爾曼奇亞欠了一欠身，眺望着四野的景色道：「這力量可以成全一切，亦

復可以摧毀一切。」

「真的麼，那麼我勸你要珍重這種力量，」花芝兒很自然地撫弄着蘇爾曼奇亞的手，「利用這力量來完成你畢生的理想和事業吧。」

「當然，我要先實踐了我的諾言，」他的這一句話在花芝兒猛然聽到，不懂得是什麼意思？正在追

思，聽到他又接着說，『我要把那座鐵橋趕緊建蓋了起來。』

『呵！』花芝兒聽到這裏，感到有些兒恍惚，但終於鎮靜住了道，『這倒也是應該的，這是公益，這是對大眾的福利，也正是對人羣的愛，偉大！』

一個月後，鐵橋的修建開了工。人們常看到蘇爾曼奇亞伴着花芝兒在河畔上來去，眼看着那鐵橋慢慢地支架了起來。誰不讚揚蘇爾曼奇亞的熱心？誰不感佩他的慷慨？

這天，蘇爾曼奇亞正仰臥在河畔的草地上，傾聽着工人們在熔接橋梁鋼板發出來的有節奏的響聲。遙見花芝兒馳騁而來，在他的身邊站住了，他跳了起來把花芝兒從馬背上抱了下來，往草地一放。

『休息一下吧，這裏有很好的朱古力酒，是里吾爾叫安特斯基送來的，你嘗嘗。』蘇爾曼奇亞斟了一盅遞給她。

『這酒很有力量，』花芝兒又斟了兩盅，拿了一盅給蘇爾曼奇亞。

『那麼，這力量是你給我的？』蘇爾曼奇亞一手舉着酒盅，一手挽着花芝兒的腰。

『不是我，是酒！』

『是酒？那麼，我就不喝。』

『喝，喝，喝，喝了再告訴你，』花芝兒扶着他的手把那盅酒往他的唇邊送去，蘇爾曼奇亞乘勢，一飲而盡。她也把自己的一盅飲乾了，噓了一口氣道，『我們是在慶祝這一座鐵橋的落成哩！』

『真的，快要落成了，』蘇爾曼奇亞拉着她的兩隻手道，『大家已經決定了舉行落成典禮的那一天，是要你來剪綵的。』

喀什噶爾的人們爲了鐵橋的行將落成都很興奮，大家都在忙亂着，忙亂着籌備慶祝這盛大的成就。在這當兒獨有一個人的內心麻亂異常，這便是花芝兒。她在鐵橋舉行落成典禮的前兩天，接到了一封急電。大概是這電報的內容，使得她的內心麻亂吧？

蘇爾曼奇亞這一向真忙，偏偏在這當兒安特斯基領事又奉命他調，新任領事已經來了，喀什噶爾的官紳爲了迎新送舊忙了一陣，蘇爾曼奇亞更是忙上加忙。

鐵橋的落成典禮在進行了，自然是全城歡騰，萬衆慶幸。這才發現擔任剪綵的花芝兒尙未到場。這才派人去尋找。這才發覺她已在先一日離開了喀什噶爾，出了國境，不知那裏去了，典禮匆匆地完成了，蘇爾曼奇亞被邀去了參加慶祝的宴會，整整地碌亂了一天。到了夜裏，又被人們灌了一個泥醉。

次日一早，蘇爾曼奇亞正在用早膳，送上了一包東西，打開來一看，是里吾爾的一部舊了的袖珍詩集，那封裏題着。

『愛情，但見其生，』可是被另一秀麗的筆跡，把那『生』字塗去了，改寫了一個『逝』字，還加了一句，變成：

『愛情，但見其逝，不見其生。』

『蘇爾曼奇亞呆視了好一會兒，又把那詩集玩弄了好一會兒，既沒有什麼顯然的表情，也沒有說什麼。像蘇爾曼奇亞這一類事業重於一切的人，是不會爲煩惱和苦悶而萎靡而消沉的。他有他的理想，有他的事業，其間磨折越大，他便越發努力不倦。

二十年後，蘇爾曼奇亞成爲中亞赫赫有名的大實業家。他創辦了一座世界上有數的皮革廠，會親自

到歐洲去購辦最新式的機械設備，這不算偉大，偉大的是當他把一切器材運至中亞時，開闢了一條由歐洲到中亞的通道，遇水築橋，逢山關路。可是這皮革廠結果並未設立在新疆。

這一批製造皮革的器材運到了魯魯斯坦，再有幾天的行程便可以到達喀什噶爾了。

這時，魯魯斯坦的國王里吾爾，聞到老友過境的好消息，特地在宮廷裏爲他設了盛大的宴會。

悠揚的音樂演奏了。內宮侍臣走到蘇爾曼奇亞的跟前，鞠着躬道：

「王后請先生去伴舞。」

在漫舞中。

「蘇爾曼奇亞先生，你的鬢髮怎麼已經蒼白了，」王后側身望着他說。

「花芝兒，哦，王后！」蘇爾曼奇亞的手似乎有些兒顫抖，「你的舞倒還是跳得那麼好！」

「你這多年來，事業有了更大的成就了。」花芝兒沉吟了一下道，「蘇爾曼奇亞先生，你最近由歐

洲運來的那批機械可以留在敝國麼？」

「沒有什麼不可以，王后，你說怎麼辦就怎麼辦。」

「你可以留在這個國度裏辦實業麼？」

「這，請你原諒。我不能！你不是說過麼？愛情，但見其逝，不見其生！」

「此稿承烏孜別克友人莫里汗鐵提先生及新疆女子學院李靜琴小姐多方賜助，附筆致謝——此稿按

中亞現代小說集（烏孜別克文）「花芝兒姑娘」改寫。」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於西安蓮池之畔。

沙 漠 裏 的 玫 瑰 (完)



中 華 民 國 政 治 十 七 年 陸 月 拾 日 贈 送

民國三十七年八月發行
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初版



新中華叢書 沙漠裏的玫瑰 (全一冊)

◎ 定價國幣四元五角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陳澄之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李虞杰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一三八〇六)(中)

國家圖書館



003716145

100

6



0

普